BL
1403
.T34
v.17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忠孝篇第四十九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太子部
睒子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孝誠忠敬高柴董黯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響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者

寔在國之前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侍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深河海孝若涓塵永慕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

慈悲愍念衆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
及法僧
引證部第二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爲父母力佛言謂受
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
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爲父母力又增一
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
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
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著
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臥

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肩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又地獄經云爲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爲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鉞地獄後生毒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爲人蹇吃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壞像不說他麤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草木以爲記驗天時若

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爲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焦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鐵嘴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尚阿闍黎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鶴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

有悲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
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
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鶴母者
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
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
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
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萬
人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人不如飯一阿
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
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

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舉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蟲鳥擸穀穗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爾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

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尙爾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太子部第三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波羅奈國王名羅闍其王統領六十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王有一大臣名羅睺羅心生惡逆殺害大王幷二太子王最小子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

子名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語王羅睺大臣謀奪國位收殺父母并殺二兒軍馬不久當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竪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所宣實不即報王言我是大王守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爾當至王聞是已即入宮中便自思惟欲投他國時向鄰國有其二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至王即尋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人隨後時去忩忩心意荒迷誤著十四日道其路嶮難復無水草初發唯將

一人食糧而於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糧盡前路猶遠
王與夫人舉聲大哭怪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
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受之窮厄並至舉身投地
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禍思已大哭悶
絶躃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殺夫人取
肉活身并續子命念已拔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
殺其母前捉王手問其因縁王即涕泣悲淚滿目微
聲語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殺者亦
當自死我身亦爾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爲活子命欲
殺汝母子白父言王若殺母我亦不食何處有子噉

於母肉既不噉肉子當俱死王今宜可殺子取肉濟
父母命王聞子言即便悶絕宛轉躃地而語子言子
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挑目食吾寧喪命終不殺子噉
其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幾日
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
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
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
斷即便倒地父母見已尋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
言我等無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
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處子諫父言已噉子

肉逐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今者捨命在
此何顧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
間悉割餘肉用濟父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
肉分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别去子起立
住看父母去父母爾時舉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
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躃地身體血
出蚊虻唼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餘命未斷發聲立
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
身肉供養父母願我父母常得餘福臥安覺安不見
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

血肉施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施以法食除汝飢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已即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求搏嚙太子語言汝欲噉我隨意取食何爲見怖釋即語言我非師子虎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捨能捨能以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王人王梵王魔王耶太子荅言我不願此欲求佛道度脫一切天帝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大苦太子荅言假使熱鐵在我頭上終不以苦退

於佛道天帝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即立
誓願言若我欺誑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
不爾者令我平復血變爲乳太子誓已即時身體平
復如故血白爲乳身體形容端正倍常釋即讚言若
得佛道願先度我爾時父母到鄰國已向彼國王具
說上事吾子孝養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鄰國聞已感
其慈孝即與兵衆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衆順
道還過與子別處即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骨還
歸本國舉聲悲哭隨路求覓遥見太子身體平復端
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言兒今活耶爾

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
歸本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即立太
子爲王佛告阿難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爾
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時
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睒子部第四

如睒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
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淸淨志信樂空
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
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

家名之爲睒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
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睒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
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眞豈以子故而絕本
願父母取語便即入山睒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
至山中以蒲爲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
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
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睒至孝慈蹈
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睒著鹿皮衣
提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
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羣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

睒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睒前睒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爲毛終麋鹿爲皮害我今無辜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睒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睒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爲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我爲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暴風忽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爲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睒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爲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

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
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貪小肉而受重殃我
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
王便以手挽拔睒胷箭深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
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節皆動睒語
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盲父
母年旣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
者以是懊惱非爲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犂百劫
受罪使睒得活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
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爲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

負此誓睒聞王誓心喜悅豫唯死不恨以我父母仰
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
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睒即指示從此步徑去
此不遠自當見一草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
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爲我上謝無常
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
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
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
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
常隨護助災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

所王去之後睒便奄絕鳥獸號呼遶睒屍上口舐胷
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惱怖王行旣疾觸動草木肅有
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
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
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中夫人太子官屬
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鄰國不相侵害
不王荅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諸盲父母
言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侵害
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
隱我有孝子名睒常與我取果蓏泉水恒自豐饒山

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蓏可食睒
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
入山射獵見水邊羣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故來相
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
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
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
我子死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
且問王射睒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睒言父母感絕我
一旦無子俱亦當死依雜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
偈言

我爲斯國王　遊獵於此山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愼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荅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在兒左右　并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推胷懊惱號咷而言我子慈
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神皆向說言
釋梵天世王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深慼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又睒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牽盲父
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脚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
舌舐睒胷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巳老目無所見以身
代子睒活我死死不恨也睒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
當拔出毒藥當除睒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坐
即爲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率
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王如人屈伸臂
頃來下睒前以神藥灌睒口中藥入睒口箭自拔出
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睒巳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

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爲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與睒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睒曰王欲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天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犂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爲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睒教從者數百皆大踴躍奉持五戒王辭還宮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睒比者當得供養不得捐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

得生天無入三惡道佛告阿難宿世睒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悅頭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眞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羅柰國爲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趣獲

利轉多日一十六錢奉給於母衆人見其聰明福德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巳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尅日巳定辭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兒巳許他恐負言信便自掣出絕母頭髮傷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獨後失伴錯道到一山中見琉璃城飢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復生猒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猒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

女揫十六如意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
復捨去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揫三十二如意珠
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猒捨去到一鐵
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著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
女即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卒荅言世間有
人作罪福業如入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
若無代者終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福獄卒荅言
汝昔兩錢供養母故得瑠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
四萬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八如意珠
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

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萬歲受諸快樂以十六
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
女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
之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
受罪如我比不荅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
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
即墮獄卒見已鐵叉打頭尋即命終生兜率天佛告
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
善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又成實論云如
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

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無有恩報想　如來無所取

不求報亦然

頌曰

人朝輔主　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惰虔躬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驗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陳遺有焦飯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逵有供葬之感

蕭固有延葬之感

咸冲有哀慟之感

虛之有疾愈之感

伯瑜有泣哀之感

石奢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女有投水之感
干后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穴之舜父在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爲子孫視之如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者聲故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郭巨河内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爲兩分弟已

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丁蘭河内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母自還鄰人所假借母顔和即與不和則不與鄭緝之孝子傳曰蘭妻誤燒母面即夢見母痛人有求索許不先白母鄰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蘭還號造服行喪廷尉以木減死宣帝嘉之拜太中大夫

者也

董永者鄭緝之孝子感通傳曰永是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爲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爲誰荅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右此四驗出劉向孝子傳

陳遺吳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煮食録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晝夜泣憶遺目爲失

明耳爲無聞遺還入再拜號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驗出宋射孝子傳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美旦出鯉魚一雙右此一驗出東觀漢記

吳逵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有十三喪家貧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書夜還作塼夫妻執事無食自暇朞年辦七墓十三棺逆取傭直以供葬事鄰人乃悉折以爲賻一無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

守張崇禮辟之

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沛何陪

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廬

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

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喙宿其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

鳴車側 右此二驗出鄭緝之傳

吳中書郎咸沖至孝母王氏失明沖暫行勅婢爲母

作食乃取蠐螬蟲蒸食之王氏甚以爲美不知是何

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

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實是蠐螬沖抱

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右此一驗出祖台志怪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槁樹隆冬生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右此一驗出宋躬之孝子傳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爲令尹行道遥見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繫獄使人言於王

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自刎右此二驗出說苑錄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栲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服謀之時于公爲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老傳云孝婦名用

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
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
巳其血靑黄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云爾
犍爲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年爲縣
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
舩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
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
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三歲又爲作
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絶於
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舩

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戸曹掾爲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誌孝 右二驗出搜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沈謹所稱尤精内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憂居喪過禮一食長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淸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不孝篇第五十 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逆部　婦逆部

棄父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世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苦孝逆升沈善惡胡越故大慈愍閻王之凶勃譽羅雲之善徵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閻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徧形骸臭惡纏帀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懇誠難覩也

五逆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其後爲供養故求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爲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揵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爲說但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知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爲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鬱單越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

王子阿闍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柰園中大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雜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釜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衆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五百弟子舍利弗目揵連說法教化僧還和合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遥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

邪師富蘭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恨復以
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
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多
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爲供養利故而作大
罪生入地獄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
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
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
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
心乃至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
見我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

鼻地獄又如智度論說鬱陀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
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
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
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爲鳥急鳴以亂其意捨樹
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鬭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
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
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
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增上慢
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
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爲欺我惡邪生

故即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泥犂中陰相來命終即生阿鼻地獄佛爲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衆還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爲王吾與師往征佛也子可爲王吾當爲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則敕勢臣奪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恬然照知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說

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之常王謂太子曰汝毎有疾吾爲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恩唯天爲上汝懷何心忍爲逆惡夫殺親者死入泰山吾是爾尊以國惠汝吾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敕獄吏曰絶其餉食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忿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舉國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桎梏處在牢獄坐臥須入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

淨身澡浴以蜜麨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
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絕餉飢
渴日久身有八十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
消盡壽命且窮言之哽咽息絕腹連后曰具招斯報
妾以麨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誡無忽憂心王食
畢已向佛所在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
誠如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淸化與鶖鷺子
目連大迦葉講尊道奧王謂后曰如目連等衆惱已
除得六神通尚爲貪嫉梵志所捶豈況吾哉爲惡殃
追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化難聞稟其淸化誡亦難

值吾今死矣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向佛教汝愼守
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誡重更哀慟爾時太子詰獄吏
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爲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麨蜜貢
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飢勢起向佛
所在稽首即爲不飢夜時爲明太子聞之令塞窻牖
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
無量念佛不忘佛遥爲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
身可不愼矣缾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
惡世尊重曰吾今爲佛大千日月天地鬼龍靡不稽
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具招宿殃王即又

手向遥稽首今日命終永替神化嘟哰哽咽斯須息
絶舉國臣民靡不躃踊呼天柰何瓶沙大王即得道
跡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闍王後悔殷誠重懺具如涅槃不可備録據迹
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闍世王
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
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脱唯當自責改往修來莫用愁
憂王聞歡喜不能自勝又雜寶藏經云昔迦默國鳩
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
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於賊

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衞城中有一長者婆羅門婦産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爲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坌汙即便掃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即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

有少塵坌即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
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飢困
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
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
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妻鬬諍竟不得食
飢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
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
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
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飢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深
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足

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
漏脫今故爲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不憶空鉢
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爲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
所齰嚙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揵連復
爲取食中道爲金翅鳥王見爲搏嚙合鉢將去置大
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爲取食到彼
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内踊出其前失鉢
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噤竟不
能食時日已過口輙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
慚愧於四衆前餐沙飲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

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説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悋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鏁戸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飢困從子索食兒荅母曰何如餐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爲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飢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新婆沙論云昔有

暴惡者令母執器自聲牛乳聲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旣聞忽生瞋忿以手搦乳散其母面墮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還生爾所白癩

婦逆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稟性佷戾不順禮度毎所云爲常與姑反後方作計教其夫主自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爲下霹靂霹殺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荅

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
地獄受苦無量
棄父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爾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
利益而常讚歎恭敬父母耆長宿老不但今日我於
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國彼國土中有老人者皆遠
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
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
孝養爾時天神捉持二蛇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
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

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羣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加爵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荅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輭物停蛇著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故律云白疊試蛇去住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爲寤誰於寤者名之爲睡王與羣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爲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爲睡即如其言以荅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羣臣共議無能知者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

許即以世舩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荅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羣臣共議又不能解大臣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萬倍多於大海即以此言用荅天神天神復化作餓人連骸拄骨而來問言世頗有人飢窮瘦苦劇於我不羣臣思量復不能荅復以狀問父父荅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

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脚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劇汝飢苦百千萬倍即以斯言用荅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杻械項復著鏁身中火出舉體焦爛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羣臣率爾無知荅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即荅言世間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師長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劒樹火車鑪炭灰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萬倍即如其言以荅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

瑣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羣臣默然無能荅者臣復問父父時荅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上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瞎獼猴復以此言以荅天神天神又以一栴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羣臣智力無能荅者臣又問父父荅言易知放著水中根者必沈尾者必舉即以其言用荅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騲馬形色無異而復問言誰母誰子羣臣亦復無能荅者復問其父父荅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

皆荅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珍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
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
踊悅而問臣言爲是自知有人教汝賴汝大智國土
獲安既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荅王言非臣
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死之罪
猶尚不問況小罪過臣白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
臣有老父不忍驅遣致犯王法藏著地中臣來應荅
盡是父智非臣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
王即歎美心生喜悅奉養臣父尊以爲師濟我國家
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

不聽棄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當加
大罪爾時父者我身是也爾時大臣者舍利弗是爾
時王者阿闍世是也爾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養老乞言即其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
昔波羅奈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敷
屢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敷屢
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敷屢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
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屋兄向
弟言何不盡與敷屢截半與之弟荅兄言適有一敷
屢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

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
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
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
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
答言實爾我等亦共有老輔相啟王王可此語宣令
國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又優婆塞戒經
云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
母出佛身血重於殺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須
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況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苟其恩　害親存己　一墜幽塗　累劫終始

感應緣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遭殃咎者無量並散在諸篇今略述三不孝現報之驗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爲性凶惡好遊獵父母孤養憐愛極重毒諫不許共惡人交遊復抑不聽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逐惡人恒爲麤過父母旣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

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何夜眠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其瘡瘢將爲卒亡不猜已身忽見有鬼來入堂内震動家内大小並覺翻偉牀前偉便仰臥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鄰人併力挽之必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首叩頭合掌而卒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憐愛劇同眼目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教學問縱暴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使出行經

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其私父還到舍共母殺父埋之後園詐他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身上具題因緣親鄰告官聞徹天聽敕殺裴氏暴屍不聽收埋右二驗見李歸心録也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荅云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在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音釋

黶於敢切 鉞魚厥切大斧也 睒失冉切 鐺抽庚切釜屬有足者 賻音付贈終者布帛也 髦謨交切 縊於計切經也 檄刑狄切牒也 嘟唈嘟於六切唈音伊嘟唈悲泣聲也 齌喇齌木詣切齧也喇充制切 騲音草牝馬也

江南淮海道歸安沈惇彝妾王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報恩篇第五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寶恩重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機無細而不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優塡刻像鬱爾浮光斯匿鑄形超然避席自茲厥後靈瑞倍興嘉聲彌盛靡草從風念則罪滅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必存蜉蝣

之命恩義深重特須恩報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爲難報何等爲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爲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三云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云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衆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

恒歎譬若有衆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棃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返復莫學無返復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以爲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爲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追其所

生乃亥之耳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為飲幾乳彌勒荅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著陌頭行人授指嗽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古人用其小斗斗準今唐斗一斗當舊三斗故乳似多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吾

昔在波羅柰國穀米湧貴人民饑饉我負擔草賣以
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
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
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遥見
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
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遏飢我時擔草自還
其舍下草著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
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
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
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饑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

分著鉢一分自食爲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
徐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
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爲諸天王七反在世人
中之尊因此一施爲諸國王長者人民羣臣百官所
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又
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
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圍繞身毛孔中放
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
出若審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
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

見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天上種種利益不可具述爾時世尊夏三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放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堦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碼碯欄楯雕鏤極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别下躡寶堦梵天王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唄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

大衆集在寶堦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衆圍遶歡喜踊躍不可具說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佛當往忉利天爲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問訊檀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華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臺持地爲佛作三道寶堦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覆母上作七寶牀奉令坐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觀市覩鼈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荅曰百萬菩薩荅曰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覩其遊去悲喜誓曰衆

難命全如爾今也廣起宏願諸佛讚善鼈於後夜來齧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鼈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荅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荅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啟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鼈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鼈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偽尠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

爲也於是取之鼈王悔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
退荅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者必當相度
鼈曰大善鼈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
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
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
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
薩深惟不敢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
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
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
之吾必告有司荅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

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
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
今吾也蛇狐會曰柰何斯事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
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顔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
言以藥自隨吾將齚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
以藥自聞傅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
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
聞傅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
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
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

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鶖鷺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新婆沙論云昔揵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羣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荅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啟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曰

盛哉能仁　悲救爲先　乘機赴感　鞠養慈憐
狐金蛇賞　閹人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感應緣略引四驗

宋吳子英春

宋有一國佛免難

宋渤海陳裴

唐幷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

背與汝俱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如此有七十人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右此一驗出列仙傳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嘉慶慕焉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

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
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監有王侯平有史侯
董侯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臥思放
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
覺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
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
相赦當深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
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爲魅乎垂化爲神而正
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
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眞放伯裘

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戸出明日夜有敲戸者裴問曰誰荅曰伯裘問曰何爲荅曰白事問曰白何事荅曰此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姧而咸曰聖君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旣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却爲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申一疋絳練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爲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

去不見也右此一驗出搜神異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鶵法師毎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鶵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瘗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爲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齋僧呼爲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

後歲餘始言（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四生沈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奬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蒼民曲垂提引令脫苦難況復違背重恩豈不永沈苦海是故婦人鴆毒夫蒙王賞樵人害熊現報臂落良由違恩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大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婬無度欲情旣盛疾惡其夫毎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値其夫聘使鄰國婦密爲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爲資糧以送於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飢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即以其夜値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飢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

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羣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羣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所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迹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爾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荅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值此羣賊共相斫射五百羣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痍殺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歎未曾有既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

仗如何卒爾寵遇過厚至於爵賞逾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能舊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道殺人斷絶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爲國除害眞爲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杖尋即遣之爾時遠人既受敕已堅强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奮噭鳴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

遇時彼國人率爾敬服咸皆讚歎又諸經要集云有
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
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
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
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
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
見我人荅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
有衆獸不荅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
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覩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
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

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
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荅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
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
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
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敕下國內背
恩之人無令住此新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薪焚燒其肉收其餘骨起窣堵波禮拜供養如事佛塔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爲九色
鹿具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
一鳥爲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
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

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遶鹿三帀向鹿叩頭乞爲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爲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

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
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
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
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臥不
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
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
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
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
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
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

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柰何反欲殺之即下敕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烏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人者今孫陀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難有意至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猶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困飢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爲瘦疵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

莫大虎聞雀誡敕聲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顧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爲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爲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爲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

柰國有一賈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洄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賈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知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賈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儕飢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羣象蹋殺衆人爾時大龜我身是也爾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賈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

厄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又佛說栴檀樹經云佛
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
買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
九人皆引去一人臥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
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
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
月啟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顧有二親今
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
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
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

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爲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躊躇徘徊不知云何樹

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
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
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蹋地摽殺窮人使者便
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
不知當以誰賽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
肝血如神所敕樹即便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
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
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
阿難退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
佛報曰乃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

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爲藥令父平損口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入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爲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愍濟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義越君臣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交喪其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音釋

蜉蝣（蜉房鳩切蝣于求切）　齰（鋤麥切）　瘞（於計切）　鴆（直禁切）　蜉（切蜉蜉渠略也）　齰（齧也）　瘞（埋也）　鴆（切毒鳥也）　蹹（達合切蹹也）　餅（音丙金鈑也）　賽（先代切祭禱也）

前河南開封府北河同知徐州張崇鼎妻師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糧驅駕駑蹇而望騰超質絕不亦惑哉如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

迅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元執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搏牛之蝱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

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眞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

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忿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眞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眞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顚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裹見巳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裹物難陀爾時即依

佛教於彼郖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
之頃捉持香裹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
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於地上爾時佛告長老
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
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
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
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
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沈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爲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

行一人陳詞其言麤獷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捎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詞如肢體

便持一髆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麤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

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颰陀和黎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此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此言善女）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顦顇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

身體顫頓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怏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烏

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虚空至梵德王宫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内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其餚饍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嚙其

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
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
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
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
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汚我
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
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將
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啟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
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
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數汚我食復以嘴

爪傷我婦女爾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
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
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烏
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
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繞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饍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爲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爲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爲大王一敕已　於後不敢更復爲

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荅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烏　爲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己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爲主偷食烏者即優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爲我取食今亦復爾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爲吾而將食來頌曰

澡身沐德　鑪冶心塵　冰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顯値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淸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沈淪繫四生之維縶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修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僁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

怨心外強爲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背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

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惡象煞
不至三惡爲惡友煞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爲身怨
惡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又
增一阿含經世尊所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
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
身然爲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

安隱睡眠雖臥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

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嘍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嘍嗏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嘍嗏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華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

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果之樹當於彼
時一華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今我但
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
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華爾時彼頭聞此語
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
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
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
歷忽然值遇一個毒華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
頭俱時取死於時語彼迦嘍嗏言汝今睡眠我當寤
住時迦嘍嗏聞彼憂波迦嘍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

眠其彼憂波迦嘍嗏頭尋食毒華迦嘍嗏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嘍嗏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嘍嗏鳥食毒華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爲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爲怨讎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内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

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
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
陁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
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
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
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
識共爲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
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
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元　善人募投福　惡友樂讎怨

善惡昇沈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

但凡夫識心譬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

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爲貴其德既宏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壍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爲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言善誰應爲王有一鳥言當推鵂鶹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爲王其色極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

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
故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
應爲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
至儛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爲王所
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何守能護我等堪爲王者衆
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衆
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晝則多
睡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爲苦
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衆鳥之
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

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衆鳥即說偈荅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者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衆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觀面

常令衆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爲王便拜爲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闡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又僧祇律云佛告

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羣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衆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煞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

貧窮故爲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五欲充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爲一蛇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之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

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袪躑煩　懲心見眞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略引三驗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滎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善呪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効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縶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縶獄因久脚遂攣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

追之達急伏臥草中兵騎蹋草悉皆靡偏對過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遶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毎疑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縳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尅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寛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覔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總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

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慞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

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奏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於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荅帝曾命酒并蒸肫敕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撤牀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卽是佛

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侍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眞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眞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輩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荅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閒遣作佛耶荅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旣無陟降辛苦努力勤

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 右三驗出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音釋

秕稗 秕卑几切穀不成也稗蒲懈切似禾穢草 藿 忽郭切香草 麝 市夜切獸如小麋臍有香 颰 蒲活切 顲顑 顲慈消切顑秦醉切顲顑憂瘠也 嚙 倪結切噬也 嶲 子累切與嘴同 嘍 音婁 嗏 音茶 欬噦 欬口漑切噦於月切欬噦逆氣也 鶬鴰 鶬千唐切鴰公活切鶬鴰鳥名 梟 堅堯切梟怪鳥 土 榛 鉏臻切木叢生也 箵 思積切與昔同 囂 虛驕切喧也 ⿺辶䜌 呂員切與攣同 噉 徒濫切食也 嚼 疾雀切咀嚼也

河南開封府北河同知吳縣朱長垣妻顧氏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18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眷屬部第五十六此有四部

述意部　哀戀部　改易部

離著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滸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沈殊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云捨王位而斷結如栴檀林栴檀圍遶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兹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

恒結怨讎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蚖蛇之種善惡路分
禍福可覩

哀戀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
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
哀悼躃踊稱怨大喚悶絶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
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
而自坌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
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
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

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
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
以白佛唯願世尊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
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爲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
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
時彼諸人等遥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
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
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
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
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

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
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短乏一
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
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
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
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
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
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摽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
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
即是良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爲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眞是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爲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此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絶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

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荅曰我有一子聬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乞求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至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王敕

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

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為癡騃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為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為己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沈溺生死未復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

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衞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敕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匂求索爾時長者欻思美食便敕

其妻令作飯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
飣餖即時已辦敕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
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
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
現出坐前便呪願云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
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恥室家
坐食何爲唐突沙門荅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
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
慚羞沙門荅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
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鉤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荅曰冢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剎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剎國中爲羅剎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

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爲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忽然毛竪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爲說法得須陀洹道又雜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敎即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爲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

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絕既得抱佛嗚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令出家當得阿羅漢主便即放緣此老母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故得阿羅漢爾時為徒衆主罵諸聖尼為婢今屬於他五百身中恒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也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款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

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穌其兒功德竟復不死
至河水中隨水沈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
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
種種求索因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
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
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
即便摩拭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
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
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
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

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爲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爲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爲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爲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爲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爲

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
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
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
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
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
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祀歸
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
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
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巳懷軀長者歡

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絜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爲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挲占視永絶不穌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慼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爲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爲是卿子乎　爲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爲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
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
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
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著部第四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

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猒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鬭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是疑慮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藜欲刺傷人家如鐵觜蟲覺觀常嗜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

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冝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巳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踈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閒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几凳舍利子若有味著華鬘香塗即是味

著熱鐵華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甕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駮猪狗又是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徧熱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受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

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
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
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
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
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
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
所煎迫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
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
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
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

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
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
爲婦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
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
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子亦
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
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
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
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
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

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蛇螫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荅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荅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即爲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

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巳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復語其婦卿夫巳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

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何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荅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

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旣來到此見五無返
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
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悲
是爲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爲返復
知身非常身非己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爲凡夫
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
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
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亡不足
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
產業欲爲亡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

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爲要梵志稽首爲佛作禮
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孜擾　涤著亂心神　親踈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乾城無片實　渴鹿諍餤塵
息心上空響　廢念心眞源

感應緣 略引七驗

晉居士杜願
宋居士董靑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卞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橦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豘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宋董靑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

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寛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絶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絶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

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住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

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
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
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
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
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
生巳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
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
與七家分别也問云汝昔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
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
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目今以後毒癘歲

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湛羊希張永王㊀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唅之具並備待畢而殮

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旣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闥崇麗旣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數廓坐坐定温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闕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

齠齓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黯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城門楣並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衢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

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
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
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
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
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
門父揚手遣廓曰汝即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
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
宋卞悦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
有子息婦爲娶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徧轉
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

年己丑歲云云 右四驗出冥祥記

唐京城眞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泗交流僧衆怪問之荅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不如荅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

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星迸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疋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卒眞寂寺即今化度寺是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内其家乃産一青黄母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

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己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〻隨例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一疋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番期之逼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

苦𢻱遏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
躬駝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
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廐
櫪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
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傳
俱爲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
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校量篇第五十七此有七部

述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雜行部

方土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濬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雖殊宏道罔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即

設大檀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
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施將有何過而水
不出卽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
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僞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
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
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
所願者今我寫水當墮我手作誓願已便傾澡瓶水
即墮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
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
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

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
法眞妙淸淨弟子正眞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
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
施一須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陀洹并
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陀含人施百斯陀含并前福報
不如施一阿那含人施百阿那含并前福報不如施
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
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含百斯陀含百須陀
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
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

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淸淨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爲

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徧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眞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第四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福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福等一四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燄摩天人福一燄摩天人福

等三天王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汗垢不生嫉妬其目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烟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己妻子不偏攝受離於嫉妬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輪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儛音樂無有教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切皆忘忉利下天尚有大樂況上天樂難可爲比如是展轉校

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爲比

罪業部第五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刹利旃陀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蟲以壓油輪而壓取之即便得油此壓油人於其日夜爲應定殺幾所衆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一婬女舍罪其舍有千女人皆爲求欲如是十

婬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刹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爾時世尊而説偈言

十輪罪等一婬舍　十婬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雜行部第六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草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觝突墮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輭鶴毛　心柔輭鶴毛　何物香栴檀
持戒香栴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最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死最穢濁　何物最爲高
家和最爲高　何山最爲明　須彌最爲明
何國最爲樂　舍衛最爲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深山　麞鹿戲深山
何物樂叢林　狐狢樂叢林　何物墮風塵
沙礫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又雜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爲業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荅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婬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爲巳及他　爲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爲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輭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爲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衆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若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鎻於命

何法爲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荅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鎻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爲多大雪山中土石爲多諸

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
至筭數不得爲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
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是知者如大雪山
土石爾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
甲上土爲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
甲上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筭數不可爲比
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
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是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如
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墮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
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

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其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陀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爲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陀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含諸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

有三事勝 一宮殿高 二宮殿妙 三宮殿有勝光明 三十三天有三事勝 一長壽 二色勝 三多樂 餘上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勝 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說頌曰

三惡多難筭 善少可陳 人天蓋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沈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音釋

躃毗亦切倒也 棖除庚切觸也 抆武粉切指拭也 駮北角切色不純 涪房尤切地

名唅胡南切與含同瞬舒閏切目動也菹側於切淹菜爲菹齠齔齠田聊切齔初
覲切齠齔毀齒也黵千敢切大汚也楯市尹切欄檻也囹圄囹音令圄音語囹圄獄名
隟丘逆切與隙同舐甚爾切餂也觝典禮切觸也狢曷各切貛狢也礫郎狄切小
石也

副將銜江南河營參將徐州張兆室朱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此有三部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藏浩瀚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啟悟淸詞妙氣鬱若芬蘭峻言宮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絶緒提婆析其名數羅漢總其條理並翼賛妙典俘剪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

師資之訓術屬於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見誠未證果趣佛邇也

菩薩部第二（略引二）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六百年）出自東天竺桑歧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冠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支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當執此刀周遊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倓

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淵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
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
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抑
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
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
免於言眞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
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髡汝周羅爲我弟子即以
理伏落髮投簪受具足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
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
宗以爲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文身子之疑聖

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滌翰之初著論之始未甞不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謙讓憑其冥照以自悟焉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爲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日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依奘法師傳云西梵正音名爲龍猛舊訛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錯稱佛滅後七百年出世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摧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褓聞諸梵志誦四韋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

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
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
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
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
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
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
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
大憍慢草芥羣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
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
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即便各授青

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服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荅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爲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往自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爲

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
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
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
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
法爲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
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
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爲苦本
敗德危身汙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
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
出家爲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

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爲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復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虻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耀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爲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諸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

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
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
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以大海至
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
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
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爲徧未耶龍樹答言
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
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
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
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

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擊難不逮稽首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一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荅

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闇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
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種
種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第三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爲第一
如佛偈說

一切衆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
義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姞利二名阿迦

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
集龍處爲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
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爲國王二爲太子三
爲大臣四爲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衆人
言此四高座爲誰敷之衆人荅言爲國王太子大臣
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己者便昇論牀結
跏趺坐衆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
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
遣年少傳言問之其荅脣言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
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

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擊振鈴告言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悅法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辯一法辯二義辯三詞辯四了了辯若具此辯而外道不伏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云菩薩有七種德皆依樂說辯才何等爲七一曰種樂說辯才二無滯樂說辯才三堅固樂說辯才四了了樂說辯才五不怯弱樂說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放樂說辯才此辯地菩薩得　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陀姓大目揵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則俱遊住則同止少長繾綣結要始終後俱猒世出家學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訕闍耶而荅之言自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二人

喘喘其師將終乃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荅
之言世俗無眼爲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死其大
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
殊絶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
商人遠來摩伽陀國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
曰我昔非其人耶爲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
甘露要別相報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馬宿
比丘入城乞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
評論說偈云　巧攝諸根識進止恒靜定含笑出美
言此必釋種子　是時舍利弗即請云汝大師德術
亦勝汝耶爾時阿濕波踰䟦多隋云馬宿即說偈報
言　如芥對須彌牛跡比大海蚊虻並金翅我與彼
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成就諸地猶弟子於彼師
邊不入數與彼世尊威德別　於是舍利弗復聞說

偈云　諸法因緣生亦從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說
如是法　舍利弗聞已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
旣得須陀洹果復向目連亦說是偈目連聞舍利弗
說亦得須陀洹果於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眷
屬同詣佛所皆得阿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餘經依問
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人至於佛所得阿羅漢果
論曰何以名舍利弗荅曰是母所作字伽陀國是中
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
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
摩陀羅遂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
女爲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麤大名拘絺羅此言大膝旣有
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
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

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鍱鍱腹
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鍱
之又問頭上何故戴火荅言以大暗故衆人言曰日
出照明何故言暗荅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
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月而愚癡猶黑衆人言汝但
未見婆羅門摩陀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
是婆羅門遥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
衆臣荅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
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有
能難者與之論議難陀羅聞之自疑我以塵故不復

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牴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爲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衆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躃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見彼論師顔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爲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

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彼人是時摩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爲婦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令皆通利是故時人名爲長爪梵志姊子旣生七日

之後褭以白氎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爲憂憂波提舍（憂波此言逐提舍是星名）是爲父母作字衆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爲舍利弗（弗言子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爲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爾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荅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閒有一太樹名尸奢波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遥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

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

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
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
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
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略述一二餘備經文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入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訓荅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菴羅熟
妙智方縟錦　詞深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眞言異鍱腹

感應緣 略引四驗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苻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宏佛法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

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苻堅
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　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
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園有一棗　布葉垂重陰　外雖饒棘刺
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
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
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遁跡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
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
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荅實
鄴衛之松柏興敕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源流含
吐彬蔚興大賞悅即敕給俸卹使力人轝興後謂嵩
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耶於是美譽遐
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翻正法

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
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
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眞無所恨矣著大智論
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
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叡㝎讚經法常迴此業願
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面
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
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沙門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

卓犖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留阮瞻潁川庾敳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爲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尅邁高廣
物競宗歸　人思效仰　雲泉彌漫　蘭風肹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於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

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邪王茂宏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荅

愚戇篇第五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癡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惷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滞三有沈

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洪癡不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戕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辨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見經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

當殺汝奴荅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
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荅言
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
在外藏舉計得二八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
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
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
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
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所樵不在於後閉戶
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即問比鄰見我婦不荅言汝婦
已去其夫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

言汝爲欲産故去汝今已産何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産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爲般陀般陀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駡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荅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壻籌量即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通知父母聞已荅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即遣人迎二

兒入入巳以香湯洗浴著衣瓔珞抱取二兒置兩膝
上問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荅
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
與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
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爲其取婦翁婆
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其
兒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猒俗
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
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即
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哭不欲還家爾時世尊以

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縁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荅世尊兄驅因縁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氎與周羅般陀汝捉此氎向日而挼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恚最樂
不害於衆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爲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陀遥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又增一阿

含經云朱利般特佛教執掃箒令誦誦掃忘箒誦箒忘掃乃經數日始得掃箒更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箒掃除諸結縛又新婆沙論云兒授伽陀一偈經四月誦不得兒訶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爲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爲拭革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教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革屣極爲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

塵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緣如此闇鈍荅尊者小路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為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闇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痆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置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巳死由彼業力如是闇鈍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塞瞿陁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闇鈍如是又處處經云佛

言昔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利般特新作出家稟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爲奇今當爲汝解說其義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

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遙以授佛王及羣臣夫人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

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羣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爲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敕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

自念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爲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遥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爲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恪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爲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像爲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爲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還爲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爲惡自受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
惟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
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
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
還爲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
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悉怪其所以各護王意
不敢呵譴念其愚癡不曉達嚫心爲之疲王便下食

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爲達嚫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爲王說法莫不解釋羣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道

雜癡部第三凡一十三段

打蚊

十誦律云佛爲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秃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欲其頭血兒見己父疲極睡臥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

飛去椿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讎　不與無智親　愚爲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衞門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爲沙彌

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

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

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

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

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當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騃榛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出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獼猴者今六羣比丘是爾時巳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妬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蒲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爲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爲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爲喻見影鬬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

毒生死不絕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荅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荅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荅言好跋難陀擔衣欲去彼比丘言
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
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
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己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
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
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狚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
二狚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狚語言外甥是中作何
等狚荅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
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狚言汝誰喜
入淺荅言是某狚誰喜入深荅言是某狚野干言汝

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

是是䟦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荅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爲我造木匠即便經地壘塹作樓愚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爲作最上屋木匠荅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爲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恠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

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果亦爲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不依三乘次第先學大乘亦復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喩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剥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剥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深爲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駱駝

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沈水香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猒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番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番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旣作要已

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臥值天大雨屋舍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愚夫爲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㖸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㖸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

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
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后
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
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
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
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效瞤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
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效之此人見王眼
瞤便效王瞤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以眼

瞎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瞎故效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效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效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遥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摇上下便言喚我

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爲愚惑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囂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音釋

刎武粉切割也　鬀他計切與剃同　鎦銖鎦莊持切六銖曰鎦銖音殊十黍重曰銖　葶

䕯葶音亭䕯音歷葶䕯草名赧乃板切面慙而赤也繾綣繾詰戰切綣區願切繾綣不分離貌鍱弋涉切牴典禮切觸也閹衣廉切宦人也犖力角切卓犖超絕也嘲陟交切言相調也肸黑乙切響布也惷陟降切愚也譴詰戰切責也達嚫梵語也此云財施嚫初覲切騃語駭切癡也狙且余切玃屬嗤處脂切笑也瞤殊倫切與瞤司

副將銜江南河營參將徐州張兆妥胡氏出貲重刻

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
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
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
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
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臥良久乃還葉云歸
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
後齎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己物惋彼不已小復前
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
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
來聚集時此鸛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

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
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衲衣安行徐步口
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
去外道荅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
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
宿但聞歌儛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
一地孔内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儛戲老婆羅門見
巳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説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鸛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僞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詐僞篇第六十此有六部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怖部　詐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讐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眞以搆僞或飾虛以詐眞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眞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踈

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姧猾諂僞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姧私是故智者應察眞僞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婬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荅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促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己頭上即便悶絕躃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

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
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
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
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
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
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
恒作惡行好為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
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
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
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教

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荅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旣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

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荅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悉能持

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
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多
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荅言從教共作
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
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
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
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
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
在於中路遥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
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

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爲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荅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

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别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令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作輭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

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
今闍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
恃我勢力凌易他人

詐怖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
踈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
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
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
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
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

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
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
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戸端坐待鬼後來者
夜闇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戸後來者
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
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
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
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鬬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
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
本空中鬬諍人身尙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可得便自尅責我何薄相經

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呪
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
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
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
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
虛實釋即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羣狼時
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
不獲今暫守齋餚饍自來廚供巳到但當食巳然後
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奔走狼便
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旣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

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眞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眞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騎逐垂得復化爲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羣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眞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

念己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
我荅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
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
之問荅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羣
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
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
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羣獸不可稱數圍
迦夷城數百千帀王遣使問汝諸羣獸何故如是野
狐荅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
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

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
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
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
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
狐使諸羣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
臣荅言王但尅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
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
日當敕城内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尅期共求上
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
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

地於是羣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

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

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

名波利耶多（此言彼節）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
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
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
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
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
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
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

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
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
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
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
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婆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
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
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

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内作是語　龜肉煮巳脂糂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
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時欲誑惑於
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又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
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
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
見巳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

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牸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
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
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荅言汝但說看
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
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
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柰何
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
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
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
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此言水願

將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懃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

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
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
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
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
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
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
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
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
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
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

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虯作是念已而
語虯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
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
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
時彼虯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虯欲出水岸
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擲出大筋力從虯背上
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虯在下少時停待見猴
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
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虯見獼猴經久不下
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巳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寛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

處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蹹殺羣梟噉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羣烏開罩其腹亦復噉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爲所敗衆烏荅言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烏荅言爾等衆烏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巳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讎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

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荅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荅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寒風猛盛衆梟率爾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

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爲
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
爲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
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
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麨每處塗樹孔雀
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麨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
麨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
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
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尅以送獻汝矣
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

水吾以慈呪服之疾瘳矣若其無效受罪不晚王順
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
歎王(宏)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
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
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
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躄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
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
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
可爾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
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

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眞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藥婬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婬婦之妖蠱喻彼魅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

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鸖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輭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諼

鸐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荅言我知汝諂讒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鸐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愼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猫子黄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姧情詐癡　今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内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情慢篇第六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

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姸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姸靡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重是以思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慉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鄒魯僃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

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敕一天子令來反覆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主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北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羣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

昔波羅奈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壻言我思菴羅果君爲我覓其夫荅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爲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爲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

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爲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爲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爲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爲以名利故　毀辱汝家法

王聞此偈恕偷果人罪我爲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爲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

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荅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

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飢渴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爲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爲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荅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

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荅所由故唾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萼不結核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異
墜落於闇道　關閉牢深窑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㨨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略引八驗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内僧

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氳
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
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
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速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
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
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

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口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胸

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音釋

騲百昆切走也 哶莫者切羊鳴也 麨齒沼切乾糧也 耶側鳩切與鄒同 揟先結切 限也 鏤郎豆切雕刻也

江南外北河通判清苑沈鵬室余氏出貲重刻

BL 1403 .734 v.19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羣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元風將欲方茲迴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礫異價

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入邪而歸一味折滌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僞識正自非德均眞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元門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邸長者恒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貨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邸

經紀是時邠邸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邸曰此是誰家女邠邸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邸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邸報曰種姓財貨足當訓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邸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邸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邸以

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敕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邸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葆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邸復莊嚴己女乘葆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

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罸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頭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行但所著衣

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我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乃爾是諸梵志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

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我今取此人來便爲破家
辱我門戸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
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
者報曰昨因爲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
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
曰汝爲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
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麤說原此女所事之
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
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
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跏趺

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眞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是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徧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
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
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荼明旦躬負
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帀詣長者家是時

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
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靑在中止坐往詣彼城
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
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爲勇猛在上
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
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跏
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
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
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爲勇猛在上坐往
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校

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
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
神皆遶城三帀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
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鄰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
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
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妓樂數千
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
在空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
遥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
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

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閾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為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

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名勞豆叉）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爲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

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爲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爲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搪揬蹴蹋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

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誘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

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麤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麤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荅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荅佛自知已墮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輭第一清淨得大

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即於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萬弟子作師復爲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湩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

荅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惡牛自令聲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塹裏汝自往聲摩耶敕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愼莫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荅曰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

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巳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愼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眞道意爾時摩耶利内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即往牛傍自念

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聲乳語適竟第二叨利
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
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湩即荅阿難
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
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荅曰雖
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
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
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
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湩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蜎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即爲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湩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爲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草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閒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於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

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踴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爲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旣償錢畢復謗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爲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

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陀洹道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懌無量還顧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

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妄所施心興結恨不得由己
當如之何便即撥飯取丼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
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嚫口歎頌曰

假如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瓔珞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荅之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衆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荅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眞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

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
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宏哀無所不
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
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爲男子生於天上下生爲
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
志意伏五體投地尅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
得出家佛即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又
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捔試神力阿闍世
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
齒齧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

而欲竊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捔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又大莊嚴論時憍尼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眞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蹈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

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爲富人煮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洮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爲智者之所怪哂受苦現在殃流來劫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貞信後於中間共他交往邪婬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己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齎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

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
已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
懷挾婦於後時心猒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
汝妻夫荅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
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
眞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又百喻經云昔
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眞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
有他買眞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
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旣露二事俱
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己法中妄稱己有非是佛

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亦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
現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
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
王邊王即責其所得衣處山羌荅言我衣乃是祖父
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
手之者著於腳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
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
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以下爲上以
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爲譬王
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者猶如外道竊偷佛語著

己法中以爲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爲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荅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爲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饕竊而用以爲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爲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

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
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禎
邪徒虛抗志　鍱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冥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 略引六驗

辯聖眞僞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衆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辯聖眞僞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衢分於限域辯御乖張理路沈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覺無私道濟羣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

稱正覺爲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録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
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
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
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
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
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
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
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傳毅開

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
金身丈六項有白光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
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
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
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
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
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荅
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

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在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
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
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
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
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
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八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
西僧比校得辯眞僞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
勝乞除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

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
四門五岳道士各齎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
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
柴荻和沈檀香爲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
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
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
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褚信曰
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
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
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

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爲實

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鎚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捔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

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奬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泆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

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似俗祭神安設酒脯棊琴之事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元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荅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爲政必求性靈眞奥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絕鐫鑄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間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神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

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

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適堅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所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

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絶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柰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踈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

在於此方矣
邪或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尙矣方外對
曰夫天文(歷)象之秘奥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
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
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效焉又
且周孔未言之物惷惷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
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
背三乘之通言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
後代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
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

弊亦如幼啗藜藿長飡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修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宏)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倡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

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言又自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眞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眞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

髭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落髮其毁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毁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

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

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

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
尙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
旣(宏)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
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宏)少欲之教
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
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
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
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
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爾方外對曰

愚戇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皐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實録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宏〕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形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

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闡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爲訓對方外對曰道教浮踈詎明三報儒宗握齪但敘一生故仲尼荅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尙未知死與鬼神爾焉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淸虛淡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荀悅頗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

而允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正徧知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夙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鬭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徵也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元)(元)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元)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闡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元)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眞步虛品經梁時陶(宏)景造太清經

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内守眞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僞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裴濆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内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斂令戮殺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

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㊁都目録妄取藝文志書名
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
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眞等時諸道士見
行眞恩敕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
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㊁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
惠郭蓋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僞經前後隱沒不
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
佛語入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
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爲華典舊時道經
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

辭拙朴雜惡處並以除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爲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嚫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爲是漢語爲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眞僞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

至苻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
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
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
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
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
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
如是所爲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
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
備在經文即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
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眞如是改

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
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唐太宗文皇帝
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
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元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
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
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
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寧
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
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
等若有時處即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

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
識君子久知其僞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
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
道偷我佛語著己法中以爲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
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
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
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爲己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
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
如何闞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

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眞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己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敘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稱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塗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留彼如琳

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苻姚皆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號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烏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實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捔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

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
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荅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元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

史若據蕭温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
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説僅有一千準修靜所
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元都經録轉復彌多既其先
後不同虚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
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黄領獨
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
勘後世之經爲是老子别陳爲是天尊更説縱其説
也應有時方師資説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
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
宇承弊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

絶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宏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麏
剌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眞僞管見道士
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
馬豈天地則可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氷種豆得麥
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
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徼妙無爲行三張之風
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
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

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
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
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
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覺
逆弟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
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
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
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
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

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
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莫門云迎海西公時
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
年道士袁旍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
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緜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
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
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遶遂便姧慝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
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緜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
令興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

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
猒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
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緜州昌隆縣民李望
先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眞微
闕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
子眞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
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喉大語顧納通傳入
闇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
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
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

士等一百餘騎同至宂所再拜請期望時詐荅聞者
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閤
密候見望噎瘖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
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
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
靈感並薄解章醮敕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
爲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并被誅斬私宅財物及
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
眞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敕令
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姧謀

極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
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承赦恩恕死流配遠州
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釁逆相仍左道
鄙俗斯辱頻興矣赦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
器識無取道藝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爲
皇太子(宏)療患得損録其功效授以榮班緣前驅使
妄作威福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
財物遣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而僞斁至教蔑
麥詎彝而潛讀禁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
溪千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

髮未數其愆刊竹寧書其罪論斯咎釁宜從伏法其
參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受州仍即發遣
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
奴婢田宅水磑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興乎鉅
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遝廷衣
同雨縠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
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
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
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

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沈殊趣豈可以爝火之暉爭日月之光鄰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冠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旣敬已經依法遵

佛冀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經今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誡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眞
二依太上淸淨消魔寶眞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
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
解法度得道如佛　三依老子昇元經云天尊告道
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元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
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
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

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　四依道士
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
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　六依智慧觀身大戒
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　七依昇(元)經
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
載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元)又云
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
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
推爲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　八依化胡經天

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爲先　勤行常作佛　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

西方善見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
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
域也　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
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
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
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
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
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
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

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十六依昇元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巳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

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擇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眞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眞之道高仙眞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眞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爲眞爲僞若是

眞經今道士女冠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教即
是邪見之人非眞弟子同無識之徒何須師敬此經
若僞則一切道經皆須除
却進退訛替終成亂俗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音釋

阿那邠邸梵語也此云無依團施邠卑民切邸典禮切　閾越逼切門限也　湩覩勇切乳汁也　[illegible]音構取牛乳也　捫摸捫音門摸音莫　揃訖嶽切校也　齚仕革切齧也　積子智切聚也　饕音叨貪也　嚭普鄙切　雒歷各切與洛同　煨燼煨烏回切火也燼徐刃切火餘也　婕好婕即涉切好羊諸切婕好婦官名　鐫子全切刻也　磾都黎切　浞食角切　汭儒稅切水北曰汭　宄音軌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獫狁獫虛撿切

狁余準切獫齪測角切握齪謚音麕俱倫切
獫狁北夷也齪急促局陿貌謚密麕鹿屬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下 破邪之餘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内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

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
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
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圖取聖發惠炬以照迷鏡法流
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羣生於慾
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
乖四句語絶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
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猒怠遂乃湛
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援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

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
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
男出家廣㊪宏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
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
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
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勑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
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偽就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
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
是淸信言淸信者淸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
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淸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淸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
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啟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
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

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眞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不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於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兹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淸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

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
萬邦迴向俱禀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
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
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
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
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
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
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醎水今啓迷方麤知歸向受菩
薩大戒誡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
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

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
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昔金陵道士陸
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宏)衍二葛
郗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縻費極
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
其遂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
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與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
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
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

或橫或竪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
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
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
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
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曰方術小技俗
儒恥之況出家人乎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
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名佛隽又字曇顯者
不知何人遊無定方飲啗同俗時有放言標悟㊍遠
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
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

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輦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摇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也

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
内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
下詔曰法門不二一眞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
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祗崇麴糵是味淸
虛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
冝禁絶不復遵事須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
者並付照㊀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
染鬚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
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絶致使
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

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眞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聞敕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問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

爲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勑遣除毁又得田令官奏云
如佛教依内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
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替僧尼戒處
亦合蔭田三十畝此經旣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旣無
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
畏廢蔭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
月十五日出勑侍郎崔仁師宣勑言云三皇經文字
旣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
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
除毁其年冬〻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

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實
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
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齎歸於彼已誦
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
學迨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
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敕入逍遙園與什參正
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
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

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元)彼所不及婆羅門自

知辯理巳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幷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説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慇懃善誘畢命宏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

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淩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

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
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
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
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
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
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
覽不宏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
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
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
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

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乂宣敕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姚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徒馬邑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

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
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穌
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
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
蕀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
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
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
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
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
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

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
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
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
罰所録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録來亦由
君妄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教也將遣惠還乃使暫
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
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掣狗
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喙如鋒
飛來甚速鴆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
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麤同不

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旣徧乃遣惠
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
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
愼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
還達皁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
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
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
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
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穌說所逢車人及市婢
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欻然

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

頭之還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右一驗出冥祥

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曇瓊俗姓馬氏緜竹縣人小年出

家淸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爲常業勸歷邑

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

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

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

來旣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

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尙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

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坐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戇不測吾風合衆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名僧(宏)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下

音釋

莞音官草名似藺藪蘇後切扆隱豈切畫斧屛風也籙音録睨研計切斜視也雋子峻切與俊同蘖魚傑切芽麥也斌卑民切蓍升脂切蒿屬殯殮殯必刃切殮力驗切鴆直禁切觔舉欣切與筋同欻許勿切忽也邡音方什邡廣漢縣名

刑部四川司主事清苑沈鶚室王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朱柏貴若蕭曹錦繡爲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趨鏘廣殿容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蟬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淒清

飄颺臥則蘭燈炳曜繡幌垂陰錦被旣敷⿰毛需氈且拂
行則駟馬電飛輦轝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
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衞國有一長者豪貴巨
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爲立
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
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
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
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

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
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巳躬自往
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
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
外長者聞巳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
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
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鄭婦耶長者荅言是守門
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內有
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
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

勝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卿婦耶長者荅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瑠璃地屋間剋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荅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荅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荅曰須食之時百

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荅王言用摩尼珠
而以照之偏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
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荅長者聞已即將
王入偏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
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
不耶彌離荅言云何名佛王即爲說彌離歡喜即往
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
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
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
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

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

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闍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煒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輝類我女者乃共爲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爲

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爲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旣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敎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荅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

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
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
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與夫言雖有空意
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徧推覓者
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
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
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
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
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出曜經云昔佛在
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

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揵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爲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

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
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
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
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
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
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
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我
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
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
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爲樹提伽倉庫盈溢

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氎手巾掛著
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羣臣坐共參論
羅列卜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
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荅王
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
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荅如前樹提荅王言臣不
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
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舍看去樹提荅言願

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蓐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即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荅言是臣守閤之奴小復前著至内閤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瑶悦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荅言是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

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
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荅王
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
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
忽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
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荅同前樹提出七寶
施兼綾羅繒綵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
羣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殊於我我欲
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推鐘
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

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髖嬰婆狀似醉容頭腦叵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乗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庵屋米糧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

大光明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出裲襠餓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賚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衞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内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

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㯓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爲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

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
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敕令瞻養七
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
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
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
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齋持香華供養彼
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為兄
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

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眞　飾瓶信爲假　竊服皐門上
濫穴緇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眞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事襲驅馳者　已矣歇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别駕沈裕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文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地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

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元衣人及

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右一驗出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爲鉤從爾貧產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荅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前切之臠臠隨刀不見輒盡兩羊肝有一老貍眇眇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

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啗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隷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隷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姦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絶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

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爲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復變爲大鳥蹲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　右一驗出冥祥記内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

涌出巳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説

唐戸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於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毎見胄著故弊衣顔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荅曰吾時悞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荅辛苦不可

具言今已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於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臨兄爲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爾 右二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須達部

貧兒部 貧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舒稻藁以爲薦或裁荷葉以充衣斂肘則兩袖皆穿納縷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巑屼度日雖懈靈輒而有翳桑之弊乃愧伯夷便致首陽之苦裘裳頓乏豈見陽春升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

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窶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顇焦然華色既衰容轉麤鄙身體尪羸飢渴消削眼目掐陷支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皴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拾掇麤弊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烏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

聽伺便輒入復爲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坐與少飲食撩擲盂器不使充飽設值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衆蜂遠離被霜之草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麞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開

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爲非若造善業他以爲鄙所爲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僞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麤獷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歡逸

言其壽縱肰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爲其判釋言其僉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樸素復嫌踈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屛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復言儜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飢餓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淸廉若說經論言顯己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

道昔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貧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借云爲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瞖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深泥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

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其爲大苦

須達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

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
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荅婦言㝉自不食盡
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
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
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
不可說盡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
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
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
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
迦葉佛來四升米炊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

養盡空佛爲說法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焦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麨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來敕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有錢產當用何輸王瞋敕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

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詣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慙羞續復然火須達荅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煙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何等須達荅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

餤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勑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慍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爲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

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
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敕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取
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
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
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
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
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
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
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爲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
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爲國平正爲賊所捉臨

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爲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爲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偈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第四

如𦒷意長者子經云於是𦒷意長者子爲佛作禮乂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衆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

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呪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爲飴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輞車轢斷其頭言巳便去佛達嚫旣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爲王

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飢渴
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
阿難從今已後嚫訖下食以此爲常時二乞兒展轉
乞匃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
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曰當有
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
爲王顧視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
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
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
湯沐浴著王者冠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

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臥寐不覺車轢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爲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爲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羣臣遥向舍衞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爲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央數衆往詣彼國時王出迎爲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因緣佛具爲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

念者非直轢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爲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爲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又愚賢

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衆僧乞匃自活猒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爲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爲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

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衆僧次我等修福請佛衆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秔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秔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覩衆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

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
極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
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匃自活佛告祇陀
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柰有一山名曰利師古
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
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即問
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
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
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猒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
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

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爲瓠長者見怪隨時溉灌後熟皆大即擗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

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陀及衆會者覩其神變皆獲四果

貧女部第五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槃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小婢小有愆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遇持瓶詣河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

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
不賣之老母荅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實可賣老
母白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賣者一
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
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瓨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
持鉢與教取水施受爲祝願次與授戒後教念佛竟
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即荅言無定止處隨舂炊磨即
宿其處或在糞埠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走使
伺其大家一切臥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敷草而坐
思惟觀佛毋受教已至夜坐處戶內命終生忉利天

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
便遣人以草繫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
以爲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彼
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華供養死屍
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諸林觀看
見巳語言此婢巳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
即爲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
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旣得果巳
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如是學又佛說摩
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

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衆生捨諸豪富而行貧乞時欲分衛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爲巖窟羸劣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愍憐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矜恕我　實不爲仁惜

摩訶迦葉即荅偈言

佛爲三界尊　吾備在其中　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滅身口　分銖以爲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遥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荅言大善母即

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傴體籬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齎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眞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爾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遥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天宮帝釋驚悸何人威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

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爾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禮畢即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　佛爲特尊　亦有迦葉　能閉罪門
昔在閻浮　糞窟之前　爲其貧母　開說眞言
時母歡喜　貢上米瀋　施如芥子　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　封受自然　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天女說巳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米瀋乃致此福

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良策即與天后
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城巷邊作小陋屋變其
形狀似于老公身體痟瘦傴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
織席貧窮之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衞見此貧人
而往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呪願良久不去
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少飯適欲
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
割捐以施賢者審如所云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
所聞若預開瓶苾芬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
道人弊食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即以鉢取受呪願施

家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香公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歡喜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公而爲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讚歎帝釋種福無猒忍此醜類來下殖福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感應緣 略引一驗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匄市中饜之以糞灑之旋復見黒灑衣不汙如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而續在市匄試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室屋

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壞屋之咎見搜神記

頌曰

業風恒汎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實由高慕施　頓捨貧窮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貴門光景麗　賤業永休寧
志求入解脫　誓捨六塵縈　儻遇慈父誨
開我心中經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音釋

珥音耳 幌胡廣切帷幔也 羺奴侯切胡羊也 鏤郎豆切刻也 焴余六切燿也 劇竭戟切甚也 萎於危切枯也 机舉履切案屬 髖音寬尻也 娿烏可切 撐抽庚切邪柱也 騶音鄒騶虞仁獸 譙慈焦切國名 闚缺規切視也 跱丈里切峙立也 巑岏巑在丸切岏牛丸切 皴七巡切與皴同 伺相吏切察也 僂龍主切俯也 溷胡困切廁也 獷古猛切惡也 譸職流切譸張也 嚚魚巾切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停尼耕切弱也 捺乃曷切手按也 殢他計切極困也 閇必計切與閉同 轢郎狄切車踐也 擗毗亦切撫也 瓳徒古切餅也 柵測革切編木為柵 匍匐匍音蒲匐蒲墨切匍匐盡力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潘孚袁切灡米汁也 桎梏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

知府銜淮南府裏河同知錢塘王廷彥室汪氏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20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菩薩恒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咎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

[seals]

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徵
者巳爲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
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産牸牛所觝殺牛主怖
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觝殺
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
買取牛頭貫檐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
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
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

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
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
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
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
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觝不
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柰何懊惱而呪我今窮厄何
忍欺觝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
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牸
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爲牛所觝殺者是
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陵懱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愼詞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爲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

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麞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

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爾佛言過去波羅柰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樗蒲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

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巳即捉收縛將
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
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
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
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撿挍使至獄中
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除糞
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
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
獄離越聞巳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
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來

下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荅
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
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
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離越昔所誣人
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
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又毗婆沙論云曾聞
有一女人爲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
他女人鬼荅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
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
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

覩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荅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啗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啗此苦何因目

連荅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
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
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罪何因目連荅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
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
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
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荅言汝
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横輕欺餘人奪
其飲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啗食糞
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飢困無頼

何因如此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偏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啗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蓏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荅

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瘿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叉時牛遲亦以針

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
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
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臥起去時所愛夫人臥
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
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
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
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
語惑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
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
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復有

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荅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

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譬喩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觝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 略引十一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卞士瑜

隋洛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㓜以孝行見稱加叉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之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常行見有羣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聲早彼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怨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

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値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値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邦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甞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艕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
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艕有沙門
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
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邶亭
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
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
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
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爲立法
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
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

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
數番賛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
辭别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
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
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
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郱亭廟神得
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
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
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
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

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内人才思雋微敏朗絶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

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
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
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
惋恨道俗流涕衆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
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横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尙百姓
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
更穌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
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
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
屢屈旣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

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異也其見稱如此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

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矚尚書右僕射元愼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阜財里爲齊諧里也見洛陽寺記也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悋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牛孕産一黄犢腰有黒文横絡周帀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爲臨自說之爾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渡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顇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

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旣而還女先覲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渡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啼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即爲食旣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收葬焉 二驗並出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匹乞女數歲之

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家生復産二𧱏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産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爲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旣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猪

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
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兩匹
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唯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
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
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
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
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穌自
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
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

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
爲白我孃努力爲其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絹
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
涕歔欷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
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
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
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㹀牛產一
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
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

僧眞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施右三驗出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獨嘉嗟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旣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炭丁立誓云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

五月身亡即託炭丁牸牛處胎後生犢子徧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倍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爲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我今作猪

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從屠兒贖猪屠兒
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
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爲
解放已校尉更請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
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校尉言我今巳隔世
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
爲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
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
猪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
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

懷慙愍即爲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猪語校尉下沓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猪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東宮卒梁難迪并州人改任懷州鄉下折衝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衞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遥得

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語孃欲寫何經為吾寫法華言訖后門便閉陳還得穌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為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巳為孃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潢了在

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巳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巳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巳成何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忽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巳成施福巳滿後人轉質

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信具向拾遺自說

諍訟篇第六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將恐閻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去末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汯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祇洹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黙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閙亂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洹中聲閙亂聞已從禪覺往精舍於大衆前敷座而座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閙亂竟爲是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

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爲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衆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

摩質多阿脩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縛將還我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脩羅不如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脩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爲畏彼　爲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荅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荅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爲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爲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爲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已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言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巳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爲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爲自在主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阿脩羅起大鬬戰爾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脩羅共爲戰鬬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爾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亦復告諸脩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

羅七頭會處立置我前諸脩羅衆亦受教行當於彼
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詣
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爾時毗摩質多羅王
若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脩羅
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娛樂甚適我意與此念時
即見自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
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
阿脩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德
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
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

憶念時即便解脫爾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爲耳璫處處遊行不爲妨礙爾時羅睺羅阿脩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摩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脩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興大戰鬬爾時難陀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遶須彌山周迴七帀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靉靆猶如

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脩羅欲與天鬬於是
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
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
下至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旛依峯而
立爾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一時雲集須
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
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
其西面豎純赤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他化自
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
面豎純白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帝釋見上諸

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遶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遥擲阿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瘢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鬬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衆阿脩羅言汝等莫鬬應當

修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
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叉天
王三毗樓勒叉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
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
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
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鬬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惟忍能止諍
是法眞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即從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忍眞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眞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眞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為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眞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爲主人典麨麥豆時家有羝羊伺空遂便啗食麥豆升量折損爲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啗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羝羯羯亦含怨來觝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觝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鬬諍閒　不應於中止　羝羊共婢鬭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辜負

鬪訟未曾休　恥恨相侵奪　覓後報其讎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

漢中平年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日黑

祥也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羣鬭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鬬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誡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右一驗出搜神記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音釋

癭么郢切頸瘤也䢼音恭舫甫妄切方舟也殞羽敏切歿也矚朱欲切視也顇秦醉切顦顇也肫徒渾切小豕也歔欷歔休居切欷香衣切歔欷悲泣氣咽而抽息也裝潢裝側霜切潢胡光切靉靆靉於代切靆待戴切靉靆雲興盛貌瘢音盤痍愈有痕曰瘢責數數爽主切責也

太學生錢塘王振培妻許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篇第六十七此有五部

述意部　呪詛部　誹謗部

避譏部　宿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派故知身口三業無非構禍之因眼目六情悉爲招釁之首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縱加鴆毒毒不能傷異道

興謀謀不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云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眞僞叵辯菴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尚不免謗況今是凡豈逃斯責責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己事何得恨他然虛謗之罪自加塗炭如脣口是弓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空發徒染身口特須自省緘口愼心也

呪詛部第二

如大方廣摠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

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眞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爲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永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又賢愚

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自説往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息更取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猒大婦心妬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如殺之取鐵針刺兒顖上後遂命終小婦疑是大婦殺即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爾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呪誓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爲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啗自食子肉身現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巳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

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爲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産生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産夫婦相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産夜宿樹下夫時別臥前所呪誓今悉受之時有毒蛇螫殺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絶後乃得穌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小者抱之涕泣進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此岸先抱小者渡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之間俄爾沒死還趣小兒狼來噉訖但見流血狼藉在地母時斷絶良久乃穌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

具陳辛苦梵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梵志荅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之懊惱死而復穌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妊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熟打婦陳產意夫瞋怒尋取兒殺以酥煮之逼婦令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到波羅柰國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塚上追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爲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

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合婦生埋時有羣賊來開
其塜賊帥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爲婦經於數旬夫破
他塜爲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埋經於
三日狐狼開塜因而得出自剋責言宿有何罪旬日
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穌今何所歸得全餘命聞釋
迦佛在祇洹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
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
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呪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
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今我身是雖
得羅漢恒熱鐵針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夜患此無

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又舊譬喻經云佛在世
時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
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亡襲持家業寢臥室內人無見
者時有力士向王廚食恒懷飢乏獨牽十六車樵賣
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
自惟我力乃爾不如無手足人往到佛所問其所疑
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助
其驅使魚身所具與王行之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
得俱行若行無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
言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悟即作

沙門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無有手産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爲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爲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爲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爲汝給使

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爲汝使令我無手作是
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
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爲難得由於彼時供給
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
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時尊者那羅
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遥見祇洹赤如
血色恠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
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尫劣氣力乏少當生
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爲飢渴之所逼切隨生
隨唱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

獲斯報餓鬼荅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爲汝說時
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
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一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
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
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
久之閒便覺有身其大夫人見其有身便生嫉妬密
與毒藥令彼墮胎姉妹眷屬即詰其所與彼大婦極
共鬪諍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心欲道實恐
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叵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
我眞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

五百子生已隨啗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法句喻經云瑠璃王受佞臣阿薩陀等姧謀昇殿遂將兵就祇洹不得還宫與王官屬載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國中道飢餓啗蘆菔根腹脹而薨於是瑠璃王拔劒入東宫所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間空中自然音樂迎其魂神瑠璃王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却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爾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陋　永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謗法衆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
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　不生於疑　能生疑者　必破諸有
大悲分陀利經偈云
衆生老病死　沈沒愛流海　處在三界獄
衆苦受結縛　飲血毒相害　無始被燒煮

癡盲失善道　不能見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著邪見　旋迴五道中　譬如車輪轉

誹謗部第三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輩自淸淨心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旣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婬欲

爲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
於二法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
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
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
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
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
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復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復
於被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
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
少於威力衆皆捨棄恒被欺凌爲人憎惡毀呰誹謗

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爲
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猒惡汝等
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
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
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
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
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記爾時
六十菩薩旣聞此已捫淚恐怖毛竪而作是言我等
從今若生瞋恚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
前皆悉懺悔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一切所不起諸

過爾時世尊讚彼六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
當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淸淨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說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衆鬧極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蘭若佛所讚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
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
已往六師所問言爲男爲女六師荅言生必是女長
者煩惱復有知識語長者言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

爲誰弟子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佛
叉舍利弗目揵連及頻婆娑羅王并諸王夫人末利
夫人諸國大長者如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
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爲佛今者近在此
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時長者即詣我所以事問
佛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歡
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汝婦臨
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受之與婦令
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徧城市唱言沙門瞿曇記
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陪

復於我不生信心即便殯殮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
往摧邪六師遥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冢
間欲噉肉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愧懼而白佛言彼婦
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臾如來
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佛到長者所長者難言所
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
不見問母命脩短但問所懷爲是男女諸佛如來發
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
從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爲幻術長
者見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告

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耆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衆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衆生若有重業果報火及毒螯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因名樹提又賢愚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荅言汝相無兒夫婦愁苦往問世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大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日時到佛與衆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

遊一澤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諸比丘各
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阿難恐破不
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持
至蜜樹盛蜜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
猴即時拾却蜂蟲極令淨潔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
語著水和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
共飲之皆悉周徧獼猴歡喜騰躍起儛墮大坑中即
便命終魂歸受胎於師質家婦便覺身日月已足生
一男兒端正少雙當生之時家内器物自然滿蜜師
質夫婦喜不自勝語諸相師相師占善以初生之日

蜜為瑞應因名蜜勝見既年大辭父出家得阿羅漢果與諸比丘人間遊化若渴乏之時擲鉢空中自然滿蜜衆人共飲咸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緣生獮猴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跳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飄疾熟似獮猴沙門語云我證四果悉辦年少聞巳衣毛皆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苦羅漢故五百世中恒作獮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淸化得盡諸苦

遲識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見佛時
禮巳不坐爲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廣爲尼
說法故不坐又爲止誹謗故不坐若坐聽法外道當
言瞿曇沙門在王宫時與諸婇女共在一處而今出
家與本無異欲滅如是諸譏毀故是以不坐又女人
鄙陋多致譏疑是以不坐

宿障部第五

又大乘方便經云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
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見衆尊王菩薩與一女人
同一牀坐阿難說是語巳即時大地六種震動衆尊

王菩薩於大衆中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法爾時阿難憂愁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我求其過世尊我今悔過惟願聽許佛告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無有畱難斷一切結菩薩成就一切智心雖在宮中婇女共相娛樂不起魔事及諸畱難而得菩提佛告阿難彼女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爲衆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衆尊王菩薩能與我共一牀坐者我

當令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念
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是法門若内地大若外地大
是一地大心執女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
言
如來不讚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座起向衆尊王
菩薩接足敬禮說是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呵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悔過發菩提心
願欲利益一切衆生爾時世尊記彼女人於此命終
得轉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得成爲佛號無垢煩
惱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時有梵志
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
梵志過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人彼時
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起欲心尋趣梵志以手
執之即時躃地爾時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人
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行欲女曰若不從我我爾
當死爾時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

四十二億歳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頓抴得離七步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是女以我致死爾時梵志還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爾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爲家室過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還具四無量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爾時梵志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於爾時爲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又慧上菩薩經云昔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

居國界山窟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各各言曰比丘姦穢無垢聞之即自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深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首謀横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人墮大地獄時無垢比丘今慈氏菩薩是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音釋 缺

江南揚州府江防同知錢塘王養度妻方荔青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之二謀謗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宿障部第五略引十縁

孫陀利謗佛縁第一
奢彌跋謗佛縁第二
佛患頭痛縁第三
佛患骨節煩疼縁第四
佛患背痛縁第五
佛被木槍刺脚縁第六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縁第七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杅謗佛緣第八

佛食馬麥緣第九

佛經苦行緣第十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舍利弗自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比衆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衆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說使天人解以何因緣被孫陀利謗以何因緣

被奢彌跋提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頭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緣被木槍刺脚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血以何因緣被多舌女人舞杅大衆來相誹謗以何因緣於毗蘭邑與五百比丘食其馬麥以何因緣在欝祕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吾當爲汝說先因緣舍利弗即還復坐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踊躍歡喜即爲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末香周徧無數諸天八部皆來詣佛作禮而立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波羅柰城有博戲人名曰淨眼時

有婬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時淨眼語鹿相曰當詣
園中共相娛樂女曰可爾鹿相便歸莊嚴衣服即共
嚴駕至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當殺此女取其
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
樂無爲去其不遠何乞食後埋其廬中持衣而去誰
知我處念已殺埋平地如故乘車而去從餘門入城
爾時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王召羣
臣徧城求之不得往到園廬搜索得屍諸臣語無爲
曰巳行不淨胡爲復殺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
荅辟支便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衆臣便反縛

辟支考打問辭樹神現半身語衆臣曰汝莫考打此人衆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非諸臣雖聞不肯聽用持詣王所王聞瞋恚勅諸臣等急縛驢馱打鼓徧巡出城南門將至樹下計牟針之貫著竿頭極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頭諸臣受教國人皆怪或信不信衆人悲傷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衆人言盜視逐行見巳念言此道人枉死念巳走趣大衆並喚上官莫困殺此人是我殺耳願放道人縛我罪治諸官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

我等愚癡無故枉困道人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將來世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荅辟支佛念不宜更復重入波羅柰城乞食我宜衆前取滅度耳便於衆前踊昇虛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作十八變一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二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三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四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五腹前出煙背上出火六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七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九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十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十一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十二或腹前

出火背上出水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十四或
左肩出火右肩出水十五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
十六或舉身出煙十七或舉身出火十八或舉身出
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衆皆悲啼泣或有懺
悔或有作禮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於偷婆諸官即
將淨眼詣王手脚復以著土王忿依前殺之佛語舍
利弗爾時淨眼者則我身是其鹿相女者今孫陀利
是爾時梵達王者今執杖釋種是我於爾時由殺鹿
相枉囙辟支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泥犁無數千
歲墮在畜生無數千歲墮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

作佛故獲此謗

奢彌跋謗佛緣第二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婦名淨音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以梵天爲檀越其婦淨音供養延如四事無乏有一辟支佛名曰受學往到城内乞食偶至梵天門淨音見辟支佛衣服齊整行步徐審心甚歡喜即請供養自今已去常受我請即以美食滿鉢與之辟支受

已升空七反迴旋飛還時城内人見此神足舉國歡
喜供養無猒淨音供養辟支日進侍延如達遂薄延
如便興嫉妬誹謗之言此道人實無才德作不淨行
遂告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無精進行諸童子各
歸家宣令曰此道人無有淨行與淨音交通國人咸
疑神足如是有此穢聲耶聲經七年乃斷於後辟支
現十八變取於滅度衆人乃知延如虛謗辟支佛佛
語舍利弗爾時延如達者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今
優填王是爾時淨音者今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
者今五百羅漢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因供養故

便生嫉姤共汝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縁共入地獄鑊湯煎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誹也

佛患頭痛縁第三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世時穀貴饑饉困苦人皆拾取白骨打煮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用一升金貿一升穀爾時羅閱祇城有大村數百家名曰吱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吱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捕魚食之捕魚著岸在陸而跳我於爾時爲小兒年適四歲見跳而喜時

池中有兩種魚一名𩻶一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殺我後世當報佛語舍利弗爾時吱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則我身是爾時𩻶魚者毗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今雖得佛由是殘緣故被毗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佛語舍利弗我初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斗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抆額上汗滴入水中水即尋消猶如自然終日亦如炊空大釜投一滴水水即焦

然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岸一
由延至百由延鎭我頭痛熱者爾當消盡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
中有一長者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
諸藥能治衆病長者子呼醫子曰爲我治病得愈吾
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病旣差巳後不報功長
者於後復病治差至三不報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
子念曰前巳三治三差而不見報見欺如此我今治
此當令大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佛語

舍利弗爾時醫子者則我身是爾時病子者今調達
是我爾時與此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於數千歲
受地獄苦及畜生餓鬼之苦由是殘緣今雖得佛故
有骨節煩疼病生也

佛患背痛緣第五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
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剎帝利種
一姓婆羅門種時共相撲婆羅門語剎帝曰卿莫撲
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剎帝便不盡力令其屈伏二人
俱得皆受王賞於時婆羅門竟不報剎帝到後節日

復來相撲還復相求如前相許剎帝復饒不撲得賞如上如是至三不報後節復會婆羅門重語剎帝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剎帝心念此人比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當使其消殄乃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用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跨腰兩足蹵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衆人見然後撲地即死王及羣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佛語舍利弗爾時剎帝者則我身是婆羅門者提婆達多是我於爾時以貪恚故撲殺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經數千歲今雖成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

此脊痛之患也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徧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一片木長尺二一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用當受之衆人聞見皆共聚觀大衆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解殃對不敢造惡佛便踊在空虛去地一刃木槍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四刃乃至七刃槍亦隨

上七刃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
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
至上由延槍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后厚六由延
廣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后出在佛前立佛
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深六由延於
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
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燄上立槍亦過燄至佛
前立佛復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
於風上立槍從旁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大
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

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
走然槍逐不置爾時世尊與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
天還展轉還至羅閱城所過諸天皆爲說宿緣法槍
亦隨從上下至羅閱城佛亦爲羅閱祇人說宿緣法
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
城佛問衆人汝等欲何所至衆人荅曰欲隨如來看
此因緣佛語衆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阿難問
佛如來何人遣衆人還佛語阿難若衆人見我償此
緣者皆當悶死墮地阿難便默世尊即還竹園僧伽
藍自處己房敕諸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

何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褺襞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趺上下入徹過入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之時地為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脚足也佛被瘡已苦痛酸疼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刺槍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嗚佛脚足啼泣墮淚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

何因緣爲木所害佛語阿難且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禮佛問荅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此對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門等作自造自受諸漏巳盡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惟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亡

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爲木槍刺脚從牀悶死墮

地良久乃穌舉宮驚怖王起啼泣勅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教即便嚴駕上車出城城內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佛右脇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拭口嗚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爲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爲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此宿對所壞即說頌曰

世人所爲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愚騃不學問未識眞道者戲笑輕罪復當號泣不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瘥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安藥後續止痛耆婆出百千價氎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衆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佛於是爲王一切衆會說四諦法千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慰佛說偈讃已禮佛而去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柰國各

合資財嚴船度海乗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婇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便於空中語衆賈曰此間雖有財寶婇女衣食不足久住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女欲使沒盡譲之不去前天所説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可信説已化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却後七日加前天言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即得上船第

一薩薄先不嚴舩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鉾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以鋭牟刺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度海與彼爭舩以鋭牟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墮畜生中爲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針上今雖

得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爲木槍所刺又大乘方便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爲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來爾時爲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衆中告大目揵連言今此大地出佉達羅刺欲刺吾左足未至足之間此佉達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爾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

切世界隨剌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爾時世尊以
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剌亦隨佛去如是展轉乃至
梵天亦復如是爾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本所
坐處剌亦逐還至此地中豎向如來爾時如來即以
右手捉剌左手安地右脚蹋之爾時三千大千世界
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
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
中持矟剌人斷其命根以此因緣得如此報善男子
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
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

報是二十人即從座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所興惡念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日向佛悔過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藏時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正解是故如來示佉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羅閱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提異母弟名脩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

得不與摩提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説去來耶舍曰可爾摩提即執弟手上山將至絶高便推崖底以石堆之便命絶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者須檀者則今父王眞淨是也爾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脩耶舍者則今提婆達多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以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燒煮爲鐵山所堆爾時殘緣今雖得佛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爲提婆達舉崖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脚大拇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杅謗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一種名常歡無勝比丘得六神通常歡比丘結使未除爾時波羅㮈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女善多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爲檀越善多婦者供養無勝比丘四事無乏常歡微薄因此妬嫉橫生誹謗言無勝比丘與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佛語舍利弗爾時常歡比丘者則我身是善多婦者今婆羅門女名旃沙是我於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

漢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地獄受其苦痛今雖得
佛以餘殃故爲多舌童女舞杅起腹來至我前曰沙
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爲汝今日獨自歡樂
不知我苦汝先共我交通使我有身今當臨月事須
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爾時衆會皆低頭默然時
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
於杅舞忽然落地爾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從衆見杅
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罵曰汝死
亦吹罪物何能與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眞此地
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耶諸衆各說是時地即劈

裂火燄踊出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大衆見女現身墮泥犁中阿闍世王便大驚恐衣毛爲豎即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佛荅大王此女所墮名阿鼻泥犁闍王復問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妄語何因便墮阿鼻耶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闍王復問何者爲重何者爲中何者爲下佛語闍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問佛佛荅王曰身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者此是內事衆行爲意釘所繫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婬欲發口之四

過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校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惡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慙於意　然後恥身口

此二不離身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啼泣悲感佛問王曰何爲啼耶王荅佛曰爲衆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折減是故悲耳此衆生等但爲身口爲大不知意爲深奧如人殺生偷盜婬泆天下盡見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衆生以眼見耳聞

爲大今佛說乃知心意爲大身口爲小以是故身口
二事繫於意釘如多舌女欲謗毀佛先心思念當以
繫杅起腹在大衆中說是謗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
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
小事說是法時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
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
道八萬天人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
十萬鬼神受三自歸又生經云爾時世尊與千二百
五十人俱入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宮受請時有比
丘尼名曰暴志以盂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

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
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
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
獨步三界無能逮者喻如虛空不可汙染佛心過彼
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
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
尋時來下化作一鼠嚙繫盂繩盂即墮地衆會覩之
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違業
爲佛弟子旣不能盡欲反懷姤結謗大聖乎即敕掘
地爲坑深欲倒埋時佛解喻勿得爾也吾宿罪非獨

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眞珠數多圓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看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王等爾時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則暴志尼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食馬麥緣第九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葉如來在槃頭摩跋城中王名槃頭與羣臣士女以

四事供養如來及衆僧經已無乏爾時城中有婆羅
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韋陀典籍亦知尼揵算
術及婆羅門戒教五百童子時王設會先請佛及諸
大衆僧佛默然許之王即還宮具饌種種膩美及設
牀座氍毹毾㲪具已畢王執香爐於殿上長跪啓
自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毗婆葉佛見時已至便敕
大衆著衣持鉢當就王請大衆圍繞往詣王宮就座
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餚饍爾時有一比丘
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衆食已各還本處遇梵
志山王見食香美便與嫉妬意曰此髡頭沙門正應

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髡頭道人食於甘美餚饍不諸童子曰實見此等師主亦應但食馬麥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山王婆羅門者則我身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病比丘彌勒者今彌勒菩薩是我於爾時以興嫉妬罵言不應食其甘饍正食馬麥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爾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毗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於爾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擣麥人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

耳又大乘方便經云以何縁故如來及僧在婆羅門
毗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佛言善男子我於
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而
故往受請何以故爲彼五百馬故此五百馬先世中
已學菩薩乘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
縁故墮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大
菩薩於過去人中已曾勸五百小馬發菩提心爲欲
度此五百馬故現生馬中由大馬威德故令五百馬
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今還得我愍彼五百菩薩墮
馬中者欲令得脫離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是

時五百馬滅所食麥半分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
來爾時大馬爲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爲說法示教悔
過令當禮佛及比丘僧說此事已復作是言汝等當
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爾時五百馬悔過已於佛及
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
於兜術天上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聞說
法已必定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馬子於將來世得辟
支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復得作佛號日善調如
來雖食草木土塊瓦礫大千界中無如是味爾時阿
難心生憂惱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

馬麥我於爾時見阿難心即與一粒麥語阿難言汝嘗此麥味爲何如阿難嘗已生希有心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無飢渴想如來復知五百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麤食心則不爲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婬欲心證阿羅漢果善男子爲調伏五百度五百馬菩薩故如來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緣非是業報

佛經苦行緣第十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柰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狩邑中有婆羅門爲王太史國中第一有其

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鬘因以爲名火鬘面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讖記無事不博時有一瓦師子名曰難提婆羅此云護喜與火鬘少小親交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精進慈仁孝順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雖爲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鼠壞土等和以爲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不爭價數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養而已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邑不遠與大比丘衆二萬人俱皆是阿羅漢護喜語火鬘曰共見迦葉如來去乎火鬘荅曰用見此禿頭道人爲直是禿

頭人耳何有道哉如是至三後日復語火鬘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荅曰可爾便共詣水澡浴著衣服已護喜舉右手遥指示曰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否火鬘荅曰何用見此禿頭道人為何有佛道可得護喜便捉衣牽不去火鬘便脱衣捨走護喜遂後捉腰帶挽曰可暫共見佛便即還耶火鬘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禿頭沙門護喜便撮其頭牽曰為一過見佛去來爾時國諱捉人頭捉者皆斬火鬘驚怖竊心念曰此瓦師子分死捉我頭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汝放我頭我

隨子去護喜即放共詣佛所護喜禮如來足於一面
坐火鬘直舉手問訊已便坐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
此火鬘者多狩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小親友然其
不識三尊不信三寶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
鬘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諸
根純淑調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爲
媚儀如娑羅樹華身猶須彌無能見頂面如滿月光
如日明身色如金火鬘見佛相好便心念曰我梵讖
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一陰馬藏相二吐
舌舐面相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豈有丈夫體　猶如馬藏不
㝉有廣長舌　覆面䑛頭不　願爲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
兩耳七過䑛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
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繞身七帀從頂上入以
神足力現陰馬藏相令火鬘獨見餘人不覩火鬘童
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
勝如來爲火鬘說法止其三業令行菩薩行火鬘即

禮佛足長跪白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受我此懺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至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護喜童子俱禮拜退後自尤責悔不早聞失於道利於是火鬘童子說偈讚護喜曰

仁爲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於後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語舍利弗爾時火鬘童子者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我父王眞淨是爾時瓦師童子護喜者我爲太子在宮居婇女時至於

夜半作瓶天子來語我言日時已到可出家去爲導者是舍利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是善知識也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禿頭沙門何有佛道可得以是惡言故臨成佛時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雖受辛苦於法無益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已然後得佛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衆惡已盡諸天人神一切衆生皆欲度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護身三口四意三當學如是佛說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等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歸佛說

是巳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歡喜受行頌曰

思惟上哲　濫被謀枉　淸濁難分　善人惡網
幽顯冥知　眞僞鑒朗　自觀業對　如空影響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音釋

槍七羊切稍也　杅雲俱切　脇虛業切腋下也　吱指移切　麩音夫　抆無粉切拭也　額五革切顙也　釜扶雨切鍑屬　劇奇逆切甚也　撲弼角切蹈也　捺奴曷切手按也　跨苦瓦切兩股間也　蹵七六切蹋也　挫麤臥切摧也　愕五各切驚愕也

褺襞褺徒協切襞彼戟切褺襞猶摺疊也鉾莫浮切句兵也銳以芮切利也蹹徒合切踐也穳子筭切矛槊也埤匹閉切拇莫厚切將指也嚙五巧切齧也劈匹亦切破裂也泆夷質切放也譟楚交切腆他典切厚也至也毾㲪毾達盍切㲪都滕切毾㲪毛席也餚饍餚何交切凡非穀而食日餚饍上演切具食也擣都皓切舂也礫郎擊切小石也狩書救切讖楚譖切符讖也媚靡寄切嫵媚也髻古詣切綰髮也

江南揚州府江防同知錢塘王養度姜唐文韞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此有七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彌陀部

彌勒部　觀音部　滅罪部

雜呪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呪之爲用也拔矇昧之信心啓正則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障滅積劫之深痾業旣謝遣果法潛形所以累聖式陳衆靈攸仰故波旬奉呪於白樹梵王顯

儀於赤幟七佛揚道於時緣菩薩陳誠於法會廣羅經誥尤難備寫然陀羅尼者西天梵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惡不生據斯以言彌綸一化依法施行功用立驗或碎石拔木或移痛滅痾隨聲發而苦除逐音颺而事舉或召集神鬼或駕御虬龍興雲布雨集福祛災感應不窮其來久矣

懺悔部第二

述曰夫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比見道俗雖有誦持無多功效自無志誠謗言無徵或有文字譌替或有音韻不典或飲啗酒肉或雜

食葷辛或觸手汙穢或浪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處所不嚴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懺悔先立道場懸繒旛蓋焚衆名香四門護淨禁止雜人隨其出入毎須澡浴多覓和香口内嘗含志誠殷重自責巳躬愧謝十方一切賢聖然後普爲四生六趣心心相續刹那匪懈如是懇巳定驗不疑故菩薩善戒經云菩薩爲破衆生種種惡故受持神呪故有五法不得爲一不食肉二不飮酒三不食五辛四不婬五不淨之家不在中食菩薩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無量衆生諸惡鬼神諸惡毒病無不能治千轉陀羅尼神

呪釋迦牟尼佛說此呪出於西梵由來盛傳至隋大
業初東都洛陽翻經館笈多三藏譯出此呪以惠遺
學時有彥琮法師即傳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
華夷時有長安延興寺元琬律師宏法寺靜琳法師
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創獲流布洗蕩瑕累即
於别院仍建道場每至季春爲受戒沙彌及餘道俗
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十餘年時漸訛替恐後
人不知本末故委具述之然大集諸經及陀羅尼集
十卷廣明雜呪不煩具錄今且逐要時濟所須意存
滅罪除障出四十餘首除病濟貧護生延命雜術之

徒亦略述二十餘件或此處無文西域有本三藏口
傳要用呪者亦翻出三五傳之流行餘之不盡者冀
尋大本佛說呪曰
南慕過羅(去聲)怛那(奴箇切)怛邏耶夜(羊箇切)南麽阿(長聲)羅
耶阿(短聲)吠盧吉低濕吠邏夜菩提(上聲)薩哆皤(平聲)耶(羊可
切)摩訶薩埵婆耶摩訶迦嚕膩(拏你切)迦夜(羊可切)怛純
(地可切)誓曳(去聲)誓曳誓夜(羊可切)婆(長聲)醯(許棄切)你(奴棄切)誓
揄怛唎迦(去聲)邏迦邏(去聲)磨(去聲)邏磨邏哆(都箇切)邏哆邏
遮(章可切)邏遮邏鉢邏(去聲)遮邏鉢邏遮邏器拏(去聲)器拏
薩婆(去聲)羯磨吠邏拏(平聲)你迷婆伽吠疷(都你切)索訶(去聲)

薩囉吠囉低薩婆(去聲)勃陀(長聲)吠盧吉低隻芻(歆數切)秫(始出切)嚧怛邏揭(渠謁切)邏拏(去聲)實哈(呼閤切)婆(輕聲長)迦夜沫奴比(扶必切)闍夜那比輪達你 素嚕 素嚕 鉢邏鉢邏素嚕素嚕薩婆勃陀頞地瑟恥(土寄切)那馺(蘇閤切)婆訶達磨陀(長聲)石揭喇鞞馺婆訶 阿羅婆(重聲)婆(去聲)馺婆(輕聲)婆(重聲)婆(去聲)薩婆達摩婆(去聲)蒲達你馺婆訶

此呪功能千劫聚集業障一時誦巳皆悉去盡便獲千佛所集善根當得背於千劫流轉中生老病死邊際轉此生巳見千轉輪王欲生淸淨佛國者晝三夜三一一時中各誦二十一徧至二十一日如有所欲

即得如意或見金色佛像菩薩形像即是先相命終已後便生菩薩大集會中

彌陀部第三

此阿彌陀呪若欲讀誦者諸口傍字皆依本音轉言之無口者依字讀仍須師授之聲韻合梵輕重得法依之修行剋有靈驗

那(上聲下同)謨菩(上聲下同)陀夜(藥可切下同)那謨馱(上聲)囉(上聲下同)摩(上聲)夜那謨僧伽夜那摩阿彌多婆(上聲)夜跢(丁可切下同)他伽(上聲下同)多夜阿(上聲下同)囉訶(上聲)羝(上聲)三藐三菩陀夜跢姪他(地也切下同)阿彌唎羝阿彌唎都婆鞞(菩迷切下同)阿彌

唎哆三婆蘗阿弭唎哆鼻(菩迷切)迦(上聲)嚂羝伽弭你伽
伽那稭(居移切)唎夜迦(上聲下同)唎娑(上聲)囉皤(薄何切)皤波䟦
文(楚我切)焰迦唎(一切惡業盡也)娑婆訶(公可切)
此之神呪先巳流行功能利益不可說盡於晨朝時
用楊枝淨口散華燒香佛像前互跪合掌口誦七徧
若二七三七徧滅四重五逆等罪現身不爲諸橫所
惱命終生無量壽國又此呪能轉女身令成男子今
別勘梵本并問眞婆羅門僧等此呪威力不可思議
但旦暮午時各誦一百徧能滅四重五逆拔一切罪
根得生西方若能精誠滿二十萬徧則菩提芽生得

不退轉誦滿三十萬徧則面見阿彌陀佛決定得生
安樂淨土又陀羅尼雜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今當爲汝演說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
若有四衆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
阿彌陀佛即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尋生
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
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十方
恒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
神通現化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之事
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亦不可思議其國號

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刹
利之種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
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
曰覽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
提婆達多名曰勝寂阿彌陀佛與大比丘六萬人俱
若有受持彼佛名號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夜
除捨散亂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持讀誦此鼓音聲
王大陀羅尼十日十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禮敬彼
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念念不絕十日之
中必得見彼阿彌陀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住

處唯除重障鈍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覩一切諸
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世界垂終之日阿彌陀
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甚生慶
悅以是因緣如其所願尋得往生佛告諸比丘何等
名爲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
受教於時世尊即說呪曰
多伕哋一 婆離二 阿婆離三 娑摩婆羅四 尼地奢五
眤闍多禰六 眤茂耶七 眤茂㕧八 闍羅婆羅車馱禰
九 宿佉波啼眤地奢十 阿彌多由婆離十一 阿彌多蚰
波波羅十二 娑陀禰十三 涅浮提十四 阿迦舍眤浮陀十五 阿

迦舍昵提奢十六阿迦舍昵闍啼十七阿迦舍夂舍離十八阿迦舍達奢尼十九阿迦舍提咃禰二十留波昵提奢二十一遮埵唎達摩波羅娑陀禰二十二遮埵唎阿利蚺娑帝蛇波羅娑陀禰二十三遮埵唎末伽婆那波羅娑陀禰二十四婆羅毗棃耶波羅娑陀禰二十五達摩呻他禰二十六夂舍離二十七夂舍羅昵提奢二十八夂舍羅波羅啼咃禰二十九佛陀夂舍離三十毗佛陀波羅波斯三十一達摩迦羅禰三十二昵專啼三十三昵浮提三十四毗摩離三十五毗羅闍三十六羅闍三十七羅斯三十八羅娑歧三十九羅婆伽羅婆離四十羅娑伽羅阿地咃禰四十一夂舍離

四十二波羅啼夂舍離四十三毗夂舍離四十四咃啼四十五修陀多至啼四十六修波羅舍多至啼四十七修波羅啼癡啼四十八修離四十九修目㕖五十達咩五十一達達咩五十二離婆五十三遮婆離五十四阿兔舍婆離五十五佛陀迦舍呪袠禰五十六佛陀迦舍袠禰五十七娑婆呵五十八

此是阿彌陀鼓音聲王大陀羅尼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應至誠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行此持法當處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衣飲食白素不啗酒肉及以五辛常修梵行以好香華供養阿彌陀如來及佛道場大菩薩衆常應如是專、心繫念發願求生安

樂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願必得往生

彌勒部第四

七佛所說神呪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所說陀羅尼名閻摩兜(此言解衆生纏縛)現在病苦悉得消除能却障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漸漸消除滅度三有流現身得道即說呪曰

支不多柰帝　閻浮支柰帝　蘇車不支柰帝　抧耆不支柰帝　烏蘇多支柰帝　娑遮不支柰帝　閻摩賴長支柰帝　阿恕婆賴長支柰帝　恕波帝支柰帝莎呵

誦此呪三徧縷五色結作二一結繫項此陀羅尼四十
二億諸佛所說若諸行人能書寫讀誦此呪者現世
當爲千佛所護此人命終已後不墮惡道當生兜率
天上面覩彌勒叉有衆生能修行此呪者斷食七日
純服牛乳中時二一食更無雜食一日夜六時懺悔先
所作億千垓劫所有重罪一時都盡得見千佛手摩
其頭即與授記宿罪殃惡悉滅無餘願見彌勒佛呪
西國三藏
口授得之
南無彌勒隷耶夜　菩提薩埵夜　哆姪他彌帝隷
彌帝隷　彌哆囉　摩那𤊙　彌哆囉三𤚥䩕　彌

哆嚕皤鞞 娑婆呵

觀音部第五

觀世音隨心呪

南無曷囉怛那 怛囉夜 南無阿利耶 婆盧吉帝 濕嘍囉耶 菩提薩埵耶 摩訶菩提薩埵耶 摩訶迦嚧膩迦耶 怛姪他多利多利咄多利咄咄多利咄利 薩婆呵

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呪法陀羅尼呪經云

佛在舍衛國時有夜叉五頭面黑如墨而有五眼鉤牙上出吸人精氣眼赤如血兩耳出膿鼻中流血舌

噤無聲食化麤澀六識閉塞爲鬼所致人民被害以
命投佛遂令請觀世音菩薩除去毒害一名請觀世
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此乃南宋時外國船
主竹難提譯出經云一切衆生有三毒畏死畏病畏
破梵行畏作十惡業牢獄繫閉水火鬼神所逼惱畏
皆當歸依觀世音菩薩是故娑婆世界皆號爲施無
畏者有灌頂章句陀羅尼神呪畢定吉祥聞者獲益
若欲誦者持齋奉戒不往女人穢念室處唯專念十
方諸佛及七佛觀世音菩薩一心誦持現身得見觀
世音菩薩諸願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别或於三七

日七七日初立道場應六齋日建首莊嚴香泥塗地懸諸旛蓋安佛南向觀世音像別置東向日別楊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當十人已還作之恐多嬈亂應西向席地地若卑濕安低腳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著淨衣服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辦者初日不可無施既安畢已各執香鑪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請十方七佛觀音大勢至菩薩等我今已具楊枝淨水惟願大慈哀愍攝受願救我厄放大光明滅除癡暗來至我所施我大樂我今稽首歸依奉請如是三說後復一心清淨其意專念

西方觀音大勢至誦呪七徧云

多啞吔　烏呼膩　撰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安荼詈　般荼詈　首埤帝　般荼囉　婆私膩

多咥吔　蘇　棃　鞮首棃　迦波棃　佉鞮端耆

旃陀棃　摩登耆　勒乂勒乂　薩婆薩埵　薩婆

婆耶喫娑訶多荼吔　伽帝伽帝　膩伽帝　脩

留脩留毗　勒乂勒乂　薩婆薩埵　薩婆婆耶喫

娑呵

若能潔淨身、心善誦此呪感得觀音大士至大慈大

悲遊戲神通來於五道恒以善習普救一切離生死

苦得安樂處脫諸煩惱到涅槃岸

第二更稱三寶名字誦破惡業障罪呪云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觀世音菩提薩
埵摩訶菩提薩埵大慈大悲惟願愍我救護苦惱亦
救一切怖畏衆生令得大護

多啞吔　阿呼膩　摸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阿婆熙虛祇切　摸呼膩　分荼棃般荼棃　輸鞞帝
婆私膩　休樓　休樓分荼棃兜樓兜樓　般荼棃
周樓周樓　般荼棃豆富豆富般荼囉　婆私膩
矧墀直賁切　跈乃軫切　墀膩跈墀　薩婆呵　婆耶羯

多薩婆咀　婆娑陀　阿婆耶　畢離陀　閉殿娑
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誦此神呪一
徧至七七徧身心安隱一切業障如火焚薪永盡無
餘乃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經廣説
第三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云
多姪哋　安陀詈　般質㠳難多詈　婆伽詈　阿
盧禰　薄鳩詈　莫鳩隸　兜毗隸娑呵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諸苦惱一日至十日一月至五
月淨心繫念歸依三寶三稱觀世音名誦持此呪一

切禍對無不遠離解脫衆惱今世受樂後生見佛此
呪乃是十方三世諸佛所說常爲諸佛諸大菩薩之
所護持若有聞者如說修行罪垢消滅現身得見八
十億佛皆來授手即得無忘旋陀羅尼若有宿罪及
現造惡極重業者夢中得見觀世音菩薩如大猛風
吹於重雲得離罪業生諸佛前
第四更爲說灌頂吉祥陀羅尼呪云
多㗭哋 烏耽毗詈 兜毗詈 耽堺 波羅耽堺
捺吒 脩柰吒 枳枝吒 牟那耶 三摩耶檀提
膩羅枳尸 婆羅鳩毕 烏詈 攘瞿詈 娑呵

若有男子女人聞是經呪受持書寫讀誦解說即得
超越無量阿僧祇劫生死之罪消伏毒害不與禍對
乃至具足善根生淨佛國案西域傳南海之濵有山
寺觀世音菩薩常止其中隨有念者隨應如響無不
感赴若至山寺斷食七日即見聖者親為說法良以
斷食心猛故使感見通明如上行法斷食亦爾

滅罪部第六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云東方去此百千億佛剎過
已有一佛剎名無邊華世界彼世界中有一佛名最
勝燈王如來現在逍遥說法遣二菩薩來此娑婆世

界一名大光菩薩二名甘露光菩薩佛言汝等二菩
薩往向娑婆世界彼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將此陀羅
尼章句說爲諸衆生故安樂故功德故增益故名聞
故生力故隨所意行故所受樂故不擾亂故不殺衆
生故爲擁護故而說呪曰
多絰他優波㥶泥　靚㥶泥　羅叉兔瞿波多　曳
波囉闍婆隸闍婆隸闍婆隸摩訶闍婆隸　闍婆楞
伽帝　闍婆隸闍婆黎尼　摩訶闍婆黎尼闍婆囉
木仚娑利　摩娑利　阿迦隸摩迦隸阿仚溪音摩仚
那仚娑婆隸摩訶娑婆隸三婆離郁句　目句　三

摩帝摩訶三摩帝帝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　摩訶
闍婆隷娑曳娑羅彌　目句奢彌　摩訶奢彌　三
摩第　摩訶三摩第　三目避　毗目避　阿囉細
摩訶阿羅細　摩那細摩那細　摩那細啼界底
莎婆訶
爾時彼二菩薩受持此陀羅尼已譬如壯士屈申臂
頃至釋迦牟尼佛所恭敬禮已具申來意作是言或
被諸鬼神惱害或被諸雜毒害或蠱道病或有死屍
病或有熱病自餘種種擾亂鬼病而最勝燈王如來
遣我等將此陀羅尼呪來爲諸衆生作利益故而說

前呪爾時佛告阿難言汝持此呪爲他解說宣通流
布佛出世難值此呪復甚難聞若有人能受持此陀
羅尼者火不能燒刀杖不傷諸毒不害縣官不殺梵
天不恚彼人七世恒知宿命此呪過去七十七億諸
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者即是毀謗彼等諸佛若
有鬼神不敬重此呪者或與我奪某甲威力者或已
呪奪不還者彼鬼神頭破作七分爾時釋迦牟尼佛
告諸比丘我今亦說陀羅尼章句爲利益衆生故增
長功德故增長威德故增長色故增長名聞故增長
力故隨意受樂故隨行受安樂故不擾亂故不殺害

故守護故而說呪曰

多上聲姪他阿知上聲下同跛知那上聲下同知俱上聲下同那知迦上聲下同那知吒羅跛泥修羅跛泥覩多羅上聲下同曳阿羅婆枳吒上聲枳吒荼枳羅婁迷　呼盧迷娑上聲下同隷摩訶娑隷差迷摩訶差迷　棃隷婁棃隷嘜隷　脂隷嘜虛爾切隷寐隷伊隷上聲尸隷尸隷尸尸利尸羅跛知阿上聲滯婆上聲滯那滯俱那滯頗那跛帝波上聲那跛帝上聲阿迦細摩迦細迦細迦娑迦細頗細頗娑頗細摩訶頗娑頗細伊上聲泥寐泥多侈多侈波多侈多婆多侈莎婆訶

爾時佛告阿難汝持此呪爲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告阿難聞此陀羅尼復倍甚難若有人能受此呪復倍爲難若有人能受持讀誦能爲他人宣通解說彼人能知未來二十一世之事此陀羅尼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不信行者彼人則爲毀謗過去諸佛若有人受持此呪結戒守護作法尙能令彼枯樹生枝柯華葉果何況有識衆生受持此呪而不差者無是處耶歸命一切諸佛願我成就此呪莎婆呵

爾時世尊復說呪曰

多[上聲]咥他阿嘖[悼階切] 婆嘖 吒稽 吒囉稽吒嚧末
底 覩嚧末底 兜隸覩羅兜隸婆隸娑隸覩隸
度隸 度度隸蘇隸婆哂哂婆哂利 嗘利畢利
底利 莎婆訶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人受持此呪爲他宣通彼人得知二十八世之事此陀羅尼過去恒河沙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則是毀謗彼等諸佛則爲捨彼諸佛一切諸天龍鬼神縣官劫賊諸毒蟲等皆不能害一切諸惡疾病亦不能害惟除宿殃所造業報

略述功德
廣說在經

大方等經七佛說滅罪呪

離婆離婆帝　仇呵仇呵帝　陀囉離帝尼呵囉帝

毗摩離帝　莎呵

右此二呪諸佛共說功能利益滅罪除障備在經文不可具述

新翻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一第六分云爾時最勝天王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調柔志性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行

修習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不拘利譽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隨愛恚怖癡行名護正行修習慚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爲護正法說陀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陀羅尼曰

呾姪他　阿虎洛　尼洛罰底丁履切下同　虎剌拏莎去聲呼下同　窶荼　者遮折支熱切　尼阿奔去聲呼　若刹多　刹

多　剎延多　剎也　莎訶　陝末尼羯洛鄔嚕鄔
魯罰底迦　邏跋底迦　阿羁奢底尼　莎剌尼
杜闍　杜闍末底　阿罰始尼罰尸罰多　罰多奴
娑理尼部多　奴悉泿栗底　提罰多奴　悉泿
栗底　莎訶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人非人等皆得安樂
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爲護正法及護一切人非人等
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當說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
爲護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
無災難故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

魔事法障皆悉消滅由斯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云云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趣分云云

爾時如來即說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 鉢剌壤波羅預多曳二 薄底丁履切下同 筏揆七鬼切 羅曳三 罨跛履弭多窶孥曳四 薩縛咀他揭多跛履布視多曳五 薩縛咀他揭多奴壤多壤多郯壤多曳六 咀姪他七 鉢剌吟一弟切下同 鉢剌吟八 莫訶鉢剌吟九 鉢剌壤婆娑羯囉十 鉢剌壤路迦羯囉十一 案馱迦囉毗談末泥十二 悉遮十三 蘇悉遮十四 悉殿都漫薄伽筏底十五 薩防伽孫達囉十六 薄底筏揆囉十七

鉢剌娑履多喝悉帝十八叄磨濕囀娑羯囉十九勃咤勃
咤二十悉咤悉咤二十一劒波劒波二十二浙羅浙羅二十三
曷邏囀曷邏囀二十四阿揭車二十五薄伽筏底二十六麼
毗濫婆二十七莎訶
如是神呪三世諸佛皆共宣說同所護念能受持者
一切障滅隨心所欲無不成辦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剌壤波羅弭多曳二呾姪他三
牟尼達謎四僧揭洛訶達謎五遏奴揭洛訶達謎六
毗目底達謎七薩馱奴揭洛訶達謎八吠室洛末拏

達謎九參漫多奴跛履筏刺呾那達謎十褰拏僧揭洛訶達謎十一薩縛迦羅跛履波刺那達謎二十莎訶三十

如是神呪是諸佛母能誦持者一切罪滅常見諸佛得宿住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爾時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鉢刺壤波羅弭多曳二呾姪他三室囇曳四室囇曳五室囇曳六室囇拽細七莎訶

如是神呪具大威力能受持者業障消除所聞正法揔持不忘疾得無上正等菩提此下三呪西京興善寺大唐翻經僧㊁摸法師於波頗三藏及餘大德婆羅門所口決正得諸經先無正本舊依婆羅門所翻

得爲文譌略不依正梵故更譯之雖有增減不勞致惑

第一大般若呪云

南無薄伽嚩帝　摩訶鉢囉慎若波羅蜜多㝹頞鉢喇蜜多瞿那㝹薩嚩怛他伽多鉢喇脯喇多㝹薩嚩怛他伽多慎若多毗慎若多㝹但姪他地夜切鉢囉慎喏而制切摩訶鉢囉慎若婆塞羯𠷈　鉢囉慎若盧迦羯𠷈頞鉢囉慎若南毗陀沫泥　悉提蘇悉提　悉佃都曼薄伽嚩底　薩囉𨁥烏剛切伽孫達𠷈　薄底薄際𠷈鉢囉娑喇多曷薩帝　三摩涅囉　薩那羯

𠼝　怛姪他掌姪掌姪　悉姪悉悉姪　劒波劒波折
羅折羅囉婆囉婆阿揭車阿揭車薄伽婆底磨毗藍
嘍　薩嘍訶

此呪功德諸經具說受法別傳呪句二十七字六十二今譯得一百七十一字字有加減不須驚怪西方大德具正斯文受持此呪者須造一軀般若母像當取無子楮木作像端坐種種莊嚴展右手用齋日造像匠須持八戒齋法綵色中不得用膠只得用胡桃油薰陸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呪者香泥塗地須新瓦瓶八口須時華散著道場所并插著瓶瓶中著八種

粲石榴蒲萄乳汁酪蜜石蜜酒甘蔗等粲并作種種素食分作八分燒種種名香供養形像并然八支酥燈其誦呪人著淨潔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燒香禮拜誦呪滿一萬徧過七日後一日斷食於此日夜誦呪滿八千徧下前飲食行此法時於夢中見般若母像隨願皆得成就

第二滅罪招福呪

娜謨曷囉(上聲下同)跢娜(一)怛囉耶(余夜切)夜(戈可切下同)(二)娜麽(莫我切)腎穰(如何切)娜娑伽(上聲)囉裴嚧者娜(三)怛他揭多夜(四)娜麽阿唎耶跋盧枳羝(五)鑠筏囉夜(六)菩提(徒你

切薩跢婆夜七莫訶薩跢婆夜八莫訶迦嚕妳奴綺切迦夜九那麼薩囉皤怛他揭羝驃比朝切十曷囉囉喝馱上聲儆十一三藐三菩上聲是驃同上十二跢姪他十三烏許十四馱囉馱囉十五提徒余切唎提唎十六杜嚕杜嚕十七伊齭皤齭十八者黎者黎十九鉢囉上聲者黎鉢囉者黎二十距蘇迷二十一矩蘇上聲麼跋嚟二十二伊上聲離上聲弭離上聲二十三只離只知上聲二十四闍羅上聲麼跋捺夜二十五鉢囉末輸馱上聲薩跢皤二十六莫訶迦嚕妳迦二十七莎婆訶二十八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讀誦此呪晝夜精勤勿令忘失於晨朝時先淨澡浴若不澡浴當淨嗽口澡洗手

面善持此呪現身即得十種果報一者身當無病二者恒爲十方諸佛憶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然充足恒無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敵五者能使一切有情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蠱毒熱病不能侵害七者一切刀杖不能爲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爲溺九者一切火難不能燒害十者不受一切橫死復得四種果報一者臨命終時得見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不墮地獄三者不爲一切禽獸所啗四者命終之後生無量壽國若有在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潔淨身心讀誦此呪一徧乃至多徧一切根本重罪悉

得除滅除不至心

第三禮佛滅罪呪亦名佛母呪

娜謨達奢書何切 那鉡一 菩陀俱致那鉡二 烏鉡三 戸嚕戸嚕四 悉馱嚧者你五 娑上聲 囉上聲下同 娑囉他六 娑達你七 娑上聲 婆訶八

此呪十俱致諸佛所說一俱致百億也我今亦爲憐愍一切衆生持此呪者能令一切瞋惡衆生悉皆歡喜若能日日三時誦呪禮拜者勝禮千萬俱致諸佛功德命終之後得生西方無量壽佛國前翻本云臨命終時得諸佛來迎未來賢劫千佛一一皆得親承供養但

有人能常誦此呪者最是不可思議

雜呪部第七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已下並出陀羅尼雜集經錄後魏三藏菩提流支譯

爾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來詣佛所敬禮佛足而作是言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磨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於閻浮提

最初說神呪　甘露淨勝法　及禮無著僧

已禮牟尼足　即時說偈言　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　諸仙護世王　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衆　皆於人中生　有夜叉羅刹
嘗喜啗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強士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　傷害於胞胎　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　懷妊不成就　或歌羅安浮
無子以傷胎　及生時奪命　皆是諸惡鬼
爲其作嬈害　我今說彼名　願佛聽我說
第一名彌酬迦第二名彌伽王第三名騫陀第四名
阿波悉魔羅第五名牟致迦第六名摩致迦第七名
闍彌迦第八名迦彌尼第九名梨婆坻第十名富多

那第十一名曼多難提第十二名舍究尼第十三名揵吒波尼第十四名目佉曼荼第十五名藍婆此十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爲嬰孩小兒而作於恐怖我今常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皆生驚畏彌酬迦者其形如牛彌伽王者其形如師子騫陀者其形如鳩摩羅天阿波悉魔羅者其形如野狐牟致迦者其形如獼猴摩致迦者其形如羅刹女閻彌迦者其形如馬迦彌尼者其形如婦女黎婆坻者其形如狗富多那者其形如猪曼多難提者其形如猫兒舍究尼者其形如烏揵吒波尼者其形如雞目

佉曼荼者其形如薰狐藍婆者其形如蛇此十五鬼
神著諸小兒令其驚怖我今當復說諸小兒怖畏之
相彌酬迦鬼著者令小兒眼睛迴轉彌迦王鬼著者
令小兒數數歐吐騫陀鬼著者令小兒其兩肩動阿
婆悉魔羅鬼著者令小兒口中沫出牟致迦鬼著者
令小兒把拳不展摩致迦鬼著者令小兒自齧其舌
閻彌迦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迦彌尼鬼著者令
小兒樂著女人棃婆坻鬼著者令小兒現種種雜相
富多那鬼著者令小兒眠中驚怖啼哭曼多難提鬼
著者令小兒夜間喜啼喜笑舍究尼鬼著者令小兒

不肯飲乳揵吒波尼鬼著者令小兒咽喉聲塞目佉
曼荼鬼著者令小兒時氣熱病下痢藍婆鬼著者令
小兒數噫數噦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
及其小兒驚怖之相我皆已說復有大鬼神王名栴
檀乾闥婆於諸鬼神最爲上首當以五色線誦此陀
羅尼一徧一結作一百八結并書其神鬼名字使人
齎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
隨彼十五鬼神所住之處與栴檀乾闥婆大鬼神王
令以五綵縛彼鬼神兼以種種美味飲食香華燈明
及以乳粥供養神王爾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

若有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或生已奪命此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長壽者常當繫念修行善法於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淸淨洗浴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芥子置已頂上誦我所說陀羅尼呪者令此女人即得如願所生童子安隱無患盡其形壽命不中夭若有鬼神不順我呪者我當令其頭破爲七分如阿黎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曰

嗟嚃吔 阿伽囉 伽泥那伽伽泥娑樓隷祇隷

伽婆隷鉢隷 不隷羅收禰脩羅併遮羅併 婆陀

尼　波羅阿曷利沙尼那易彌那易　蘇婆呵
世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令得安隱護其
長壽故爾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呪曰
嗟啞咃　菩陀菩陀菩陀　毺摩帝　菩提菩提
摩隷　式义夜　娑舍利　娑達禰娑羅地　頭隷
頭頭隷波騰多頭隷舍摩膩收鞞收隷　波騰帝
收藍舍彌帝槃他槃絺　波呵膩　祇摩膩　陀波
膩蘇婆呵膩婆囉膩　蘇婆呵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陀羅尼呪力故悉皆遠
離不生惡心令諸童子離諸恐怖安隱無患處胎初

生無諸患難誦此呪者或於城邑聚落隨其住處亦能令彼嬰孩小兒長得安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陀成就此呪護諸童子不爲諸惡鬼神之所嬈害一切諸難一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呵時此梵天聞說此呪歡喜奉行

陀羅尼集經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羅尼呪

那摸薩利婆　伏陀偈　鼻悉侈　嚟拏哆地夜他至利彌　咥路彌　禰儸跛禰儸莎婆呵帝使任兜路地嚂婆帝鍮禆帝鍮紇儸沙咩鍮娑禰婆帝鍮薩利婆伏陀偈坻祇那帝使任兜路地濫　磨娑羅

婆兜末伽羅兜摩婆呵兜 莎婆呵

若行此法須用緋線爲繩呪七徧作七結繫腰血即止治宣下血

佛說婦人産難陀羅尼呪

目多修利夜赦尸伽羅悉侈囉侯 失旃陀羅波羅目至也兜目多薩婆婆佛圖那黎伽羅 波羅目遮也兜 多啞他 阿吒毗莎呵 婆吒 莎呵阿吒婆 婆吒毗莎呵 慕遮 因地利夜 一伽多姊 毗舍厲夜婆婆兜舍利夜 移遮舍 阿餘摩夜 伊咩遮摩 怒妙 舍盧夜 薩鞞舍盧波羅

自遮兜　莎呵

行此呪法者呪油七徧塗産門所見即易出

佛說除災患諸邪惱毒呪

唵呪摩夜　輸盧多咩　迦悉底　三摩夜婆伽吼

舍羅婆悉鑁　鼻呵囉　坻悉摩　抵多婆禰

阿那他比荼達拖囉咩多多羅婆伽吼　伲閦嘮曼

多羅耶坻悉摩　汗其履奚拏多婆摩難大伊嘮沙

荼义黎鑁伲淡陀羅夜　婆遮夜　伽羅呵夜鉢利

夜不那　鉢黎於遮伲悉侈黎拏三婆羅迦舍耶

多地夜他睒鞞儺啖　鞞儺吒吒支吒吒支　莎婆

呵
行此法者須用黒羊毛繩呪七徧繫左臂若無羊毛
用皁線亦得若患熱病三四日呪黒線繫左臂若患
頭痛誦呪七徧以手摩之若患耳聾呪木七徧塞之
若牙痛呪楊枝七徧嚼之若患腹痛呪鹽湯七徧服
之若患産難呪黒線七徧繫其咽兒即易出若患宿
食不消以手呪摩即便吐下若患餘災難即能護身
不畏水火刀兵毒獸一切諸惡悉不能害除不用心
不慎口味穢惡不淨者即無神驗
佛說多聞強記陀羅尼呪

浮多弗嘍 摩難肇 頞帝攵嚧那摩仳狀達邏囉

闍婆浮嘍 娑伊曼 仳狀波羅頭 使迦棃使多

地夜他悉地 那薩坻頞三坻 迦致鼻迦致

不祚揶 夜囉坻阿伽坻 三摩奚坻 悉地三摩

比坻

佛告阿難若行此法汝取婆囉彌支多翅白訶棃勒畢鉢棃三物合淸晨呪滿一千徧以酥蜜和服即得一間受持

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陀羅尼呪

南無羅多那 哆羅耶耶 南無阿利耶 婆盧吉泯

奢婆羅耶　菩提薩埵耶摩訶菩提薩埵耶　摩
訶薩埵耶　摩訶迦留　尼迦多啞他　烏蘇咩沙
陀耶蘇彌婆　帝婆陀耶　守吉利娑陀耶　守鞞
娑陀耶伊斯　彌斯　悉纏呪波羅耶嘻悉婆呵
行此之法於觀世音像前以香泥塗地香華供養日
夜六時誦之於一時中誦滿百二十徧隨其所求觀
世音菩薩以其行人應現其身令其得見所求皆得
如願本心
乞雨陀羅尼呪
大雲經云爾時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雲甘雨俱徧

與三種雲謂下中上發甘雨聲如天伎樂一切衆生之所樂聞爾時世尊即說呪曰

羯帝波利羯帝僧羯帝波羅僧羯帝波羅毘羅延帝三波羅毘羅延坻娑羅娑羅波娑羅波娑羅摩閦摩閦闍遮羅坻波遮羅坻波遮羅坻波遮羅坻三波羅遮羅坻此提嘻黎嘻黎薩隸醯薩隸醯富嚧羅嚧莎呵

若有諸龍聞是呪已不降甘雨者頭破作七分

止牙齒痛陀羅尼呪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舍利弗兜樓摩訶

目連比丘南無賢者覺意名聞徧十方北方揵陀摩
訶衍山彼有蟲王者羞休無得在其牙齒彼當遣使
者莫敢食其牙齒及在牙根牙中牙邊蟲若不速下
器中頭破作七分如鳩羅勒繕梵天勸助是呪南無
佛令我所呪即從如願若行此法以淨水含呪一徧
便吐器中即止
呪穀子種之令無螽蝗災起陀羅尼
多擲咃　婆羅跋題　那蛇婆提
若欲種時取種子一升呪二十一徧以穀著大種種
子中種之終不被蟲食無有災蝗

呪田土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南無彌留竭脾菩提薩埵怛提咃　耽婆佛耆比律咤佛耆　具其棃　比律咤　佛耆　彌樓闍婆　竭𠴫波佛耆呼夢阿泥婆佛耆摩羅　阿拔多佛　尼夢浮佛耆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陀羅尼呪土一斛滿二十一徧以土散穀上并令諸惡鬼不得吸此穀精稼食此穀者頭破作七分能除一切災蝗諸惡不起

呪蛇蝎毒陀羅尼

南無勒那奄婆羅等拏多擲哋　休婁浮泥婁浮
呵棃呵棃莎呵　南無居力拏移奄勒那　多擲哋
目縷利頻縷利浮　莎呵
以此陀羅尼呪之三七呪一七徧與水一口呪三七
徧與水三口即愈

療百病諸毒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坦提哋　阿羅尼多羅尼薩哦豆
咤哦羅尼薩哦建咤　般宕彌耶哦陀棃　南沒遮
彌悉但兜　曼哋波陀　莎呵
行此法者當用白縷誦一徧結一結誦七徧結七結

若有病苦者繫著咽下百病諸毒悉得除愈

觀世音菩薩說滅罪得願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

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兜流　兜流　阿思　摩思摩　利尼　波摩利

豆豆脾　那慕那慕　莎呵

若行此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好沈水香至心懺

悔於六時中禮誦行道時時中各誦三徧能滅無始

已來一切罪業獲大功德不可思議欲求所願如願

必得

觀世音菩薩說除卒得腹痛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究之究之　羅之羅之　阿那三婆陀尼移　莎呵
若人卒得腹痛病困宜急呪鹽水三徧令腹痛者飲之其痛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除中毒乃至巳死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莎棃莎棃　毗莎棃毗莎棃　薩婆毗沙　那舍尼　莎

呵

若人被諸雜毒中毒欲死若已死者急以此呪呪於耳中即差縱暴死還穌

觀世音菩薩說除種種癩病乃至傷破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梨蛇　婆路吉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脩目伭　毗目伭　休流休流　脩目流　比脩目流　輸那渟　毗輸那那渟　摩思多婆兜摩首羅兜摩當坻　婆波坻　多婆首　沙兜　莎呵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誠懺悔行道常誦即差

若狂嚙齒若身瘡病若被刀箭傷瘡破壞以此神呪
呪土塗上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聞持不忘陀羅
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抵　舍
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虔跏　富那離　波羅婆離　莎呵
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上沈水香至誠呪白菖蒲根
滿八百徧服之得聞持不忘自外黒赤青黄四種菖
蒲亦有別呪文煩不述

療服梟鬼呪

若多奴知一　睺睺睺睺多奴知二　浮流流流流多奴知三　摩賴帝多奴知四　阿那那那多奴知五　莎呵六

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苦酒三斗槃上和呪三七徧團之更互易替男安左腋下女安右腋下即差

療瘧病鬼呪

須蜜多一　阿膩吒二　迦知膩吒三　嗚呼那須蜜多四　支波呼睺須蜜多五　伊知膩吒吒須蜜多六　莎呵

若行此法須五色縷線呪作七結若痛從頭下先繫項繫脚繫手令大急之呪水三徧噀之即差

療不得下食鬼呪

胡摩兜一 烏耆睺睺胡摩兜二 阿㝹羯毘胡摩兜三

破波羅胡摩兜四 莎呵五

須呪水七徧與病人飲之無過三五度即差

佛說神水呪療一切病經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諸佛 南無諸佛弟子 南無諸賢聖師 南無諸賢聖弟子 兼誦七佛名子 第一維衛佛 第二維式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牟尼佛

此是佛說神呪隨呪井池河泉呪之三徧飲者百病
皆除

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　怛提哋呿羅婆多呿羅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哦多　莎呵

行此法者應須潔淨三業在於靜處佛堂塔院專精
禮拜遶塔誦是陀羅尼滿一萬二千徧當見觀世音
菩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

佛說呪泥塗兵陀羅尼

多擲哆　伊利富利持利富倫提　阿味哷摩味哷

娑昧呼　比至昧呼　比思坻呼　摩叱提呼

烏思羅　娑昧呼　莎呵

若有人欲入賊中呪泥三徧以塗其身若塗幢麾旛

鼓角伎樂必能得勝若爲毒蟲所嚙若有被毒若身

有腫處以呪泥塗之用青黛規院其上即差

頌曰

況痾誠已久　痼病實難痊　四魔恒相嬈

六賊競來牽　困厄無人救　惟忻大慈憐

遥愍愚心綱　振錫遠乗煙　授此甘露藥

邪見莫能先　消災除業累　拔濟苦相煎

恩流振元教　普利該大千　自非神呪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音釋

蠓莫紅切不明也　彌綸力迍切彌綸纏裹也　颺余章切與揚同舉也　虬渠尤切無角龍也　祛去魚切攘却也　葷許云切辛臭也　笈其立切　創初亮切始也　瑕胡加切過也　羝都奚切　昵尼質切　咩彌爾切　噤其禁切口閉也　鞮都奚切　啤音卑　慥初責切　兔奴侯切　蠱公戶切蠱道謂師巫以左道惑人也　罨烏苔切　邲毘必切　勃音勃　謎其語切　齌在詣切　澡子皓切洗滌也　嗽蘇奏切盪口也　坻典禮

切齧五結切咬也噫烏懈切氣逆也噦於月切逆氣也臈力盍切侽女咸切
⿰亻離呂支切鐱渠驗切⿰口凡音凡仳閅⿰口男仳芳止切閅初六切⿰口男奴含切⿰口⿱罒方莫干
切睒失冉切啖徒感切嚼在爵切咀嚼也捭補買切泜丈脂切唓斤於
切繕時戰切⿰虫冬蝗⿰虫冬陟隆切蝗胡光切咤陟嫁切⿰口尌音兜濘奴丁切癩
落蓋切惡疾也腋羊益切臰尺救切瘧魚灼切痁病也⿰口孫蘇困切與噀同呿丘伽
切呼甫切鳩麾吁爲切腫之朧切脹也痼古護切久固之疾也

江南揚州府江防同知錢塘王養度妾陳清芬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v.21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呪術之二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感應緣 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宋釋杯渡

宋釋(元)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峩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神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僊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見搜神記

晉洛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俶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

不載舩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踑踞宴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爲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

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
瘥不因取淨水一盃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
向永文而祝曰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
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
樹死來幾時永曰積年矣域即向樹祝如祝永文法
樹尋華發扶踈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
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祝願數千言即有臭
氣燻徹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
若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近亂辭
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令請域

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
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説偈云
守口攝身意　慎其犯衆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絶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
義八歳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道人也域笑曰八
歳雖誦百歳不行誦之何益人皆致敬得道者不知
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
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
域始謂獨過來相酬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

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鄴中有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講名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宏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

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迺潛伏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祝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内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

人之明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黒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覔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巳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

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得遒
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
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
祝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
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登曰龍有毒氣
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兆難可
具述盡勒登位巳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
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
也勒頒告境内愼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
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

爲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
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
能致福澄迺取楊枝祝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勒
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
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
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
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宏襲位少時虎廢宏自立遷都
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尙
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傾何以旌德
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昇

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
大和尚向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僞司空李農旦
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
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
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
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
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愼乎
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愼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
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
所在無敢向其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

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壟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爲主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

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甞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
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内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
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
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
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
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
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
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尙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
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淸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
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

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嘗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誡又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

四門起西南有黒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閤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愼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

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鏁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宮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敕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

吟曰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逌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巳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巳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尙有疾逌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逃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

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愆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之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位弒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

通徹腹内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内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

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
幾逾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宏法
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内棺中
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
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
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爲祟
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儁蹹之罵
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
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
猛迺收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麻襦者即是魏

縣流民莫識其族恒著麻襦布裳在市乞丐似狂而
是賢人言同澄公極爲交密初見虎共語了無異言
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苻堅征鄴雋
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
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
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磴或言佛圖橙或
言佛圖澄皆取胡音之不同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爲佳流甚見知遇安
北將軍大原王文度友而親之甞共論說死生報應
茫昧難明爲當許其理耳未能審其實也因爲約誓

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
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勞
問印云貧道以某時病死罪福不虛應若影響檀越
宜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旣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
忽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阿那摩低宋言寶意本姓康
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
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
香塗掌亦見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
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笙席一領空卷視上數

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
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渡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乘木杯
渡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
莫能測其由來甞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
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而不及
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
飛俄而渡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繿縷
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而洗浴或
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

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洲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
眄吟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
設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
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
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
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
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
乃見在西界蒙蘢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日供
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

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兖州刺史遣使邀之
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
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淸旦忽
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
暫出至宿不返乃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處處覔
渡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
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
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
唯見鞾履旣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
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

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欲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萬計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嚫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後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荅文殊

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萎者渡手抒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鬭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窻隙中見吒取寺剎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

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狏南訪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栎渡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旻)蒼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慈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士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

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躓聲華蔑醜章弁祖作一悟
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
薦依畦啜麻隣崖飲淤慧定計昭妙眞日眷慈鷰有
增深想無勸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
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嶽不反張奴與杯渡相見甚有
所敘人所不解渡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
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料理
聞都不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
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
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

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寺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皿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渡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荅竟莫測其然遂絕迹矣都下杯渡猶去來山邑多行神祝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渡渡祝竟云難差見有兩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虜

一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
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
杯渡渡既至一祝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
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
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請爲營齋於是別去行
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鄴
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
子語云莫憂衆師尋來相看荅云渡練已死何容得
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

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
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練神呪明日忽見渡來
言語如常即爲祝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渡復
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怛之祝天期水丘熙等並見
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
業法意道人其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災禍
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
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迹傾世
亦言時有見者旣末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宋蜀齊后山有釋(二元)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

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
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虐
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
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
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葱葉
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
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
以葱葉内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
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
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後還憩荆州止長沙寺舒手出

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遂
適成都初止大后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跡等十六神
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
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乃倚巖傍谷
結草爲庵弟子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靑單衣遶山
一帀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
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珍)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
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珍)曰貧道栖荊累稔年衰
疢積猒毒人諠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

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
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
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
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
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昞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
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
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
贊一篇以露愚抱贊曰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
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宇兆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
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

儀四海均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珍即具以表聞敕
蠲百戶以充俸給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敎令
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
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六驗出梁高僧傳
昔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顏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
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仍披頭把
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呪之曰凡非
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跣須
屐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
以酒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顙謝過著地不舉永

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
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右此一驗出異苑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
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
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
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
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棒選勇力
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棒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
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
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後魏書曰悅般國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乃行潦水之池

崔鴻國春秋北涼録曰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嚼火祕幻奇伎

西京雜記曰𩓿道龍善爲化術說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禦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竺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續斷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視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爲幻乃陰試之乃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

鑪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檐檐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檐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檐檐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荅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檐人逾怪下檐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檐之亦

不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餚饍豐腆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而性慳悋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

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甖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廚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餉百窮者乃當得出旣作其父母自在牀上

幽明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凝之爲江州伺王當

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
葉乃見舉坐驚駭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晉咸寧中爲淫祠妖幻署置
百官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置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
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

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建安治
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遥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
頭流血滂沱噓之便斷創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
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羣雀來萃夜呪蚊寅悉死
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

亡叛的縛枷鏁極爲重複少日巳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巳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陷蟲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齶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

孔煒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植苽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音釋

弭綿婢切 跜踞跜胡故切踞居御切 髟髴髟妃兩切髴分勿切髟髴若似也 孿呂負切足拘孿也 搦女自切按也 燻許云切氣烝也 垽語斬切澱也 淤依據切滓也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刈切 臙脂臙於乾切脂章移切 塹七豔切遶城水也 嘲陟交切言相調也 坼丑厄切裂也 頒布寰切布也 斌卑巾切 虢古獲切國名 襲似入切嗣也 雕輦雕都聊切刻也輦力展切車輦也 輦鄴魚怯切地名 邃雖遂切 壟力踵切 壃埸壃居良切埸夷益切壃埸邊境也 彗徐醉切妖星 領胡感切口下日領 積子智切聚也 轘胡慣切車裂也 棘紀力切與棘同 壙苦謗

切竁也篡初患切奪也殮力驗切殯殮也雋子峻切祟雖遂切神禍也殭居良
切屍不朽也襦汝朱切短衣也暐于鬼切磴都鄧切橙除庚切繿縷繿魯
甘切縷力主切繿縷與繿褸同衣破醜敝爲襤褸蘆圖蘆落胡切圖市緣切與篅同蘢
盧紅切蒙蘢蔽覆貌鱠古外切細切魚肉也韡許遮切與靴同嚫初勤切抒丈呂切挹
也剡時(琰)切縣名佉吒佉丘迦切吒陟嫁切狏徒渾切衿居吟切懌羊益
切悅也矚之欲切視也遄市緣切速也躓陟利切跲也洊才甸切勌逵眷
切懈也券去願切契也跨若化切越也憩去例切息也(琰)以冉切疢丑刃
切病也逶迤逶於爲切迤余支切逶迤邪去貌簣求位切土籠也昞兵永切明也
締都計切結也顇秦醉切顦顇也跣息淺切徒跣赤足親地也顙蘇朗切額也(曄)
域輒切餹徒當切餹餳黍膏也爇如劣切燒也爨七亂切進火曰爨厝倉故切安

著翼之切　所滑切　五加切　齇齾　于鬼切　苽

也　飴遺也　刷拭也　齾不平正也　煒切

正作瓜

姑華切

山西候補知縣高郵夏寶晉妻郭荼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此有三部）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元）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

母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𣅜尋曠古邈想淸
塵旣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圜丘地曰
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
牛畜挽犁之效由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豈況天上
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萬億所
遵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
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遁影那竭灰身
舍利徧流祇洹遂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尊或貴
冀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獻供於此日中復多人客未知此物出何賔擬荅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此將賔待若無施主通用之物即須觀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非是國造無外獻供復無貴勝臨時斟酌隨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僧此亦無過以佛通應供僧數所以諸寺每大小食時常出佛僧兩盤故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則不入羯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若是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敕賜田莊所有

供給並是國家供養所以每年送盆獻供種種雜物及舉盆音樂人等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未知出何等物供給人客又官盆未至已前佛前獻供雜事供養復出何物造作荅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無此物復無別施止得出常住僧物看待人客及造獻食問曰依律惡比丘來尚不合與善比丘來應與此既常住僧物何得開俗耶荅曰如僧祇十誦律等國王大臣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者交於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知如是今時

國家造盆獻供百官音樂上命令送佛盆豈得不看
若不看待交被譏責復招外笑出家之人但求他物
不自捨慳俗人見近不知遠謂言合得合消焉知來
報佛知損益所以開制隨情問曰佛前獻佛食若用
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常住僧此事不疑
未知外有施主獻盆獻供種種雜事等此屬何處荅
曰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作元爲救存
亡眷屬事藉十方凡聖坐夏自恣之僧方能救拔亡
親得離三塗清昇人天所以獻佛之後所有飲食餘
長及生供米麵之屬等並入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

自外雜物錢財衣物等並入夏坐客主同分故四分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自恣衣等若施主局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雜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他施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施佛寶者置爪髮塔中供養法身佛以法身常住故又婆沙論問曰佛在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一人分所以滅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滅後法身功德勝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與經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若施法寶者懸置塔中供養理法寶故若施僧寶者亦著塔中

爲供養第一義諦僧故若言施衆者凡聖俱得以言無當故旣知如是受施之時善知通塞勿令互用致有乖違（準此七月十五日諸俗人家各造獻食依經救親過事已後並須送食向寺不合自食若元造唯將獻佛不入僧者自食無犯然乖救母之意也）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香燈猶故多者轉賣著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云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者得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議曰此據局者如前所斷若汎爾道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通唱餘食施後還入施主不

勞收贖及專入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問曰七月十五日旣開道俗造盆獻供未知得造寶盆種種雜珍獻佛以不荅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無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王聞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餓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敕藏臣爲吾造盆藏臣奉敕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瑠璃盆五百硨磲盆五百碼碯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事如法將來獻佛及僧準此定得問曰依小盆經云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及現

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挺
燭牀臥衆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
僧初受盆時先安在塔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不
論雜華供養今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雜華或用雜
寶或用雜繒或用米麪或用諸蠟或用鈆錫或用雜
色等亦有道俗貴勝譏論此事目連爲母生在餓鬼
佛令設百味飯食獻佛及僧何因將此寶華雜物獻
之佛僧豈得食此寶華雜色等不荅曰不得以己狹
劣妨他大福故大盆經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鉢盛滿
千色華五百銀鉢盛滿千色百木香五百瑠璃鉢盛

滿千色紫金香五百琿璖鉢盛滿千色黃蓮華五百碼碯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百珊瑚鉢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鉢盛滿千色白蓮華王視如法即敕兵臣嚴駕十四萬衆俱到祇洹寺禮佛奉盆及僧以七寶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僧受用竟還駕歸國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其次須達居士毗舍佉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等頒宣國內依目連盆法爲吾造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黃金盆盛滿百一味飲食後以五百紫金轝五百黃金轝盛滿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

即以嚴駕十八萬衆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轝等
竟敬禮還歸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問
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寶盆雜華開獻如前若無
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華供養佛不荅曰亦須量時
觀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識者不合用
常住僧物造作雜華佛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
佛前供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養佛塔
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啗又毗尼母論云已處分地
種樹得木後用治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
故寶印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取僧和得用

不和合者勸俗備治又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
合者不得作佛塔爲佛種華果若僧中分得者聽隨
意供養若華多無限者隨用供養又寶印經云欲與
寺舍供養者所施之物付囑僧已不復更得干預若
其本主還取錢財用者並須七倍還償若有新立寺
時比丘啓白衆僧其寺內種植所有華果獻佛枝葉
子實與現前僧食並施一切衆生若不爾者無問道
俗食者得罪議曰既知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
時佛院僧院各須位別如似大寺别造佛塔四周步
廊內所有華果得此物者並屬塔用步廊以外即屬

僧用故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得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寶貫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和僧索欲行籌和合者得用又薩婆多論云寺舍若經荒饑三寶園田無有分別可問處者若僧和合隨意處分若屬塔寺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當籌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罪上來所列小寺無外議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時或有大寺國家營造別有供給并有敕賜田莊官人貴勝日夕來

往既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五日佛殿前獻供豈得單罄若不廣造飲食華果獻佛唯加少多常食獻佛得不儻有在上察訪被俗譏論道僧慳恡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不合將獻佛不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物止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華果百味飲食獻佛令他俗人生善滅惡此亦無損雖用僧物不能救別人存亡眷屬且免被俗譏謗之罪如五分律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給被俗譏謗佛開聽與既許開與惡器盛與亦被俗瞋佛言開與好器此並由如

事摩摩帝等臨時斟酌進止合宜即稱聖意不得雷同一向固執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不得不行（此言商畧何）事不該又佛說除災患經云爾時維耶離國厲氣疫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大臣集會博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摧疫火所燒死亡無數當以何宜以除災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大祠祀禳却害氣時衆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彈尼（此言才明）奉佛五戒修行十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亡無數如仁等議害生殺命豈得

然乎以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便以善禳惡永與苦别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衆問才明曰當設何宜才明對曰世有大千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衆生號名爲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臨國界災害可除人畜安泰大衆聞之莫不稱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國與吾國相嫌豈當聽來才明曰佛與出世志存救苦猶如虛空無所罣礙亦如日光莫不蒙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貢辭謝闍王而得和協國王大臣皆同意言唯請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

爲使爾時才明受使欲往大衆皆起向佛方面叉手長跪五體投地以頂禮佛於是才明受命爲使詣王舍城通書啓貢具陳來意王告才明可詣佛所宣遺國命於是才明辭詣竹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具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莫不騷動慄然不悅於是闍王與羣臣一切大衆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變到維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蓋幢旛奉迎世尊香華覆地

尋路供養日日不絕至于國城佛與聖衆天龍鬼神住于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閫以梵淸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衆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衆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荷衆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爲之六反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穢臭惡下沈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盲視聾聽瘂語躄行狂者得正

病者除愈象馬牛畜悲鳴相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
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振妙響器物瓴甖自然有聲
柔輭清和暢妙法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衆生
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蘇息舉衆病除
皆得解脫亦復如是
述曰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力亦不可思
議故大莊嚴論云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
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果報我昔曾聞有
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
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好爲生計勿令家中

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大小豆等示彼種處已向天祠中爲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爲弟來向祠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爲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

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貴弟言何有田中不下
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語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
兄荅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
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故　天上諸天中　亦各有差別
福力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劫損滅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丹故應修業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

空者街巷道陌屠膾市肆及諸山塚皆有鬼神無有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持衛之又十方譬喻經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秏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故知空祭鬼神欲求現福難可得力也又普曜經云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已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値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廟室天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羣牛汝問最前行者即如天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爲苦爲樂牛即答言極爲大苦刺刺兩肋柴戾脊破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緣受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極意用天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即還天所天即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門言我覩此事實

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即修
諸善改往前惡又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
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
令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今日汝等
宜可羣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父教敕尋即
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祠舍其父後時壽盡
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羊羣之中時值諸子欲祀
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啞啞笑而
言曰而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爲思肉故妄使
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

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
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
不復殺生

祭祠部第三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
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
身口意業各别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爲追福
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
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
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以

其本有慳悋愛貪故墮餓鬼旣爲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爲者生餘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應爲餓鬼勸作福德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爲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丘林塠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栴檀樹斷衆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祀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爲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若以房舍臥具湯藥園林池

并牛羊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任用以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效在家人歲節之日棄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眞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爲不思議施

又正法念經云若爲亡人修行布施生鬼道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貪故爲施時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無得力如得生天純受樂報不悔本因無心

思福故經云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
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
畜生亦爾故婆沙論云爲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增
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鬼等所食
不同或膿或糞得是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
異處受生親爲施時彼鬼業力遥知生喜若還在家
受苦報者親爲施者鬼自親見生喜又婆娑論云有
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慳惜故於巳眷屬尚無
心與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
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廁溷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

作如是念彼積聚財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苦惱
故欲施其食請諸眷屬親友知識沙門婆羅門施其
飲食爾時餓鬼親自見之於眷屬財物生己有想作
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人心大歡喜求
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餘道多不得力縱令亡人
不得此福故爲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獲福
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
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
食故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遮餓苦生天
不得上食瓔珞若樂行施雖墮鬼畜常飽無乏又未

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忘失也後罪畢時方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憿慢妒嫉事無麤細便起鞭罰不忍辱故二者貪受寶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遊獵嬉戲苦困人民害衆生所愛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新猒舊撫綏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證故知事邪修福善惡恒別苦樂兩報不

相雜亂何況利根多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穢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又中阿含經云若爲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亡後作福死者七

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又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時不造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隨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生然禱祀不信眞正邪命自活諂僞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若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或不在者或是五穀之

骨未朽爛時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為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為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捨世間浮遊人村既其無食恐動於人作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魍魎邪師以倚為福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又若人臨終之日當為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刹之上懸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為修福願亡者生

神使生十方無量刹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僁應墮八難以幡燈功德必得解脱若有善願應生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爲人作福德之子不爲邪鬼之所得便種族豪强是故應修福善播燈功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巳命過是其亡日造作黃旛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薩旛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塵其福無量旛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九照

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
彼衆生悉得休息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日諸天帝
釋鎮臣三十二八四鎮大王司命司錄五羅大王八
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
奏案校人民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同時
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救安隱無
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剋
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地獄承文書即遣獄鬼持名
錄名獄鬼無慈死日未到強催作惡令命促盡福多
者增壽益筭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地獄拔除罪

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又勸佛三昧經云爾時曠野
鬼神白佛言我恒啗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佛敕鬼
王汝但不殺我敕弟子常施汝食乃至法滅以我力
故令汝飽滿鬼王聞喜受佛五戒涅槃經云制諸聲
聞弟子出衆生食濟曠野鬼神又智度論云鬼神得
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多令得充足又譬喻經云佛
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
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
佛荅阿難餓鬼家兒子親屬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
以歌舞好人家兒子親屬唯爲殺害無有與作福德

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爲資糧其國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自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爲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擎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爲請四輩時生天者即得天眼知爲作福從天來下但作年少佐助檀越佛言此廚間年少是眞檀越佛爲說法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衆僧歡喜皆得生天又百喻經云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

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有一天祠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是衆賈共思量言我等盡親如何可殺唯此導師中用祀天即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行以爲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頌曰

神鬼難測　潛來密往　授以福基　薦以歆饗

兼祭幽塗　冀免飢想　凡聖等祠　福祚無爽

感應緣 略引十三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廬陵太守龐企螻蛄神
偓佺槐山採藥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漢蔣子文死爲鍾山下神
漢會稽鄮縣女吳望子感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感神
晉夏侯元爲司馬景王殺神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徵

宋陳安居廢祀神事佛有徵

宋齊僧欽精勤奉佛有徵

梁沙門釋僧融有俗施廟有徵

唐倪買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尅山石為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黃石國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之靈也清淨不停殺諸有所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

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伏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也時受

服者皆二三百歲也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雲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也右四事出搜神記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神以福爾下民耳爾宣告百姓爲

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火疫百姓輒恐動頗
有竊祠之者矣文又啓孫氏宜爲吾立祠不爾將
使蟲入耳爲灾俄有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
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
又以火吏爲灾是歲火灾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
宮縣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
禁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
水校尉皆加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以表其靈今建
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灾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右此
一驗出搜神記

漢會稽鄮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今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到跪拜神座見兩船中貴人儼然端正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數數現形遂降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曾思噉膾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牀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

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使吏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燋爛求死不得巳經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録籍餘筭八年府君曰録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筭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　右一驗出幽冥記

晉夏侯元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元宗族爲之設祭見元來靈座脱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酒肉以内頭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於

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為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帝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元二人得訴怨得申故也（出冤魂志）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

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鋃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問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穌活說有數人以鋃鉤鉤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

鎧字但喚和上救我亦時喚佛有頭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鈎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鈎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須唄三偈并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穌即復怵然既而三日持齋須唄遣人䟽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徧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影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

求淫饗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爲歌
神之曲迷悶惛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
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𨈆截四體乃就
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
發遂絶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殯至七日夜守視之者
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飃衣動衾於是而穌有聲家人
初懼屍蹷並走避之旣而稍能轉動未求飲漿家人
喜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
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
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

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未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
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
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旣入稱有教付刺姧
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
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
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
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録治以先植小
福故蹔得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
依然可隨我共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
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

將安居徧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略與經文相符遊歷
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
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
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
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
娶妻之始夫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
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姧
之遂棄本妻妻常寃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
罪二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姧之是父子相淫
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

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竈口
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爨器中此
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熟而其舅乃罵詈此婦
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汙司命聞知此
録送之府君曰眠重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
是無罪也舅罵詈言無道誣謗幽靈可録之來須臾
而到赤索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爲伯所訴云
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訾誣
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謗訴
無辜教催録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

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
居出至閤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
名既畢而欲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
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
輔佐府君亦優遊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
某君還爲吾致意深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
示語之也乃以三人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專使送符
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輒偷
過偷過有徒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
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乆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

言投符曚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中號慟哭泣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居云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脚上安居旣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巳死得生舅即以某日而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昊襄陽人也末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閭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覩果九十三焉

宋齋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十六父母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

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齋祈彌勵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魍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乆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爲君試效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蒙益兩筭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右此三人出冥祥記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汎博遊化巳任曾

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徹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絶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

後爲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蹵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閽司嚴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度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一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兗州曲阜人倪氏買得妻皇甫氏爲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冥道使爲伺命每被使即死經

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衆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龎領軍小女爲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閑又因執燭者語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訴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見被使役至今猶在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兖州見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 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占相篇第七十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大教無私至德同感凡情緣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乗苦樂報異如蠟印印泥印成文現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別嚮虎胡漢以分容貴賤有晦朔之別聖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藴自致巨盛芽葉莖節展轉變易

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
佛告諸弟子欲蹴集華實莖節更還作核可得以不
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
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
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
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
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治家洋石作鐵鑄鐵爲器成
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荅言實不可成鐵爲石佛言
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
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

母便有六閉一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内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隨地獄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巳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面相荅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千萬億人不能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人暗蔽惡道未得道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五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炬火人別五

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視暗夜貫針水中求火終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又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道各有其相

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　流浪生死　漂滯馳騁　墮於五趣
彼終生此　皆有因緣　人根相貌　今爲汝說
行步顛蹷　不自覺知　視瞻眩惑　恒喜多忘
舉動輕飄　浮遊曠野　此人乃從　活地獄來
支節煩痛　睡眠驚覺　夢寤凶惡　黑繩獄來

麤鬓戾眼　長齒喜瞋　聲濁暴疾　合會獄來
語聲高大　不知慚愧　喜鬪喚呼　不別眞僞
眠臥呻吟　夢數驚喚　當知此人　啼哭獄來
恒喜悲泣　登高遠望　好鬪家人　無有親疎
言便致恚　經宿不食　此人本從　大啼哭來
身大脚細　筋力薄尠　言語噎塞　聲如破甕
神識不定　心無孝順　當知此人　阿鼻獄來
身體麤醜　長苦寒戰　好熱喜渴　慳貪嫉妬
見人施惠　自致煩惱　此人乃從　熱地獄來
見火驚恐　復喜暖熱　行步輕便　不避時宜

所作尋悔　復欲更施　此人復從　大熱獄來
小眼喜瞋　所受多妄　所造短狹　無廣大心
見大而懼　視小歡喜　此人乃從　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　常喜鬬訟　誹謗賢聖　諸得道者
晝夜伺人　非法之行　當知此人　鉢頭獄來
眼視三角　不孝二親　生便短命　拘牟獄來
好帶刀劒　強撩人鬬　必爲人殺　邠持獄來
身生瘡痍　口氣臭處　與人無親　曠地獄來
形體長大　行步劣弱　少髮薄皮　恒多病痛
見人則瞋　貪餮無猒　當知此人　從餓獄來

體白眼青　語便流沫　言無端緒　好弄塵土
見深淤泥　身臥其上　此人乃從　灰地獄來
卷頭黃目　人所惡見　臨事惶怖　劒樹獄來
手恒執刀　聞鬪便喜　爲刃所害　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　喜止冥室　口出惡言　熱灰獄來
薄力少氣　不得自在　得失之宜　一不由己
設見屠殺　不離其側　當知此人　從剥獄來
瞋喜無常　尋知變悔　時能辭謝　不經日夜
貇責其心　如被刑罰　此人乃從　趯地獄來
喜宿臭處　好食麤弊　所著醜陋　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　口氣麤獷　好讒鬬人　善香獄來
當觀此貌　所從來處　知之遠離　如避刼燒
地獄之相　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說畜生　受形殊異　專心思察　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　不起瞋恚　謙敬尊長　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　堪忍寒熱　健瞋難解　從駱駝來
遠行健食　不避險難　憶事識眞　從馬中來
恩和寬仁　堪履寒熱　所行無記　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　多所愛念　不別是非　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　恒貪肉食　衆事不難　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　遊於曠野　憎嫉妻子　從虎中來
毛長眼小　少於瞋恚　不樂一處　從禽中來
性無反覆　喜殺害蟲　獨樂丘塚　從狐中來
少聲勇健　無有婬欲　不愛妻子　從狼中來
不好妙服　伺捕姧非　少眠多怒　從狗中來
身短毛長　饒食睡眠　不喜淨處　從猪中來
毛黃卒暴　獨樂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妄強顏　無所畏難　行知返覆　從烏中來
情多色欲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鴿中來

所行返戾　強辯耐辱　不孝父母　鸕鳩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忘喜談　數親豪族　衆人所愛　鸚鵡中來
所行卒暴　樂人衆中　言語多煩　鸜鵒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規　多害生類　從鶴中來
體小好婬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臥則纏身　從蚖中來
語則瞋恚　不察來義　口出火毒　從鴆中來
獨處貪食　聲響喑啞　夜則少睡　從猫中來
穿牆竊盜　貪財健恐　亦無親疎　從鼠中來

深觀相貌　從畜生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多懼　以髮纏身　衣裳垢坋　從餓鬼來

婬泆慳貪　嫉彼所得　不好惠施　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　家室大小　動則諍訟　從餓鬼來

不信至誠　所行趣爲　薄力少智　從餓鬼來

聾壞響塞　卒興瞋恚　食便好熱　從餓鬼來

恒乏財貨　空貧匱陋　智者所嗤　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　不好聞法　永絶天路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兄弟姉妹　人所憎嫉　從餓鬼來

生則孤裸　無人瞻視　終歸來處　不離宿緣
意志褊狹　不好榮飾　所行醜陋　從餓鬼來
所爲不獲　所作事煩　人所驅逐　從餓鬼來
或事喜敗　不審根元　不受人諫　從餓鬼來
不樂靜處　喜居廁溷　顏貌臭穢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喜貪食肉　獨樂神祠　從閱乂來
健瞋合鬬　見物貪著　無有畏忌　從閱乂來
見者毛豎　直前熟視　如似所失　從羅剎來
體狹皮薄　顏色和悅　聞樂喜欣　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技術　乾沓和來

恒喜歌舞　男女所待　先語後笑　甄陀中來

情性柔輭　曉了時節　能斷漏結　眞陀羅來

此餓鬼相　閱叉羅刹

第四脩羅相者

圓眼面方　黃體金髮　盡備技術　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怨輒擊　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　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執不忘　曉了事業　從人道來

解諸幻僞　己不爲之　所作平等　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奸僞　從人道來
貪嫌慳嫉　執心難捨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賢聖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至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正法衆僧　隨時聞法　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爲　速逮泥洹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麤說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須彌山　有五種天　本所造緣　其相不向

腰細脚麤　恒喜含笑　智者當察　從曲天來
意好微妙　少於資財　見鬬則懼　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　顏色端正　不好火光　從婆天來
常懷悅豫　聞惡不懅　不從彼天　從樂天來
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　慈孝父母　毗沙天來
宿不樂家　喜遊林藪　志念女色　從三天來
財寶雖少　生卑賤家　心樂清淨　從三天來
任己自行　所爲不剋　望斷願違　從炎天來
意喜他婬　不守己妻　爲鬼所使　從化天來
承事父母　恒法則義　彼短己受　兜率天來

非道求道　心無惔想　不樂在家　從梵天來
意願性質　恒貪睡眠　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
六趣衆生　各有元本　性行不同　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　凡聖道合　五陰雖同　六道乖法
占候觀容　各知先業　惡斷善修　方能止遏
感應縁略引六驗
漢黃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沙）

梁沙門釋智藏

周居士張元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遂有寵賞許負相之當貧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富牟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嗽之帝曰誰最愛我通對曰宜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後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擅鑄盡沒入家財卒窮餓死

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嘻吾何緣如此若既大貴又何故餓死負曰不然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有大功爲丞相以忠蹇彊直數犯景帝竟下獄卒以餓死　右二人出漢書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閒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爲章符誑化村里語齡曰

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
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揭延祭酒罷不奉法叵云
宜焚去經像災乃當除耳遂閉精舍一戶放火焚燒炎
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旛幰儼然如故像
於中夜又放光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
畏靈驗密委去者叵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偶步
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
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于地家人扶起示餘
氣息遂委攣躄不能行動道士魏叵其時體内發疽
日出二一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著癩

其鄉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右一人出冥祥記

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彌時有一相師善能占相語琰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銳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琰師既聞斯語遂請諸大德共相評論作何福勝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壽琰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既見延年後因出山更見相師相師驚怪便語琰師云比來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師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師

歎之助喜無已㺹師於後學問優長善宏經論匡究
佛法爲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於寺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
墅姥攻相人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
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
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
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
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
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
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

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
事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荅曰色相貴
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十爲命已爲不夭況復過也
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伏後記畢壽於是江左
道俗競誦此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
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五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甫十六其
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
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
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作天人師乃云元爲孫不孝

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老翁以一金鉀療其祖目謂元日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無申遂即驚覺乃更徧告家人大小三日之後祖目果差事出周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音釋

鈆與專切黒錫也 懆采早七感二切愁也 閫苦本切門橛也 瘂烏下切不能言也 躄必益切足不能行也 箜篌箜苦紅切篌戸鉤切箜篌樂器 棖直庚切觸也 穫胡郭切刈

禾也詭古委切詐也嚜烏奚切聲也垖阜垖都回切土聚也阜房久切土山也廁
溷廁初吏切溷胡困切廁溷並圊也慠五到切倨也魃魆魃蒲撥切旱魃也魆明祕
切精怪也歆饗歆許金切神饗氣也饗許兩切亦歆也螻蛄螻落侯切蛄古胡切螻蛄
蟲名偓佺偓於岳切佺此緣切偓佺仙人名拷掠拷苦老切掠力仗切拷掠箠治人也
揄吐盍切與榻同唄蒲拜切梵音也撞直江切擊也熬五勞切煎熬也鎧苦亥切
鎠居郎切與鋼同坂府遠切坡坂也蹔昨濫切與暫同怵丑律切悚懼也惛呼昆切心
不明也臠力兖切塊切肉也飃紕招切與飄同蹷居月切跳也匍匐匍薄胡切
匐蒲北切匍匐兒以手行也盥古玩切澡手也踣蒲北切倒也脯方矩切乾肉也饋
求位切餉也拽羊列切拖也袴褶袴苦故切褶席入切袴褶騎服也瘳丑鳩切病
去也蝎力盍切與蠟同毓余六切養也眩黃絢切目無常主也噎於結切室也饔

於貢切嚚也 飻他結切貪食也 獷古猛切惡也 鸕鳩鸕音盧鳩居求切鸕鳩鳥名

鸜鵒鸜強魚切鵒余六切鸜鵒鳥名 鴆直禁切鴆毒鳥名 喑呃喑於金切呃於革切 圿古八切垢也 嗤赤脂切笑也 褊俾緬切褊小也 懅其據切怖也 敦蒲沒切正作勃

嘻許之切歎聲 憕猪孟切開張畫繒也 偊音禹行步偊旅曲躬進退 疽七余切癰疽也

墅姥墅承與切田廬也姥莫補切女老之稱 錍班麋切正作鎞

候選從九品寶應劉寶筱妻祁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祈雨篇第七十一此有四部

述意部　祈祭部　降雨部

河海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北墉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兆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宵興旰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徧於山川靈液

B.L
1403
.T34
v.22

莫霑祁雲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叵測
有感必通所以仰憑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
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遐布元言一闡霈澤遠覃嘉
禾連秀於原野瑞果徧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
必資於七穫世界鬱若衆香含生宛如安養無請不
諧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絕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
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第二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法汝今
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

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旛淨治其地牛糞塗場請誦呪師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持禁戒皆著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粇米誦此大雲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財辦作種種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面各用純新淨牛糞汁畫作龍形（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牛能耕地出生萬物故以牛糞爲淨梵王帝釋及牛並立神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爲淨）東面去座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

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屬西面去座
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龍眷屬北面去座
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呪師
應自護身或呪淨水或呪白灰自心憶念以結場界
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爲界畔或呪縷繫
頸若手若足呪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應作是
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呪者於一切衆生
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德
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
音聲不斷亦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

若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信
不至心者又大雲輪請雨經一卷略要云佛告諸大
龍王我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陀羅尼過
去諸佛已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
衆生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令淨雨若
水潦時亦令止息疫死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
令諸天歡喜踴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衆生具
足安樂而說呪曰
怛絰他摩訶若引那引婆婆引薩尼一失黎帝殊羅
皷彌二地履茶毗迦羅摩鉢耶囉僧呵怛禰三波羅

摩避囉闍 四 尼摩羅求那雞鬬蘇栗耶波羅毗 五 毗
摩嵐伽耶師儆 六 婆呵囉婆呵囉 七
南無若那 一 沙伽羅毗盧遮那耶 二 多他竭多耶 三
南無薩婆佛陀 四 菩提薩埵毗呵 五

又呪曰

怛吒怛吒 一 帝致帝致 二 鬬晝鬬晝 三 摩訶摩尼 四
摩俱吒 五 毛林達羅尼比沙 六 于留必那 七 三摩羅
他 八 帝利曷囉怛那地師吒南 九 跋折囉陀羅薩埵
那 十 跋利沙他伊呵閻浮提地甲莎呵 十一

又呪曰

阿婆何夜𡧴一薩婆那鉗二迷帝羅質只那三菩提
質哆弗婆鉗𡧴那四那羅那羅五禰棃禰棃六奴盧
奴盧七莎呵八
又呪曰
釋迦羅薩只那一鉢羅婆羅沙地二摩訶那伽三伊
呵闍浮提卑莎呵四
又呪曰
阿師吒摩迦一薩只那二鉢囉婆利沙他三摩呵那
伽四伊呵闍浮提卑莎呵五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欲祈雨者七齋

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浴供養三寶尊重讚歎稱龍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變易誦持此呪天不降雨無有是處是經典中有神呪故爲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

郁究隷牟究隷頭坻比　頭坻陀尼羯坻　陀那賴坻　陀那僧　塔兮

降雨部第三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下者是叉阿脩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

喜雨若興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自外雲雨雷電等並如前日月篇說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可思議如龍界
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爲從龍口出耶答不從龍口出
爲從龍眼鼻身出耶亦不從此出但龍意所念若念
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
腹有天名曰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
不從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此
雨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雨雨不從內
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復如是隨心所念於念念中
出生無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來處又言佛

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可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聽佛子此閻浮提內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內流出五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四百河水悉入大海鬱單越內流出一萬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四天下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於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多佛子復有十光明龍王雨大海中悉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中復悉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展轉過前娑伽

羅龍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復悉過前佛子彼
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百光明
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
至娑伽羅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
佛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雨大
海中及其淵池皆悉不及娑伽羅龍王所雨大海娑
伽羅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復過前波涌
流水青瑠璃色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
失時佛子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
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彼大海水爲無量不荅言

實爾其水深廣不可爲喻佛子如是海水深廣無量
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爲譬但隨
所應化爲作譬喻
河海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贍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
隨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即於此贍部洲中有一大池
名無熱惱初從彼出四大河一名殑伽二名信度三
名縛芻四名私多初殑伽河從池東面金象口出右
遶池一帀流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
右遶池一帀流入南海次縛芻河從池西面吠瑠璃

馬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
頗胝迦師子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北海殑伽大河
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
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箙奢二名
謳羅筏底三名設咀荼盧四名毗咀婆多縛芻大河
有四眷屬一名筏刺拏二名吠咀刺尼三名防奢四
名屈懿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黎二名避魔
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
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
流越大海如是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

不入海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呪術
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又涅槃經
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爲八一者漸漸轉
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
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
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
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大
河此四大河分爲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
海以沃燋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
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又涅槃經云善

男子如恒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四方五者徧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方者所謂鮨魚為求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鮨魚遥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喻七種衆生者如文

不煩此述

頌曰

元言始開闢　雲霧上昇天　靉靆垂下布

駛雨徧山園　百草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略引二十二驗

秦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夜郎豚水竹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蜮含沙射人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排分流
黃帝時有赤將子轝能隨風雨上下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于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羣隱山感神水飲而不飢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涸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涉公能祝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顯

晉沙門竺曇摩羅刹能祝水枯而更流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慧璿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壇經過有不

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中朝縣民至洛反路見一

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焉是也但扣藤自應者乃歸之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常令殯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遯水竹王祠者昔有女子浣於水濱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有小兒啼聲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獠因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止石上作羹無水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而斬之夷獠怨訴竹王非血氣所育求立嗣太守吳霸表封其三子爲侯今猶有竹節神廟右此三驗出異苑

漢中平年內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

蜮則不可得也今俗謂之谿毒先儒以爲南方男女同川而浴淫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以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

太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汙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流有神

排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在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

赤將子轝者黄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草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繳亦謂之繳父周禮春官宗伯曰禮司中司命風伯雨師星也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元)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反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

自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之焉右七條出搜神記

漢孫策旣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舩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竟使殺之因是策頗慼常每髣髴見吉後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

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見冤魂志
漢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眞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般舟尤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深相愛遇義熙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燋枯祈祭山川累旬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乘露桁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纔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畢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爲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

觀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髙蔽日上有石杵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遊餌也有沙門釋僧羣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飢因而絶粒晉安太守陶夏聞而求之羣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瞑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羣所栖嘗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嘜僧羣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絶水俄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羣

之將死爲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

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即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羣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淸泉涌出遂畜爲池因搆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去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故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沈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言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澗汲潄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元)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 右四人出冥祥記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縣以祕祝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于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復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在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饍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

形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終古道藝超羣晉建武年正月至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谷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遥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即能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分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

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宏)大道遂隨至西域大齎經論還歸中夏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宏)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隱居深山山有淸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淸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

護公澄寂　道德淵美　微吟窮谷　枯泉漱水

邈矣護公　天挺(宏)懿　濯足流沙　領拔云致

後立寺於長安靑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近山巨源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

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敕見慰勞嚫施相續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賵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徧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敕往遼東宏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苑山每一

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執笏
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衞連
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
至故來展東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塼侵壞龍
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
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
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
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
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儵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
日至赤亭山遥爲龍呪願説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

來詣超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
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
師旣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必當降雨超
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
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首轉經纔竟遂興雲降大
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
有四 右五人出梁高僧傳

梁安國寺在秣陵縣都鄉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
寺有金銅像一軀高六寸五分以去天監十六年二月
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聲爾後房

主藥王尼所住房牀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處忽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咸生隨喜泉旣不竭乃累塼爲井井猶存焉右一見梁京寺記云

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縁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所誦經齋麪六㪷擬爲月糧乃經三周日啗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寺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沛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至貞

觀十六年終於會昌還葬山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姓董氏善通三論涅槃莊老
俗書乆已洞明由此聲譽乆逸漢南至貞觀二十三
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日法師疾作房宇
不乆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盆經竟斂手日生
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
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
光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
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日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
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

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宏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先無水可得山神日法師須水此易可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劒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訖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此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右此三出唐高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樹果部

損傷部　種子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后室宴坐斯依淨住徧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慕菴羅崇無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元)門起念乖恭業鍾湯炭故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爲伽藍也若有眞心造作縱小得福(宏)多何況於大若起僞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依法不得姧僞也

引證部第二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爲其始又中本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惜我園施與尼揵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爲棄捐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即召閱叉推逐尼揵裸形無恥不應止此尼揵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衆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分說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瞋癡衆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衆鳥入

者非時不鳴洴沙大王與諸婇女入此園中共相娛
樂自覺無欲諸女亦爾時王歡喜毎作是念願世有
佛當以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
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虺
蛇蜈蚣蚊䖟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
共功德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清淨以園林
地施與衆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揵陀羅天天女圍遶
百倍縱逸若有衆生以善修意爲遮寒熱造作義屋
令人受用命終生常恣意天五欲自娛從天命終若
得人身爲王大師

樹果部第三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樹者此樹生在閻浮提地北邊在泥民陀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洲中央從樹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彫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旬下本洪直都無瘤節五十由旬方有枝條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橫出五十由旬中間亘度一百由旬周廻三百由旬其果甘美無比如細蜂蜜果大如瓮其核大小如世間閻浮子核其上有鳥獸之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閻浮

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並落閻浮提北枝果子悉
落河中爲魚所食樹根悉是金砂所覆當春雨時下
不漏濕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
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兩比丘具神
通力共爲朋友往看彼樹遂至樹所見樹果熟墮地
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蔕孔授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
至核牽手而出爲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
人心鼻嗅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
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爲廣大何以
故若人未離欲嗅是香即生心氣乃發顛狂有諸離

欲外人若嗅此香退失離欲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
城説如上事時有一人名曰長脛本是王種姓拘利
氏宿業果報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沒後脚巳
移若行草葉草雖未靡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説此
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荅云得至是人禮
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七名金邊山登山
頂向北聳身遠望唯見黒暗怖畏而返佛問汝至閻
浮樹不荅言不到佛問汝何所見荅曰唯覩黒暗佛
言此黒暗色即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遶三帀更
向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又度

七大樹林林間有七大河度是七河又度阿摩羅林及訶梨勒林乃至閻浮南枝從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水異澄淸洞徹都無障礙是人思惟我之神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攀樹枝是脚至水如石即沒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水即沈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此果破爲多片施諸大衆果汁淶於佛手佛以此手擊於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異濕亦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爲片片故因名此石爲片片巖是時佛化優樓頻螺迦葉

亦取此果與迦葉是閻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圍
遶此樹其內有林名訶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時
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蜂蜜果形大小如二斛器
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
羅次名閻浮三名婆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
榴林七名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
是人林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退失禪定
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曰高流次名
俱臘婆三名毗提訶四名摩訶毗提訶五名鬱多羅
曼陀極北第六名捨喜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善

持十善法其獸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犛牛其數最多以其髦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是麥熟已無有糠糟是其國人磨蒸爲飯其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浮提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得名爲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簞其味如蜜樹有五大抓四面四抓上有一抓其東抓果乾闥和所食其南抓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黎其西抓果海蟲所食其北抓果禽獸所食其上抓果星宿天所食又中阿含經

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
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
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
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
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淳蜜丸無有護
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飢渴極羸顏色顦顇欲得食
果往至樹王所飽啗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
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
恩無有反覆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飢
渴極羸欲得啗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

婆王所白日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
如力士屈伸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
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髙羅婆王如力
士屈伸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
暴風雨已拔根倒樹於是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
苦愁慼啼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
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樹願善住尼拘
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
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
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由旬

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
莖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
其樹根能生莖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
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
中不得生長耳又雜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
中有樹名羞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帀八百
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帀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
五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内諸妓女共食二面者大臣
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
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

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九種病一寒二熱三飢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此同彌勒佛出世時也

損傷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闡陀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樹林便往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闡陀言莫斫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闡陀荅言死鬼速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

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荅言世尊尊者闡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爲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即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訶闡陀已如來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爲塔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惡口罵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突吉羅罪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離於邪見見人斫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刹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若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衆天女歡娛受

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又毗尼母經云有五種樹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爲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安居縛木作牀即不下樹放便利樹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下便利有五種樹不得破一菩提樹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尼拘陀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壞爲水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三者自

乾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漂如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第五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縁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爲世間有五種子出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縁有五種子世間出現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爾時有阿那毗羅大風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子

此爲五子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陀國一斛之甕摘其果時汁隨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東方生者諸揵闥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爲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爲七一名不正叫二名叫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來取食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殃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孟冬盛寒羅刹夜叉在山曲中屏㟪之處糞

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雪以覆其上漸漸成塹五十由旬因糞力故此果得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春陽三月八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在其果形色閻浮提果無以爲譬其形團圓滿半由旬婆羅門食即得仙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劫不老不死凡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無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浮提糞壤之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名拘律陀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熱病又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頌曰

祇園感神來　鹿苑化拘隣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園　作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草皆滿地　靈芝徧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幡高颺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囀　人歌百福田　盛哉玆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亡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建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樗樹變

漢光和年時有靈草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怪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爲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亡後房内生雙桐樹

唐王元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

房易妖曰地長四時暴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為澤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

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
未詳其世尙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
不興或禄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爲
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
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
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爲虹蜺此天
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
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色診也此寒
暑不時天地承否也故后立土踊天地之痤贅也山
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

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燋枯也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量地圍一丈六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南平陽遂鄉有樹傅地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髮稍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簒

漢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槖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高四尺其

一枝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
鬢鬚備具其五年十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十圍自
拔倒豎根上枝下其於洪範皆爲木不曲直中平又
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寃勾離狐界中草生作
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所白黑各如其色
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髣髴像之尤純舊說曰近
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吳五鳳元年六
月交阯稗草化爲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

之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欲搆亂者尋亦自死矣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下數斧
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出走
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
葛祚字亢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衡陽太守郡境
有大槎横水能爲妖怪百姓爲之立廟行旅必過要
禱祠槎槎乃沈沒不著槎浮則舩爲破壞祚將去官
乃大具斤斧之屬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
左右居民聞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往視
槎移云沿流流不數里駐在灣中自此行者無復傾

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爲祚立碑曰政德所禳神等爲移
尋舊説云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壯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旣承此言馬乃絶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也父曰勿言

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而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隣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閒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校人職掌禁原蠶者

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
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
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
者是古之遺言也右此十驗出搜神記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爲神
理精修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遊憩廬山同侶
有曇温慧光等皆厲操貞潔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
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爲結溺三塗情形
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
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

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塡接瑜率衆行道訓授典
戒爾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
天當淸朗如期誠無感便冝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
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燭交至合掌端
一有紫氣騰空别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
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欀直竦
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
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爲平南
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云出冥祥記
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

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出王玄策西國行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音釋

墉餘封切 旰古案切晚也 液羊益切津潤也 澇郎到切霪雨也 敧去奇切 嵐盧含切 坻都禮切 頗胝迦梵語也此云水玉 胝張尼切 殑伽梵語也此云天堂來河名也 慤苦角切 鯌倉谷切魚名 駛踈士切疾也 腞徒困切 殑渠京切 蜮胡國切蟲名短狐狀如鱉 澧盧啓切 瘞於計切埋也 曖正作僾於代切彷彿也 獠力討切夷名 贔屭贔平祕切屭香義切贔屭作力貌 桁下庚合浪二切 餌忍止

切食也潯徐林切江名⿱埶正章領切與整同蹲徂尊切踞也燉煌燉徒渾切煌胡

光切燉煌郡名兕詳里切似牛一角獸也撤直列切除去也澠彌兗切縣名𨗨古候

切遇也麓盧谷切儵式竹切與倏同虺許偉切蝮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癅

力求切附贅也瓮烏貢切與甕同蔕都計切蔕綴當也脛胡定切犛莫交切長髦牛

也髦莫高切鬣也糠糩糠苦剛切穀皮也糩苦外切麤糠也柧音孤淖女教切和

也嵔烏賄切嵔壘也摳苦侯切脆此芮切縢徒登切緘也緘之以金曰金縢蚳

丈饑切薄蝕薄伯各切蝕乘力切氣往迫之曰薄虧毀自蝕訡章忍切與診同驗也痤

贅痤昨禾切腫也贅之芮切疣贅也橐他各切樗丑居切木名寬苦官切⿰犭氐

都禮豕紙二切稗蒲拜切似穀草也剬之兗之囀二切韁居良切馬紲也撅正作蹶居

月切跳也蠒古典切與繭同窳勇主切⿰⻊敢直列切跡也爓以贍切與餤同暑居消

切日景也榱所追切椽也

江南淮安府外南同知南昌萬承紀妾周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漁獵篇第七十三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如來設教深尙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爲重衆生貪濁愛戀己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貪彼甘肥罝羅萬種或擎鷹放犬冒涉山丘擁劒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金丸彈鳥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

舊夘既窮草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
識附羹中䰟依膾裏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爲輕遂喪
彼身形養己軀命止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爲庖廚横
加屠割致使怨家讎隙徧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
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爲
此斂眉大士由茲抆淚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迴或
此身怨府昔是至親曩世密交今成疎友改形易貌
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爲
先菩薩之懷愍濟爲用常應徧遊地獄代其受苦廣
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爲利餧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爲利買已屠殺三者爲利餧養豬豚肥已轉賣四者爲利買已屠殺五者爲利餧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爲利買已屠殺七者爲利養雞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爲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爲衆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豬四捕鳥五

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呪龍十一屠
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
悉名屠羊養雞養豬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
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
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
屠犬者旃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又對法論云不律
儀業者何等名為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豬捕
鳥捕魚獵鹿罝兎劫盜魁膾害牛縛象立壇呪龍守
獄讒搆好為損等屠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
養雞豬等隨其所應縛象者恒處山林調執野象立

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讒搆者以離間語毀
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
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
業決定者謂身諸方便爲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
名不律儀業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三
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漫水未減宜
可逆上還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
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
爲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爲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第剃除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基業便語賊師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師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

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
一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爲說法汝無
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脚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
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江飲親之乳多於江
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皆從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
惟八正之道聞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
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與弟便持
臂著於嫂前語其嫂言常云思念前壻此是其臂其
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便殺其弟諸
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

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
去波羅柰國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
失徑路不知出處草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
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
從何得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
不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
見我不起及持脚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
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
期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
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懺

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所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於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巳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爲怪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爲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兎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羣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見殺豬有徵驗

楚王遊于苑白猨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數發猨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猨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而更虛發而鳥下焉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閒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旣參佐問其

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閒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則死毋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 右二驗出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拉桓公脇桓公薨於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

丘有犬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出冤魂志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甞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魄猒伏

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夜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

耳何用報爲荅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
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
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
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映勢弱射人因
引弩射之黃映者即死因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
住此一年獵明年愼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漸
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
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
復來君不能見用讎子巳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
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

口向之射人即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
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我
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
愔在郡愔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焉
行達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舉出外門
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
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
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
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鈎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

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啗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朦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爾便穌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 右一人出冥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

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甞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即加刳剖鹿懷一麑尋當産育就庖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爲立伽藍見梁京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

求覔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覔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宗宣明曾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之（出冥報記）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遶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穌因請衆僧急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

隴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家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其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旦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

開既至便聞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
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
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
曰見吾兒不桑人荅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
父出村外遥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
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脛巳上血肉燋
乾其膝巳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髀巳上肉如故膝
巳下遂爲枯骨隣里聞之競來問由荅見如前諸人
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
於是邑人男女無揀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

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為臨説同其隣邑也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
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餧鷹既而
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
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
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
謝罪請為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
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臠臠苦痛吾思此毒
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
無益放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穌

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
除延安公竇惲云夫人之弟爲臨說之耳右四驗出冥報記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爲
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
被二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
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爲觜爪飛來
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其右肩而
去及至山頂引而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
幘謂山開曰平生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
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

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嶮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揔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塊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遂巡之間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即穌爪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爲佛院恒以讀誦爲業出冥報記

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穌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

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穌活出冥報記

唐隴西李知禮少趫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

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
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
爲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辮髮并縛手足臥在后上以
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穴到知禮厲
聲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厲
後王遂釋放更無屬著恣意遊行凡經三日向於西
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羣可滿三畝餘地摠來索
命漸相逼亦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嚙其面穴及身
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共
剥知禮皮肉須臾摠盡唯面及目白骨兼見五藏及

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揔失知禮迴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唼食良久鬼遂到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檀越大飢授之三丸白物如棗令禮咱之時便大飽而語之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矟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兒女并婢賫箱并有錢絹及一器飮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

此婢及以姪女遊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拔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穌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右三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進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豬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貪殺餘豬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刃猶未入腹其豬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牀下而臥市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荅云我一生已來殺豬未曾聞見此事猶

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
共爲造舍安置身毛火始得生胭下及腹下瘡處差
已作大肉疣麤如臂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
不同餘豬至四五年方卒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徐王府隊正具見說之

慈悲篇第七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國王部

畜生部　觀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翾翔咸知畏死致使菩
薩興行救濟爲先諸佛出世大悲爲本所以臨河羨

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與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罄拳握之珍徹耳目之玩捐己奉施隨之以喜言夫篋笥以獎其意玉帛以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況復外財寧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物亦筌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爲於一切衆生修菩薩行爲此法眼於諸衆生起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

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
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
亦捨無量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宫殿
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禁戒而無毀犯一
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
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
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
依者爲作歸依無趣向者爲作趣向令其安住我已
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惱衆生故發
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盲冥

世間無大導師儉法之時於如是等諸衆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又雜寶藏經云爾時如來被佉陀羅刺刺其脚足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衆生有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脚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故知諸佛大悲於諸含識平等無異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

生時有八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四交道隨所求索
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此王慧燈隨其所
索一切施與將恐來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爲
以無上道故施爲以退轉耶即化作男子自相謂言
王慧燈教我等行十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臣皆
往白王王荅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提人能行之
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不邪見我當爲王是故無
是語汝等今可嚴駕象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天象
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國人行十
惡者彼即示王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荅言實

爾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荅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荅言若得成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巳來經歷衆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截脚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德即沒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王言王今布施爲一天下二三四天下耶爲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荅言我布施不爲天下乃至魔梵等我作意欲求無上正眞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

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如是等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以此
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即便灌之
瘡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爾時利益衆生王者
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
母摩耶是時王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
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
廓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又大悲芬陀利
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
爾時此土名無塵彌樓猷彼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

如來像法中我爲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爲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順興兵交戰各不自寧令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肉充足捨

林而去往詣中國上彰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
宮皆悉大動彌樓傾揺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
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本願故即成肉山高
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肉以本願故晝
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爾四邊皆有人
頭悉具髮毛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
汝諸衆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滿
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
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脣取齒取舌者以本願
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滅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

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如四大海施己身肉若千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彌樓山以鼻施與猶若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徧娑呵刹善男子觀我於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衆生無一念頃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方恒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肉充彼衆生恒沙大刧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令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

鼻地獄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
佛刹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爲轉輪王
名日燈明以善勸化一切衆生我時出遊觀園見有
一人反縛兩臂極爲急切即問諸臣此人何罪諸臣
荅言此誑王法豈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
違命即告諸臣速放斯人儲糧酥油勿苦索之臣荅
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
夫人及諸眷屬廚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
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
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即分此閻浮提爲五百分付與

諸子即捨詣林求仙梵行南近大海優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爾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獲衆寶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衆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藏寶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恒逐於後伺求其便彼於盡日放暴風雨使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風雨神等乃至稱喚父母所

愛兒息之聲爾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即生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示道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爾時即以縐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爲益衆生故食衆果旣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即自立願如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得爲商主採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十方恒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於衆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寶隨意充足

無量阿僧祇衆生令住三乘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慧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如曠野樹行人熱時皆往歸趣菩薩愛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以財物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言猶如親友壞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之

亦復歡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我當爲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爲生人若不如是名爲死人若不來者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若無悲心不名爲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爲施者賣買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

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最勝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衆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書石乃知眞僞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第三

如佛說日月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三昧慈哀衆生于欲見是比丘無有猒極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爲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臥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即得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敕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肉最爲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

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
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良由行同佛心身瘡得復也又雜
寶藏經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糧
食都盡弟即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
肉藏舉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共食弟婦肉盡欲
得殺嫂兄言莫殺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旣過曠路到
神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亡唯兄獨在
是時王子見一被刖無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
活彼刖人王子爲人少於欲事採華果去其婦在後
刖人通以有私情深疾其夫於一日中遂夫採華

至河岸邊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有深
河或當墮落婦言以索繫腰我當挽索小近岸邊婦
推其夫墮著河中以慈善力隨水漂去而不沒死於
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中誰應為王遥
見水上有黃雲蓋相師占已黃雲蓋下必有神人遣
人水中而往迎接立以為王王之舊婦擔一刖人展
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有一好婦擔一刖壻恭
承孝順乃聞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到殿前王
問婦言此刖人者實爾夫不荅言實是王時語言識
我不耶荅言不識王言汝識某甲不諦向王看然後

慙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者即我身是爾時婦者旃遮婆羅門女帶本杅謗我者是爾時刖手足者今提婆達多是故知善惡目驗有徵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世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自欲啗兒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為悲感舉聲大哭爾時夫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

刀欲殺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啗其子肉作是念已便
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
等婦具荅之夫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
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荅言夫人尊貴或復稽遲或
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逾時節不如自啗其
子以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荅言課
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
便自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輪
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眞之道即
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一乳應時三千大

千世界爲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人自割其乳濟
其危厄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
爲悲泣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爲難及求
何願耶夫人荅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眞之道度
脫一切衆生苦厄天帝荅言汝求此願以何爲證於
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我
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
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
無悔恨以爲痛耶荅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
者令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爲男子諸

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中衆病消除穀米豐賤人
民安樂却後王崩即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遂興隆佛
告王言爾時夫人者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
大衆歡喜作禮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云佛住摩伽提
國寂滅道場彌加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
婆羅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威光無量
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遥見彌勒淸淨
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

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爲我解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恒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即便信伏爲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即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水暴漲仙人

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
一兔王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
此仙人爲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
海將竭我今當爲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即
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受身空生空死未
曾爲法我今欲爲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
養法師爾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一身欲供養法師
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火
然之兔王母子圍繞仙人足滿七帀白言大師我今
爲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

能辦免白仙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爲法久住令諸衆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思惟正念三寶爾時兎子聞母所說跪白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供養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兎王母子爲供養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說偈言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㊄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啗肉食衆生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世世不起殺想恒不啗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肉戒作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發無上正眞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知爾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誦

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是時五百羣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揵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跋陀婆羅等者今十菩薩是從我出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叉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

常作是念我是一切諸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獮猴共生二子時二獮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獮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摶取獮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爲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恥

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爲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爲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鷲王復說偈言

若爲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獼猴者即迦葉是雌

獮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獮猴子者即今阿難羅睺羅是時鷲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爲護依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說若有悲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莊嚴於五道衆生若起悲心能破煩惱云何地獄衆生而起悲心此諸衆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二十大處衆生墮中地裂擘折斷截燒煮無救無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則

得增長無量梵福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種種飢渴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互相踼突焰火焚燒遍體熾然以求救護無能救者此諸衆生何時當離種種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畜生而起悲心畜生之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行水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啗此諸衆生何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種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巳業盡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

獄餓鬼畜生東西馳走迷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業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有貧窮依視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於五道衆生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以爪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爲大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爲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

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常當數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爲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爲大慈
等心行大哀　乃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怨
邪鬼諸羅刹　蛇虺雷霹靂　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利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極蟻子不得住
若蟻有窟蟻子遊行覓食驅逐別處得住又雜阿含
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
鬬戰阿脩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
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徑叢林下有
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
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脩
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爲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
迴還爲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蹈殺衆生於道御者轉

車南向阿脩羅軍遥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
還退走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
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爲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
摧伏阿脩羅軍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大悲經云佛
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得十一種功德利益
何者爲十一種一睡眠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
惡夢三人非人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
不傷七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餚饍飲
食牀座臥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壞命終
得生梵天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六凡常之力云何爲六小兒以啼爲力女人以瞋爲力比丘以忍爲力國王以憍慠爲力羅漢以精進爲力諸佛以大悲爲力是故比丘當令大慈悲力

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徧法界　攝化指祇園
俱銷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修袪愛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動聲喧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塵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聞

感應緣 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元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illegible]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所[illegible]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皇末年召入慧日末歸揚

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舩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昇座立性沈審慈仁揔務諸有厲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爲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怪問荅云境無染淨淨穢由心心旣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屬炎鬱屍不臭壞經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輿敬巴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猒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持戒不羣慈救爲先深隱山居來往絶糧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乖候行感(元)徵罕有繼者而常懷慼慼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旣至京城慈利羣生從受

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
奏䜴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
杖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闘拒不
許迎藏聞臰氣塞谷蓬教即就繩牀通告訣别其一
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穌藏即捨衣鉢行僧德施又
聞香氣徧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
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
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奄藹覆所
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彌遠因遘微疾卒於永徽年中
右此三驗並
出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絶經一日而穌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衞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踞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氣轟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昬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

斷酒肉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右此出冥報拾遺録

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痆斯國內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濵銜一鮮鯉猿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

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
也兔聞譏議謂猿狐曰多聚蘸蘇方有所作猿狐競
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燄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
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
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
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
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罝子邪切網也 窬羊朱切牆竇也 藪蘇后切 驃毘召切 譴去戰切謫問也 譙

慈消切鏑丁狄切矢鏃也愔於金切苛七辭切剞苦胡切屠也麃五稽切鹿

子也家此宰切踝胡瓦切足骨也踁胡定切與脛同惲於憒切攫居縛切爪持也

幘側革切覆髻巾也輾尼展切轢也趫去驕切善走也辮婢免切交也囓五結

切噬也燖徐鹽切以湯沃毛令脫也劃忽麥切剖也賣賈賣式羊切與商同行賣也

賈公戶切坐販也髀旁禮切股也悸其季切心動也刖魚厥切斷手足也慘七感

切愁恨也愴初亮切悽愴也擘博陌切分擘也踢大浪切𩃳烏感切陰雲狀矗初六

切聳上貌櫵昨焦切與樵同

江南淮安府外南同知南昌萬承紀孫女晉臻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兀兀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鎩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投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爲端(宏)誓之心濟生爲本但五

都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市逸人莫不鼓刃成務羣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憖橫逢菹醢致使怨魂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沈隨其飲啄當使紫鱗頳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悟道何異聾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

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並須漉水飲用若漉得水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車迴頭知無應用使可信者教漉不可信者自漉得蟲還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來處遠近有池井七日

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繩借人若
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水有蟲若問者荅云長者自
看若知友同師者語言此水有蟲當漉水用又十誦
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比遠道共往舍衛奉見世
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
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
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愼護戒故不飲遂渴
乏之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
佛爲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
後到佛所佛爲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

欲看我肉身何爲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
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漉水囊犯
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
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漉囊持用濾水官人聞奏
國王王聞瞋之皆欲殺却汝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
肯害之行人向王分疏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
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濾飲王聞放之由行人義慈
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經宿之水若
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漉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
殺戒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瘦熟菩

薩爾時身爲赤魚自以爲其肉施諸病人以救其疾
又昔菩薩作一鳥身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
非人行處爲水神所罥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
藥草著其罥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宿世作如
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又十誦律云佛
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
王時有獵師安穀施罥鹿王前行右脚墮毛罥中鹿
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啗穀盡爾乃
現脚相時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　是羅師來　願勤方便　出是罥去

爾時鹿王以偈荅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罥轉急　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　先殺我身　然後願放　鹿王令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荅言

我終不殺汝　亦不殺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去

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

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鴈王獵者得之有同伴鴈欲

我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愍二鴈並放後求寶報

恩大意同前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座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生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爲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爲人
若能有慈悲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爲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太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爲人籠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集爲人所殺鷓鴣問道人云我有罪不道人荅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鷓鴣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

道人即荅若無殺心汝無罪心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　不同心而起　善人攝心住

罪不擯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香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水食食已向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獼猴便作婬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故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嚙　失守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時鼈急促獼猴即行欲入水獼猴急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牽曳遇值嶮處鼈時仰臥是時獼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苦難獼猴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異事念是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耶獼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物滿鉢持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爾時獼猴即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故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爾時仙人以偈荅言
我今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獮猴法
故態還復生　爾時彼仙人　爲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　曾號字迦葉　獮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已作婬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令還山林去
鼈聞是語便放猴去頌曰
普親皆眷屬　隔世即相欺　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貧　牽我入三塗　楚痛受萬危

自非慈放捨　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荅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聞名弗須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處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

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不昔張揔管交遊每
數相見揔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
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
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
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
可謁宜可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司刑乃益州行臺
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
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
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有相識
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巳起引嘉運入見一人

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不荅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

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道指命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緜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穌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但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憂怖唯趨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荅曰而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極訴君霍司刑爲君被誚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之日將殃池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買池魚贖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

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救厄篇第七十六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商主部 獸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宏力之施祈福紓患之請誠至可感列聖同然而觀世大士獨見襃聞是以投火有必糜之軀漂海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頃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烈火飛涼或臨刀項上白刃不傷或墜墮深坑全身

無損或枷禁桎梏散誕形軀如是得力備鑒難盡若
懇誠克己必感靈徵若浮漫憒情艱危叵救也

菩薩部第二

如僧伽羅刹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
動鳥孺頂上後覺鳥在頂懼卵墜落身不移搖撿坐
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終不捨去又彌
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
過去世時有王太子號曰寶華端正姝好從園觀出
道見一人身患病癩見問病人以何等藥可療卿病
病者荅曰得王身髓血等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

聞已即自破身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斟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稱數求正覺故又大集經云爾時曠野菩薩現爲兕身散脂菩薩現爲鹿身慧炬菩薩現獼猴身離愛菩薩現羖羊身盡漏菩薩現鵝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明一一菩薩手執燈明爲供養十方諸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爲眷屬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爲欲調伏一切衆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

七日必當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敕使還來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衆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絶生慈悲心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師甚怪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更無餘福得爾以救蟻子因緣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長又治故塔亦得延命又治補伽藍牆壁泥孔亦得延命也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經云爾時流水長者子於天自在光王國內治一切衆生患令得平復時長者子有妻名曰水

空龍藏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者子將
是二子次第遊行到一大空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肉
血一向馳奔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馳
走時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
中多有諸魚長者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神示現半
身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愍汝可與水是故號
汝名爲流水長者問神此魚頭數爲有幾所樹神荅
言其數具足足滿十千爾時流水聞是數已倍生悲
心時此空池爲日所曝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
者四方求水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還到池

上與作蔭涼作蔭涼已復更疾走遠至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惡人為捕此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然其決處懸嶮難補時長者子速至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爾時大王即敕大臣速疾供給自至廐中隨意選取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象從治城人借索皮囊至彼上流決處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池瀉置池中水遂彌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彷徉而行是魚亦隨循岸而行時長者子復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為飢火所惱從我求食爾時流水告子至家啓其祖

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載象上急速來還爾時二子如
父教勅至家啓祖說如上事爾時二子收食載象還
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著池中與魚食已令
其飽滿復思經中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
來名號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無過去寶
勝如來十號名字復爲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
二因緣爾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賔客醉臥爾
時其地卒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
既生天已思念報恩爾時十千天子從忉利天下至
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睡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眞

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
千置右脇邊復以十千置左脇邊雨曼陀羅華摩訶
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種天樂出妙音聲閻浮提中
有睡眠者皆悉覺悟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十千天
子於空遊行於王國內皆雨天華復至池澤復雨天
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大商主爲採寶
故將諸商人入於大海彼所乘船衆寶悉滿至海中
閒其船卒壞時彼商人心懷怖畏極生憂惱其中或

有得舩板者或有浮者有命終者我於爾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說是語已爾時商主即告之言諸丈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等從此大海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劒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已身上令善捉持彼諸商人有騎背者有抱肩者有捉髀者爾時商主爲欲施彼無怖畏故大悲熏心起大勇猛即以利劒斵已命根速取命終時大海漂其死屍置之岸

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樂平吉無難還閻浮
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
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
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獸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
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隔一水
衆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爾時爲大身多力鹿
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蹋一岸令衆獸蹈背上而度
皮肉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兔來氣力已

喘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脊折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兔須䟦陀是佛世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飢儉如來因地慈救衆生作大魚身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肉者無問人畜皆來取噉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施其肉血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爲鼈王生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羣衆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愍於衆生如母愛子其海深長邊際艱嶮而悉周至靡不更歷於時鼈王出於海外在邊臥息積有日月其甲堅燥猶如陸地賈人

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煮飯食繫其牛馬車乘載石皆著其上鼈王欲趣入水畏墮不仁適欲強忍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除滅火毒不危衆賈衆賈恐怖謂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諸天誰見救濟鼈王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曰愼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知有活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鼈與大慈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遥稱鼈王而歎其德尊當爲橋梁多所度行爲大舟航超越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

各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犯法者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恩報命終生常歡喜天從天退還得受人身不遭王難若有衆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衆生以水滅火救諸衆生命終生行道天受種種樂又如度狗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涌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徧門室無所一獲㕥至長者大豪貴門得麤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爲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

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齋荅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爲藏匿殺生之罪甚爲不善願持我食貿此狗子令命得齊卿福無量其人荅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觝突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拔呪願淚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啗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爲人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

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衞次到長者門裏分衞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爲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諷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值經道難聞能與相值無不蒙度畜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

獲果縱復缺犯還生慚愧自淨已來黑垢自滅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爲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爲他所困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羅婆荅言我於田耕壠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爲我家父母境界鷹於羅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壠中能得脫不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壠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復於塊上欲與鷹鬬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鬬瞋恚極盛峻

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
身即死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　羅婆依自塊　乘瞋猛盛力
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凶愚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勝殊　摧滅於蒼鷹

頌曰

含識皆畏死　有命懼嶮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希　親疎皆父母　何得輒相欺

慈悲救危苦　福報自然隨

感應緣 略引一十五驗

秦沙門釋道囧

晉居士呂竦

晉居士徐榮

晉居士張崇

晉將軍王懿

晉嚴猛婦

晉周子長

宋沙門竺惠慶

宋沙門釋曇無竭

宋沙門釋法進

周沙門釋惠瑱

周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惠實

唐沙門釋智聰

唐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冏鄉里氏族已載前記秦姚宏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

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囧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熒火儵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囧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囧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箋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囧道囧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囧公

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餓而霍然無所復見當爾之
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
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
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
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
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
逕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
周旋郗所傳說
晉徐榮者瑯琊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

墮洄澓中遊舞濤波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
觀世音斯須閒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澓中
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巳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
不知所向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
頭有火光赫然迴柁趣之逕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
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
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如有
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爲神光矣榮後爲會稽
府督護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有沙門
支道蘊謹篤士也具其事後爲傳亮言之與榮所說

同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元中苻堅旣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戍所拘謂爲游寇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脚共械銜身掘坑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脫崇旣脚痛同尋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即破

焉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擲具列寃氏帝乃悉加宥已
爲人所略賣者皆爲編戶詔生道人目所親見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持法父
苗苻堅時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
攜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
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飢各乞一飯因忽不
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
蹶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迴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
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
後目玉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灑掃敷

陳[illegible][illegible]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
遽往觀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
懿知非凡倍心甚歎敬沙門迴相瞻眄意若依然立上
言未交忽而竦身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衆莫不
悲欣踊躍倍增信悟　右此四驗　出冥祥記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亡猛行至蒿
中忽見亡婦云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勉也既而俱
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婦舉手指虎狀而遮護須臾
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猛得免也
右一驗　出冥祥記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堈頭咸康三年子長
至寒溪浦中嵆家家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
減一里許先是空堈忽見四帀瓦屋當道門卒便捉
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
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
爲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
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
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
門亦不得作聲而心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
鬼胷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

之鬼亦擒子長胃相拖度五大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得故便共大笑子長次達家三更盡右一驗出靈鬼志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颻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飇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

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儉貞志彌堅旣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羣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尅免 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讀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掠高昌爲可尅不進

日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
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
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
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
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
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
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
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
王人復到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敕以
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

絶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
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
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
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
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騣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
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絶無餘
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
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
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

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羣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刼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杖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俗姓程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羣魏孝文大和末年從京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三學雖通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於一日正午僧寢之時自上樓鳴鍾急衆僧出房怪問所以實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急赴集堂僧旣集巳

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共救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屯從堂北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忘著共逐聽聲人旣出盡堂欻摧到大衆得全免斯危難奏聞梁主敕使問周果如實救梁主三度奉請周主不放梁主遙禮備盡致敬大送珍寶及樹皮納三衣机拂什物等禪師餘物並皆散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于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

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哀慟二國遺墳現在苑内

陳攝山栖霞寺沙門惠布俗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行罕儔爲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願好住願自努力於是絶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勑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況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

滅故也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山林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之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時告衆前云昨夜有二菩薩來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爾流光照於偘禪師戶偘時怪光盛出戶觀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人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幡華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見布公去世也以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本住春秋七十有餘

唐潤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

馬寺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
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虎遶之而已不食
已經數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
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挾船翁
曰師欲度江至棲霞寺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
中淚出聰曰救危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
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同往棲
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
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每以恒
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

衆辭別還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年九十九矣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元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被捉將去至豳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捉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剎那不輟次到賢者初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不覺悍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

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行二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量鞋韈得著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盔桃棗青黃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得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顧北看遥見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未眠臥賢者雖到南岸恐賊

來趁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賢者前蹲坐將口拄賢者鼻賢者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饑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心復由過現宿惡相資所以難感賢者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知實不虛道年幼自見琬師說之爾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音釋

鎩翮 鎩山戛切翮下革切鎩翮摧翼也 葅醢 葅測魚切醢呼改切 赬 丑盈切赤色也

漉 盧谷切漉濾也 濾 良倨切去滓也 痿 於爲切痺濕病也 罥 古泫切網也 瑾 居隱切 倩 七正切假借也 紓 商居切緩也 羖 公土切牡羊也 囧 俱永切 炯 古迴切明也 撙 茲損切 僑 巨消切旅寓而居也 堈 古郎切 颷 甲遙切旋風也 賑 章刃切濟也 瑱 他見切 礭 苦角切與確同堅也 騣 子紅切馬鬣也 偘 空旱切 豳 甲巾切地名 靺 亡達切 盔 苦回切盔盂器也

江南淮安府外南同知南昌萬承紀孫女芳秦出貲重刻

BL 1403 .T34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 此有七部

述意部　傷悼部　五陰部
八苦部　雜難部　蟲寓部
地獄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侵移神明不朽識慮冥持作死作生時來時往棄捨身命草籌難辯唯大地丘坑莫非我故陳滄海川流皆同吾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

人鬼雖别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愚闇
不識親疎遂使喪彼身形養己軀命更互屠割共為
怨府歷劫相讎苦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

傷悼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
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
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為籌以數汝等長夜輪
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
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故不知苦之本際佛
告諸比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

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母乳無量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恒河水及四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或身命終棄於塚間膿血流出其數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錢財爲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水佛告諸比

丘汝等見諸衆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或見諸衆生受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諸衆生而生恐怖衣毛爲豎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爲傷害者爲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其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過去世時必爲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大莫令增長爾時世

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積聚其身骨　常積不腐壞
如毗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　正智見眞諦
此苦及苦因　離苦得寂滅　修習八道跡
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　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　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滅是衆生無明所蓋

愛繫其頸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注東西南北無斷絶處如是四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普雨天下無斷絶處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相一華冠自萎二衣裳垢坌三腋下流汗四不樂本位五玉女違伴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搥胷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聲便敕一天子此何等聲乃徹此間彼天子具報所由爾時釋提桓因

自往其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斯天子報言尊者那得不愁命將欲終有五怪衰今此七寶宮殿悉當亡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所食甘露今無氣味是時釋提桓因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曰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最爲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一切諸行無常之物雖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報言云何天帝那得不愁我今天身清淨無染光踰日月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

生羅閱城中猪腹中生恒食屎尿死時爲刀所割是
時帝釋語言汝今可自歸佛法衆便不墮三惡趣故
如來亦說此偈言
諸有自歸佛　不墮三惡趣　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爾時彼天聞帝釋言今如來竟爲所在帝釋報曰今
如來在摩竭提國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天子報
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汝當右膝著地長跪叉
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言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垂
窮之地願務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時彼天

子隨帝釋即便長跪向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
衆盡其形壽爲眞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說此語
已不復處猪胎乃生長者家是時天子隨壽長短生
羅閱城中大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欲
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至十歲父母將至
佛所時佛爲說法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
復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又正法念經云爾
時夜摩天王爲諸天衆以要言之於天人中有十六
苦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通所攝一者中陰苦二者
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希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

者愛别離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給使苦十者追求營作苦十一者近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衰惱苦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爲他輕毀苦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八中大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衆苦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爲中無有少樂一切無常一切敗壞爾時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　有陰皆是苦　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　若住於中陰　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　此苦不可說　設於屎尿中

熱氣之所燒　如是住胎苦　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　其心常希望　於味變大苦
此苦不可說　小心常希望　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怨憎不可會
猶如大火毒　所生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於恩愛別離　衆生趣大苦　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　寒熱大苦畏　生無量種苦
生無量苦已　此苦不可說　病苦害人命
病爲死王使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爲他所策使　常無有自在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愛毒燒衆生　追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　此苦不可說　若近惡知識
衆苦常不斷　當受惡道苦　此苦不可說
妻子得衰惱　見則生大苦　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說　飢渴自燒身　猶如猛燄火
能壞於身心　此苦不可說　常爲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　生於憂悲苦　此苦不可說
人爲老所壓　身羸心意劣　傴僂凭杖行
此苦不可說　人爲死所執　從此至他世
是死爲大苦　不可得宣說

又九橫經云佛告比丘有九橫九因緣命未盡時便橫死一爲不應飯爲飯二爲不量飯三爲不習飯四不出生飯五爲止熟六爲不持戒七爲近惡知識八爲入里不時不知法行九爲可避不避如是爲九因緣人命爲橫所盡一不應飯者名不可意飯亦爲飽腹不調二不量飯者名不知節度多飯過足三不習飯者名爲不知時冬夏爲至他國不知俗宜飯食未習四不出生飯者爲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藥吐下由未時消五爲止熟者大小便來時不即時行噫吐嚏下風來時制六不持戒者名爲犯五戒殺盜婬兩

舌飲酒使入縣官捶杖所刺或從怨手死或驚怖念
罪憂死七爲近惡知識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
惡八爲入里不時者名爲冥行亦里有諍縣官長吏
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妄入他家舍九爲可避不避者
爲弊惡象馬牛車蚖蛇并水火刀杖醉惡人等于擾
是爲九橫人命未盡當坐是盡又五陰譬喻經佛說
偈云
沫聚喻於色　受如水中泡　想譬熱時燄
行爲若芭蕉　器幻喻如識　諸佛說如此
當爲觀是要　熟省而思惟　空虛之爲審

不覩其有常　欲見陰可爾　眞智說皆然
二事斷絶時　知身無所直　命氣溫暖氣
捨身而轉逝　當其死臥地　猶草無所知
觀其狀如是　但幻而愚貪　止止爲無安
亦無有牢強　知五陰如此　比丘宜精進
是以當晝夜　自覺念正智　受行寂滅道
行除最安樂

五陰部第三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種種惡以作

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從往昔無數劫來爲是身心造種種惡以是因縁流轉生死在三惡道具受衆苦遂令我遠三乘正路菩薩以是惡因縁故於己身心生大怖畏捨離衆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養食瞻視臥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準法戮之都市爾時其人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自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

刀密遣一人詐爲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
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旣入聚中闚看諸舍都不見
人執持缻器悉空無物旣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
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
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將不全汝當云何而得免
之爾時其人恐怖遂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其水漂
急無有舩筏以恐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爲筏復更思
惟我設住此當爲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
賊之所危害若度此河筏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
死終不爲彼蛇賊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

上手把脚踏截流而去即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怖懼消除四毒蛇者即是四大五旃陀羅者即是五陰一詐親者即是貪愛投一聚落者即是內六入六大賊來者即是外塵是六大賊雖有諸王不能遮止者唯佛菩薩乃能遮止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得四沙門果截其手足亦不能盡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滅六塵惡賊

八苦部第四

如五王經云佛爲五王說法人生在世常有無量衆苦切身今麤爲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爲八苦也○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團五七日五胞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啗一杯熱食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冷切身母飽之時迫

迮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産門劇如兩石峽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輭草觸其身如履刀劍忽然失聲大叫此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年老頭白齒落目視䀮䀮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神識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

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沉重
水大不調舉身膖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
舉身掘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
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燋筋斷鼻拆目不見色
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趣悲哀
六親在側晝夜看視初不休息餚饍食美入口皆苦
此是苦不荅言實是大苦○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
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時刀
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內外在
其左右憂悲涕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

遊氣絶火滅身冷風先火次䰟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甚不可近棄之曠野衆鳥啗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不荅言實是大苦○何謂恩愛别離苦謂室家内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亡爲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爲人奴婢各自悲呼心内斷絶窈窈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荅曰實是大苦○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内錢財散用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爲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

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荅言實是大苦○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互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狹道相逢張弓竪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荅言實是大苦○何謂憂悲苦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者乃知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減少五歲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義年過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無有法則

復滅二十年巳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官閉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冓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殮亦愁至春種作無有牛犂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應當歡樂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荅言實是大苦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而說

偈言

何法名爲苦　所爲貧窮是　何苦最爲重

所謂貧窮苦　死苦與貧苦　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　不用貧窮生

又佛地論云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

四趣畏五怯畏如是五畏證得淸淨樂意地時皆巳

遠離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世尊爲王說偈云

一切人歸死　無有不死者　隨行種殃福

自獲善惡果　地獄爲惡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　唯福能遏惡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無能避者老爲大恐畏肌肉消
盡病爲大恐畏無強健志死爲大恐畏盡無有壽恩
愛别離爲大恐畏無得求住此之四大恐畏一切刀
杖呪術藥草象馬人民珍寶城郭無所救贖者譬如
大雲起雷霹靂斯須還散人命極短壽極百歲其中
出者少唯修無常想除去恩愛可得度苦

雜難部第五

如婦人遇辜經云佛在世時有一人無婦往詣舍衛
國娶婦本國自有兩子大子七歲次子孩抱母復懷
軀欲向家產天竺俗禮婦人產日歸父母國時夫婦

乘車載二子當詣舍衛中路食息并牧牛時有毒蛇
纏繞牛脚牛遂離㹅其夫取牛欲得嚴發見牛爲毒
蛇所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遥見之怖懼戰慄啼
哭呼天無救護著日遂欲瞑去道不遠有流河水水
對有家居婦怕日瞑懼爲賊劫棄車將二子到水畔
留大子著水邊抱小子度水適到水半狼食其子子
叫呼母時還顧見子爲狼所啗驚惶怖懼失抱中子
墮水隨流母益懊惱迷惑失志頓躓水中墮所懷子
遂便度水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爲安隱不行人荅曰
昨家失火皆燒父母悉盡無餘又問行人我夫家姑

妐爲安隱不行人荅曰昨有劇賊傷害其家姑妐皆死無完在者其婦聞之愁憂怖懼心迷意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惑狂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邪病鬼神所嬈佛在舍衛孤獨精舍時婦馳走而往趣之爾時世尊爲大會說法諸佛之法盲者見佛皆眼明聾者得聽瘂者得言疾病除愈尫劣強健被毒不行心亂得定時婦見佛意即得定不復愁憂自視裸形慙愧伏地佛呼阿難取衣與著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經爲現罪福人命無常合會有別種種法要心開意解即發無上正眞道意得不退轉也又

封法論云正生何因苦衆苦所逼故餘苦所依故出苦時復受肢體逼切大苦餘苦所依者謂有生老病死等衆苦隨逐老何因苦時分變壞苦故病何因苦八種變異苦故死何因苦壽命變壞苦故怨憎會何因苦合會生苦故愛別離何因苦別離生苦故求不得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略攝一切五取蘊何因苦麤重苦故又雜譬喩經云昔有世人入海採寶逢有七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船令顛倒二者船中欲壞而漏三者人欲墮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二龍上岸欲啗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啗之六者地

有熱沙走行其上燒爛人脚七者仰視不見日月常冥不知東西甚難也佛告諸弟子若遭苦難亦有七事一者四面大風起者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所愛無限譬船滿溢三者墮水欲死謂爲魔所得四者二龍上岸啗者謂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蛇者爲人身中三毒六者熱沙剥爛其脚者謂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受罪之處窈窈冥冥無有出期佛語諸弟子當識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事可得解脫又涅槃經云若外道自餓苦行道者一切畜生長應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

翹一脚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麤服麻衣糞掃氎褐欽婆羅衣茹菜啗果藕根油滓牛糞根莖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飲啗洮糠沸汁乃云是等能爲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不見菩薩摩訶薩人行如是法得解脫者是故先須調心不偏苦身即得道果又修行道地經云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持令惱以長縷繫放之飛去自以爲脫不復遭厄詣樹池飲自恣安隱縷盡牽還投弄惱苦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言雖至梵凡天堂

還欲界苦惱如是故頌曰

譬如有雀繩繫足　適飛縷盡牽復還
修行如是止梵天　續行欲界不離苦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音釋

髓息委切骨中脂也　坌蒲悶切塵坌也　搥直追切擊也　娠失人切妊也　傴僂傴於武切僂力主切傴僂曲脊也　凭皮冰切倚也　嚔都計切氣噴鼻也　闚去規切小視也　窈烏晈切深遠也　姑伀姑古胡切婦稱夫之母曰姑伀職容切夫之兄也　尫烏光切弱也　椓竹角切　㲪毼㲪力于切毼胡葛切㲪毼毛布也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南昌萬啓昀妾張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怨苦之二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蟲寓部第六

如禪祕要云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淫風動四百四脉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揺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脉從於子藏猶如樹脂布散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戸蟲圍遶周帀四百

四脉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産門如臂釧形團圓
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
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
脉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直至産門半月半月出不
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
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
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脉從眼根布散四支流
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腎脉於其兩邊各
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婉綣相著狀如指
環盛青色膿如野猪精臭惡頗甚至藏陰處分爲三

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脉一一脉中生
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毗蘭多鳥嘐諸蟲中生筋色蟲
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脉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黃赤也七萬八千共相
纏裹狀如累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脉上衝於心
乃至頂髻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脉
爲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
流注諸脉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
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
所熏修法八萬戶蟲地水火風動作作此佛告舍利
弗若有四衆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

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
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手反
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
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手反之用覆頭上令
此諸蟲衆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見
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
之如見癩人那利瘡蟲如地獄箭半多羅鬼神狀如
阿鼻地獄猛火熱燄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
切衆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衆生
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淸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

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
淤泥不爲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婬泆不祥幻色
妖鬼之所嬈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
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
丈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爲四衆說愼
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
正法念經云比丘修行者如實見身從頭至足循身
觀察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髑髏內自有蟲行名曰
腦行遊行骨内生於腦中或行或住常食此腦復有
諸蟲住髑髏中若行若食還食髑髏復有髮蟲住於

骨外食於髮根以蟲瞋故令髮墮落復有耳蟲住在耳中食耳中肉以蟲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聾復有鼻蟲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蟲瞋故能令其人飲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蟲食腦涎是故令人飲食不美復有脂蟲生在脂中住於脂中常食人脂以蟲瞋故令人頭痛復有續蟲生於節間有名身蟲住在人脉以蟲瞋故令人脉痛猶如針刺復有諸蟲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蟲瞋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蟲名牙根蟲住於牙根以蟲瞋故令人牙疼復有諸蟲名嘔吐蟲以食違多生嘔吐是名內修行者循身觀是十種蟲住

於頭中或以聞慧或以天眼初觀咽喉有蟲名曰食涎齟嚼食時猶如嘔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涎合喉中涎蟲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蟲增長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多食甜或食熏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蟲則增長令人咽喉生於病疾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消唾蟲住咽喉中若人不食如上膩等蟲則安隱能消於唾於十脉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蟲則得病以蟲病故則吐冷沫吐冷沫故胷中或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吐蟲住人身中住於十脉流注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蟲從十脉中踊身上

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種嘔吐一風吐二癊吐三唾吐四雜吐五蠅吐若蟲安隱則於腸口順入腹中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蠅入咽喉令吐蟲動則便大吐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醉味蟲行舌端乃至命脉於其中間或行或住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蟲則萎弱若我不食醉蟲則病不得安隱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放逸蟲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頂上令人生瘡若至咽喉猶如蟻子滿咽喉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嗜味者我亦

貪嗜隨此味蟲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
先得如是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笑無有
食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抒氣蟲以瞋恚故食腦
作孔或咽喉痛或咽喉塞生於死苦此抒氣蟲共咽
喉中一切諸蟲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抒氣蟲常為
唾覆其蟲短小有面有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增
味蟲住於頭下咽喉根中云何此蟲為我病惱或作
安隱彼見此蟲憎疾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於
餘味或嗜酢味憎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
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脈隨順於味令舌乾燥以蟲

瞋故令舌瘖瘖而重或令咽喉即得嗽病若不瞋恚
咽喉則無以上諸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蟲
其形微細狀如牖塵住一切脉流行趣味住骨髓内
或住肉内或髑髏内或在頰内或齒骨内或咽骨中
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鬚髮此嗜睡蟲
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住於心中心如蓮華
晝則開張無日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
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睡眠人亦睡眠一人衆生
悉有睡眠若此睡蟲晝日疲極人亦睡眠復以聞慧
或以天眼見有腫蟲行於身中其身微細隨蟲飲血

處則有腫起瘡瘡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在咽
喉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處能令生腫若住筋
中則無病苦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至於肝
肺人則得病何等爲十一名食毛蟲二名孔穴行蟲
三名禪都摩羅蟲四名赤蟲五名食汁蟲六名毛燈
蟲七名瞋血蟲八名食肉蟲九名瘡瘡蟲十名酢蟲
此諸蟲等其形微細無足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爲相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食毛蟲若起瞋恚能唂鬚眉
皆令墮落令人癩病若孔行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
令身麤澁頑痺無知若禪都摩羅蟲流行血中或在

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鼻皆悉臭惡若其赤蟲而起
瞋恚行於血中能令其人咽喉生瘡若食汁蟲而起
瞋恚行於血中令人身體作青癖瘦或黑或黃癖瘦
之病若毛燈蟲起於瞋恚血中流行則生病苦瘡癬
熱黃疥癩破裂若瞋血蟲以瞋恚故血中流行或作
赤病女人赤下身體搔癢疥瘡膿爛若食肉蟲瞋而
生病惱頭旋迴轉於咽喉中口中生瘡下門生瘡若
瘖瘖蟲血中流行則生病疾疲頓困極不欲飲食若
酢蟲瞋恚亦令其人得如是病復觀十種蟲行於陰
中何等爲十一名生瘡蟲二名刺蟲三名閉筋蟲四

名動脉蟲五名食皮蟲六名動脂蟲七名和集蟲八名臭蟲九名濕行蟲十名熱蟲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隨有瘡處諸蟲遶陷食此瘡或於咽喉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澡飲食不消若人愁惱蟲則歡喜嚙人血脉以爲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筋蟲行於麁筋或行細筋若覺蟲行筋則疼痛若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肉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蟲瞋恚人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血令人無力若食人肉令人羸瘦或見動脉蟲是蟲徧行一切脉中其身微細行無

障礙若蟲住人食脉之中則有病過令身乾燥不喜
飲食若蟲住水脉之中則有病生令口乾燥若在汗
脉令人一切孔無汗若在尿脉令人淋病或令精壞
或令痛苦若蟲瞋恚行下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
苦惱垂死或見食皮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
色醜惡或生惡皰或癢或赤或黃或破或復令其髮
爪墮落令人惡病或皮斷壞或肉爛壞或見動脂蟲
住在身中脂脉之内若食有過若多睡眠此蟲則瞋
不消飲食或生疥瘙或生惡腫毛根漂病或得瘻病
或脉脹或乾消病或身臭病或食時流汗或見和集

蟲集二種身一者覺身二者不覺身皮肉血等是名覺身髮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蟲則無力人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睡眠瞢瞢或多燋渴皮肉骨血髓精損減或見臭蟲住在肉中屎尿之中以食過故蟲則瞋恚身肉屎尿唾涕皆臭鼻中爛膿或眼淚爛臭隨蟲行處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以蟲臭故食亦隨臭衣敷盡臭舌上多有白垢臭穢身垢亦臭或見濕行蟲行背肉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取人糞穢汁則成尿滓則成糞令入下門復次修行觀者內身循身觀觀十種蟲行於根中一切

人身皆從中出何等爲十一名瘖瘖蟲二名惙惙蟲三名苗華蟲四名大諂蟲五名黑蟲六名大食蟲七名暖行蟲八名作熱蟲九名火蟲十名大火蟲此諸蟲等住陰黃中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瘖瘖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食人眼睫令人眼癢多出眼淚此微細蟲若行眼中眼則多病或令目壞若入睛中眼生白瞖其蟲赤色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惙惙蟲住在人身行於陰中陰黃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熱若行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裏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蟲行住陰中利嘴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

隨所行處則大熱爛身血增長其身蒸熱若蟲順行
則無此病或見大諂蟲住在身中行黃陰中或安不
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從頂至足行無障礙能令身
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從於口中耳中流
出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黑蟲住在身內行於藏
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皺或生多
黶或黑或黃或赤或令身臭或令雀目或口中生瘡
或大小便處生瘡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大食蟲
以食過故則生瞋恚住陰黃中隨食隨消若蟲不瞋
則無此病或見暖行蟲常愛暖食憎於冷食若我食

冷蟲則瞋恚口多生水或窳或睡或心陰瞢瞢或身
疼強或復多睡或咽喉病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
熱蟲住人身中以食過故病垢增長妨出入息令身
麤大或咽喉塞令大小便悉皆白色不愛寒冷不愛
淡食或見食火蟲住在身內行住陰中此蟲寒時則
便歡喜熱時萎弱寒歡喜故人則憶食熱時火增不
欲飲食於冬寒時陰則清涼熱則陰發或見大火蟲
若人性不便而強食之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啗身內
蟲令人腸痛或腳手疼隨食蟲處則皆疼痛若蟲不
瞋則無如上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

以天眼觀於骨中有十種蟲何等爲十一名舐骨蟲二名嚙骨蟲三名割節蟲四名赤口臭蟲五名爛蟲六名赤口蟲七名頭頭摩蟲八名食皮蟲九名風刀蟲十名刀口蟲知此十蟲行於骨中違情損身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内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尿中何等爲十一名生蟲二名針口蟲三名節蟲四名無足蟲五名散汁蟲六名三燕蟲七名破腸蟲八名閉塞蟲九名善色蟲十名穢門瘡蟲出其色可惡住糞穢中此十種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備在經文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内身循身

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爲十一名毛蟲二名黑口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蟲五名煩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流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此之十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具如經説不可具述

地獄部第七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爾時信相菩薩爲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爲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項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

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第二復有衆
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跡永
絶玷汙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
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剥脱道人
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
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第三復有衆生身體
長大聾騃無足宛轉復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爲諸
小蟲之所唼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佛言
以前世時坐爲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
戾時君若爲帝主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長吏禁督

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有道理使民苦悴呼嗟而行故獲斯罪第四復有衆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觝樹木或墮溝坑於時死已更復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合籠繫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故獲斯罪第五復有衆生蹇吃瘖瘂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變爲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

爲大會福食屏處偷噉慳惜巳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第七復有衆生常爲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巳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燋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爲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內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殺衆生湯灌撏毛鑊湯煎煮不可限量故獲斯罪第九復有衆生常在火城中煻煨

齊心四門俱開若欲趣門門即閉之東西馳走不能自免爲火燒盡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煨雞子燒煮衆生身爛皮剝故獲斯罪第十復有衆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横道作賊剝脫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剝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刀山劒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屠殺爲業烹害衆生屠割剝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

第十二復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生摑鳥翼故獲斯罪第十三復有衆生攣躄背僂腰髖不隨脚跛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野田行道安槍或安射窠施張弶穽陷墜衆生頭破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爲獄卒桎梏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網捕衆生籠繫人畜飢窮困苦或爲宰主令長貪取錢財枉繫良善怨酷昊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第十五復有衆生或顛或狂或癡或騃不別好醜何

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得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獲斯罪第十六復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疲背伏進引行立坐臥以之爲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持生販賣自譽己物毀呰他財蹋升弄斗捻秤前後欺狂於人故獲斯罪第十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而爲黃門身不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犍象馬牛羊猪狗死而復穌故獲斯罪第十八復有衆生從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産乳之時齎持

瓶器循大水渚求拾鴻鶴鸚鵡鵝鴈諸鳥卵㲉擔歸煮啗諸鳥失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故獲斯罪第十九復有衆生少小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爲他作使辛苦活命長大成人橫羅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喜捕拾鵰鷲鷹鶚熊羆虎豹枷鎖而畜孤此衆生父母兄弟常恒憂悲悲鳴叫裂哀感人心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死不得故獲斯罪第二十復有衆生其形甚醜身黑如漆兩目復青鞹頰俱埠皰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疎缺口氣腥臭矬短擁腫

大腹凸髖脚復繚戾傴脊胝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痟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子不孝父母爲臣不忠其君爲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賞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妄爲趣詐心意顛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弒君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寨過盜惡業非一美己惡人侵凌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悉具犯之衆惡集報故獲斯罪爾時一切諸受罪衆生聞佛作如是說悲

號動地淚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脫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時便生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般涅槃爾時世尊即爲此諸受罪衆生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爲伴造罪俱墮地獄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爲伴俱墮地獄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犂中始爲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特者咄咄我當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産屬他爲得苦痛第

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爲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頌曰

盛年好放逸　凶猛勸不移　天長曉露促
生老病來資　百節俱酸痛　干痾并著時
華堂相一捨　幽塗萬苦拙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周宣王殺杜伯亡後現報
秦始皇伐終南山樹怪
秦髙平李羡奴助鬼報

晉吳郡張縫家殺鬼報
魏劉赤斧夢蔣侯召爲主簿驗
吳王夫差枉殺臣公孫聖現驗
晉安定張祚爲張瓘枉殺現驗
晉張頎枉殺麴儉頎被現驗
宋秣陵縣令陶繼之枉殺太樂妓現驗
宋將軍張悅枉殺江州長史鄧琬現驗
齊文惠太子枉殺豫章王蕭嶷現驗
魏洛陽令寇祖仁枉殺成陽王元徽現驗
唐國初相州大慈寺羣賊共停相殺汙寺現驗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於甫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執朱弓挾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屍而死 右一驗出墨子傳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后人皆疾走至夜瘡皆合有一人中風雨傷蹇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柰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寞然無聲病人報秦王案言伐

之樹斷中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立旄頭騎右一驗出玄中記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后頭堈忽見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爲所殺欲報讎豈能見助奴用其言果見人來鬼便捉頭奴喚與手即時倒地還半路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絞縵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勿賣也

晉永初二年吳郡張縫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席著地以飯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爲作食因以刀斫其所

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主人家有梓船奴甚愛惜當取以爲棺見檣船至有斧鋸聲治船旣竟聞呼喚舉屍著船中縫眼一不見唯聞處分不聞下釘聲便見船漸漸昇空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聞如有數百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我當爲汝所困者耶但知惡心我憎汝狀故撲船壞耳　右二驗出幽冥録

魏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日促乃往廟陳情母老子弱情事果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邊多才藝善事神請舉邊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邊

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右此一驗出志怪傳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爲涼王

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元靜爲涼王自爲涼州牧又謀廢元靜而自立事未遂閒與元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皦煌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爲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爲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

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爲血
廄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
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
晉張傾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
頎夜見白狗自拔劒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
見儉在傍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
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龍所引一人是太樂妓
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妓推同伴往就人宿共作音
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

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
通塞遂并諸劫十八人於都門斬之此妓聲藝精能又
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鄰知識看者甚衆妓曰我雖賤
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
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
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月餘日陶遂夜夢妓
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今故取
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
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
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鎭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旣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旣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痢不斷吾已訴允許還東邸當判此事便懷出靑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爲呈主上也俄

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咸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落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萬戸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成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款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

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磓其足鞭捶
殺之右此七驗出寃魂記
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業末年羣賊互興寺
在三爵臺室西葛蔓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
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於中穢汙不可
見聞賊平之後人散寺僧無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蕩
内外一切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
火淨以除臭穢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勑所置初以隋
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
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

詔官軍一臨大陣擢解收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爲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蔞山上立大慈寺折三爵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爲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敕禮唱怨哭之聲一斯頓絶上來所引者由緣相係目覩親知信承佛教善惡之報驗知不虛我殺還我償豈有斯謬矣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音釋

竅苦弔切穴也　脾腎脾房脂切土藏也腎時忍切水藏也　綣口阮切繾綣不相離散也
嗺即委切與觜同　嘔烏后切吐也　齟才與切正作咀在呂切含味也　酢倉故切酸也
抒丈呂切引而泄之也　瘖先立似入二切痛瘖瘖也　痺必至切濕冷病也　瘨他典切瘨瘨也
搔癢搔蘇遭切爬也癢余兩切與痒同　螵符消疋消二切　脹知亮切　瞪瞢瞪徒亘切瞢武亘切瞪瞢不明也
惙陟劣切　睫即葉切目旁毛也　瞖於計切　黶於琰切黑子也
膲即消切　騃五駭切癡也　觝都禮切觸也　吃居乙切言難也　股公戶切
爊煨爊音鏖煨烏恢切爊煨灰火也　㓟敷羈切剝也　搣莫結切手拔也　臗苦官切兩股閒也
跛布火切足偏廢也　弶其亮切施罟於道也　穽疾政切陷坑也　桎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業因篇第七十八此有五部

述意部　業因部　十惡部

十善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淸五濁失其宗者則震邪山而起三障靜言茲理豈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須雕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

須省退懲過可有情悔之時不爾徒煩長養浪飾畫瓶終糜碎於黃塵㑹楚苦於幽府貽厥緇素鑒勗意焉

業因部第二

如對治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善雜故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方便無間道

中諸無漏業以方便道無閒道是彼諸業對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淸淨故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漏業爲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墮三惡道故佛告善男子一切模畫無勝於意意畫煩惱煩惱畫業業則畫身又阿毗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　趣趣各處處　是以當思業
求離世解脫　身口意集業　在於有有中

彼業爲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一
謂作及無作　口業亦如是　意業當知思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爲五一生因二
和合因三住因四增長因五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
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
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
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
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
惱衆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衣服飲食
等故令衆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

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等依因和尙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鑽人繩爲酥遠因如名色等爲識遠因父母精血爲衆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云是無常因一切諸法復有二種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暗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六波羅蜜是名

了因又云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爲一切煩惱則得生生因亦爲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又云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故能令衆生畢竟進作清淨梵行也

述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多種至時斷罪未明輕重故別引優婆塞戒經辯業不同別有四例一將物

對意有四一輕重不同有八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
依薩婆多論有心無心不同復八臨時判罪並皆攝
盡故經等一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
重有物輕意輕一物重意輕者如無惡心殺父母
者是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者是三物
重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父母者是四物輕意
輕者加以輕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二想是惡業有
八種輕重不同何等爲八一有方便重根本成已輕
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已輕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
有四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有方便成已重根本輕

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本成已重八
有方便根本成已輕惣 理以心力故得輕重果
如十善業等於其三事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復
有人自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和尚自益之人若意
問訊言則柔輭是名方便若作已竟然修念歡喜
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上善既然十惡
亦然第三界十業還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
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
根本上成已中（綺互十八準前可知）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
本成已有心無心作八句準照可知又加阿毗曇心

論云有五種果一報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力果五解脱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果能斷結使是謂五果不依斷結是謂四果除解脱果若是無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斷結於四果中除其報果若不斷結除報果解脱果若是無記法中唯有三果除報果解脱果

十惡部第三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

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即落綺語爾時忿怒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麤凡未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恒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問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此二荅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恒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麤作法發動方成無造作處則不說成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

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
邪婬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
樂離故無兩舌爲苦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故有
綺語貪及邪見成就不行第二第三明畜道中十
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
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
非言辭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
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爲業亦可言具十
者多是龍王亦解人意志故具十業道自餘癡鈍畜生
但可具身三意三上六種除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

據劫初字仝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第四就人中
起罪行者人中即有四天下南閻東弗西耶此三方
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
受惡律儀故若就北鬱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
業一綺語二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
瞋邪見成而不行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婬
業道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匹雖有婬事無相麥奪
故無邪婬問既有行婬即貪欲現行不何謂言過成
不行答彼起婬貪非略蓋哉雖然現行聖說無罪但
此貪心所起之婬尚非重業不牽苦報何況少心能

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旣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答彼人淳直不行奸僞無誑他心故非妄語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粇米樹有寶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鬱單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愛財故無盜無執愛女人故無邪婬無欺他故無妄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輭故無麤言有歌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

身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
雖不律儀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修羅亦有截手
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十業道
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乏少資緣更相攬竊故有
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婬他美天故有邪婬自餘
七業支顯可知若論色無色天依如毗曇則無不善
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
身口業過如初禪中婆伽梵王語諸梵衆汝得住此
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詣瞿曇所黑齒比丘
往彼問言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

荅言我是諸梵中尊者黒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
畢但問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
荅即捉尊者牽出衆外語尊者言我不能知初禪三
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梵中損辱我
也此是諂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即是謗
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諂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
然不於他人起麤微損以生上者曾修得定盡離欲
界麤貪瞋等故得彼報還能修定雖有煩惱唯是癡
心以迷道故起愛慢等樂修善法望得勝他此等煩
惱爲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依毗曇上界煩

惱非是不善說爲無記此細貪等能行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汙不同報生色心苦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爲穢汙無記是汙穢故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燋永不牽報上界衆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荅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總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惑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總報及別報苦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邪見皆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

欲色中隂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
有不善業又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苦因緣違理上界
據其位判衆生心細所起或微多不成業故名無記
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麤邪成不善者毗曇所說
義當前判成實所論義當後通又據望理彼細煩惱
皆違理起悉是不善準依成實不善惡業三界通起
唯有多少增微爲異
述曰向來就凡明諸罪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如
須陀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願等
具欲結者貪瞋雖強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

不更思量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枷棬等事輕不善業苦依成論有意不善設動身口不成業報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皮肉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蝎等以生衆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自身或爲他身或爲飲食等

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
愛偷盜彼物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
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
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爲餘姓奪我受用是故
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如依三毒
起邪婬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衆生起貪染心不如
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
貪生依瞋心故起或婬怨家妻妾或婬怨家所愛之
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碓
臼熟華熟果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婬無罪或

如波羅斯等邪婬母等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妄語者此三可解如是兩舌惡口綺語皆亦如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爲依貪起依瞋結生者名爲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爲依癡結起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是應知問曰何故不說作不作相無作相決定何業中有何業中無荅曰唯除邪婬餘六業中悉皆不定此義云何若自作者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使他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於邪婬中決定有作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婬畢竟自作無使他作是故經言頗有非身作業而得成就殺生罪不

答言有如口使人作成就殺罪又問頗有非口業作
而得成就妄語罪不答言有如以身業作成就口業
妄語之罪又問頗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成就
身口業不答言有如以依仙人瞋心故以唯欲界色
身善業道中畢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戒無無作
戒何以故以依心故中間禪不定若深厚心畢竟恭
敬心作身口業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深厚心結使
心起身口業亦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非深厚心非
畢竟恭敬心造身口業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
厚結使心發身口業亦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而方便

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無無作業問曰於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荅曰若起殺生方便如屠兒捉羊或以物買將詣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彼念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乃至綺語皆亦如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後眷屬此義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衆生命因復更斷餘衆生命如欲祭天殺害衆生即奪

他物欲殺彼人復婬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殺
夫主復以種種鬭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於彼
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人復生瞋心爲殺彼人故生
如是邪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妻男女等
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
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如是應知又離善道非方便
修行善業道是方便以遠離根本故及遠離方便故
言方便者如彼沙彌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衆僧足
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
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

起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所受善行身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屬問曰應說十不善業道果及隨順因荅曰有三種果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一一業道皆有此三種此義云何具足十不善業道有下中上若生地獄中是果報果習氣果者從地獄退生于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依邪婬故不能護妻依妄語故有他謗果依兩舌故眷屬破壞依惡口故不聞好聲依綺語故爲人不信依本貪故貪心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

一切名習氣果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雀鼠雹棘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者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他命後生人中得短命報斷他暖觸是故一切外物資生無有氣勢如是一切十業道中隨義相應解釋應知如劫奪他物邪婬他妻雖不生他重逼惱苦而破壞心是故受罪雖不破壞不瞋不惡口而由惡心是故得罪

十善部第四

若依十善分别者如毗曇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義文顯可知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天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行其心狹劣心猒三界遠離大悲從他聞聲而通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又是上十善淸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又是上上十善業道淸淨具足其心廣

大無量爲諸衆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智令淸淨具足故成菩薩乗問曰云何名業道義荅曰身自七業即自體相名爲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爲業道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趣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荅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問曰一切美味飲酒食肉捲手摑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爲業道荅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

道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爲業道者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十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荅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爾以是故但說十名爲業道不說餘者名爲業道問曰遠離殺生者云何殺生等相應說荅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定不定衆生相四疑心五起捨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是等名爲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爲殺生問曰何故名故心者荅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以阿羅

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衆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問曰何故名他荅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以自殺者無可殺境故自斷命不得惡報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己命故而彼無罪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是自殺不得殺罪問曰何名定不定衆生相者荅曰定衆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人是得殺罪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衆生相故問曰何故名疑者荅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以彼是衆生亦得殺罪

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荅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命非慈悲心作殺方便是名爲起問曰何故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荅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善無記法相續不斷如脩多羅說有信者修行七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云何異心法而得增長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成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叉亦應無無作戒是故當知有無作法問曰云何名遠

離偷盜者荅曰偷盜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隨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相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爲偷盜身業問曰何名他護者荅曰此明取他護物問曰何名彼想者荅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爲彼想問曰何名疑心者荅曰若心有疑爲是我物爲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識之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荅曰知他物生心他隨我想問曰何名欲奪者荅曰起損害心問曰何名知他物起我心者荅曰若不異見若闇地取若疾他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問曰何名

作不作相無作相者荅曰此三如前殺生中說問曰
云何遠離邪婬者荅曰邪婬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
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
作相是等名爲邪婬身業問曰何名護女人者荅曰
所謂父母等護問曰何名彼想者荅曰若知彼女是
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問曰何名疑心者荅曰
若生疑心爲自女爲他女爲父母護爲不護等女一
一皆成邪婬問曰何名道非道者荅曰道者所有道
非道者謂非道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荅
曰此亦名邪婬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荅曰

此三如殺生中說然此中不作相者於邪婬中無如
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問曰云何名遠離妄語者荅
曰妄語有七種一見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
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妄
語口業問曰何名見等事者荅曰謂見聞覺知問曰
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荅曰顛倒事者如聞如彼事
非顛倒者謂如彼事問曰何名疑心者荅曰若生疑
爲如是不如是爲一向如是爲一向不如是問曰何
名起覆藏想者荅曰覆藏實事異想事中住異相說
作不作無作相如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兩舌者

荅曰兩舌有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壞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兩舌口業此七易解不煩釋之問曰云何遠離惡口荅曰惡口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起惱亂心三依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此七亦易不煩釋之問曰云何遠離綺語者荅曰綺語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三非時四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問曰何名依不善意者荅曰依欲界修道煩惱心相應說名爲綺語問曰何名無義者荅曰離實義故問曰何名非時者荅曰語雖有義而非時說亦成綺語又有

時說於大衆中爲自在人說亦成綺語問曰何名惡法相應者荅曰謂一切戲語非法歌舞等一切與不善法相應者皆是綺語作不作無作相者如前殺生中說此下貪瞋邪見其文易解不煩解釋之又論云如娑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來說言龍王離殺獲得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何等爲十一施與一切衆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斷諸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壽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寤安隱八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龍王若不殺善根迴向阿

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時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薩離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富資生不可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行過諸世間所惱惡事如是龍王十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大利益故

引證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其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宮愛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荅父言我自有業不因父王王聞瞋忿而語之言今當試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

一最下貧窮乞人以女付之王語女言汝自有業不
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荅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
將出去婦問夫言有父母不夫荅婦言我父母先此
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死盡無所依怙
是以窮乞婦復問言汝今頗知故宅處不荅言知處
垣宅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周歷案行
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
宮宅悉成宮人妓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卒憶念
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荅王善光女郎宮室錢財
不減於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

見其家內宮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佛此女先世
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荅王言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槃頭王以佛舍利
起七寶塔王大夫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著像頂上
以天冠中如意寶珠著塔㯲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
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
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餚饍
供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
夫還聽婦爾時婦者今善光是爾時夫者今日夫是
由昔遮婦恒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

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逐身受報未曾違失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人說言我依王活一人荅言我自依業不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人往彼重與財物尋即遣彼依王活者持所飲酒送與夫人此人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倩彼依業者送夫人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到王前王見深怪即便喚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即向王具白情事王聞歎言佛語眞實自作其業還自

受報不可奪也由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見信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聖教具受前苦又輪轉五道

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國佛在世時二國之閒有一大樹名尼俱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生子皆數千萬斛食之香甘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萬物各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人作福譬喻此樹稍稍漸大收子無限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三尊中來爲人大富

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
壯姝長從持戒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
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樂於福事從精進
中來爲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達
解深法從智慧中來爲人音聲清徹聞者樂聽從歌
歎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痛從慈心中來阿難
白佛云何爲慈佛言一慈衆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
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心常歡喜四爲能護一切不
犯是名慈心佛言爲人姝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
慢人故爲人醜陋喜瞋恚故爲人生無所知不學問

故爲人專愚不教人故爲人瘖瘂謗毀人故爲人聾
盲不聽法故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爲人
醜黒遮佛光明故爲人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故
生馬蹄國者著屐躡佛前故生穿胷人國者布施作
福悔惜心故生在麞鹿麂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在龍
中者調戲忿怒人故身生惡瘡癩疾難差醫藥所不
治苦痛難言者前身喜鞭打衆生故人見歡喜者此
身見人歡喜故人見不歡喜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
喜遭縣官閉在牢獄杻械其身者前身喜籠繫衆生
不從意故爲人脣缺者前身鉤魚口缺故爲人聞說

法心不聽採於中兩舌亂人聽受者後生作長耳驢騾耳狗中爲人慳貪不恕己好獨食者死入地獄墮餓鬼中出生爲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供口爲人好食獨啗惡食施人者後墮猪豘蜣蜋之中爲人喜剥脫人物者後墮羊中生被剥皮爲人喜殺生者後生爲水上作蜉蝣之蟲朝生暮死爲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馬中爲人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地獄烊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犂之後墮白鳩鴝鵒鳥中人聞其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怪呪令其死爲人喜婬他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臥鐵牀後墮

婬色鵝鴨鳥中爲人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
地獄墮沸屎泥犂中後生墮狌狌獸中後生爲人愚
癡故無所知爲人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鬬諍更相驅
遣者後墮鳩鴿中爲人喜貪人力者後墮象中佛言
除州縣官長稟食官祿合公道者無罪或私侵於民
鞭打輸送告訴無地杻械繫録不得寬縱者此人罪
報死入地獄神更萬痛數千萬劫罪畢乃出後墮水
牛中穿領鍊鼻牽船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罪爲人
不潔淨者從猪中來爲人慳貪不恕己者從狗中來
爲人狠戾自用者從羊中來爲人不安庠不能忍事

者從獼猴中來爲人尤惡含毒心者從蝮蛇中來爲人好於美食恐害衆生無有善者前身從豺狼貍貓中來又佛說須摩提女經云爾時羅閱城有長者號曰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積累功德不可稱計行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叉手白佛欲有所問願爲解說佛語須摩提恣所欲問今當爲說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財寶云何不爲他人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

可計億剎土去到彼間得禮諸佛云何得無讎怨無侵嫉者云何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央福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即令不墮苦痛之處所問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如來義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聞吾當解說時女即言甚善世尊願樂欲聞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皆歡喜何等爲四一瞋恚不起視怨家如善知識二常有慈心向於一切三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四作佛形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爲四一布施以時二與

巳倍悅三與後不悔四既與不求其報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爲他人所別離何等爲四一不傳應說鬬亂彼此二導愚癡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毀敗正法護使不絕四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爲四一細擣紅青黃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如塵使滿輭妙華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三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四得最正覺便歡喜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何等爲四一見人作功德不行斷絕二見人說法而不中

止三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求三昧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讎怨無侵嫉者何等爲四一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不慳貪妒他人物三見人布施助其歡喜四見菩薩諸所作爲不行誹謗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爲四一口之所說心亦無異二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聞人說法不生是非四若見他人請令說法不求其短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央福所作善行疾得淨住何等爲四一心意所念常至於善二常持戒三昧智慧三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脫四常有大慈愍於一切菩薩

復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爲四一常念於佛
二常精進三常念經法四常立功德菩薩復有四事
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令其不墮苦痛之
處何等爲四一爲一切人故具滿諸願二若人布施
諸不足念欲足之三見人雜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
四常念供養於三寶爾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
說四十事我當奉行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違一事
又𨚗意長者子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會圍
遶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𨚗意從五百
長者子來詣佛所爲佛作禮叉手白言欲有所問唯

願慈愍有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中復何因緣常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貴中衆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爲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爲人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所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衆初不差違遭遇知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所問如是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使衆會得聞正教願使一切得濟被安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

爲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爲五一慈心不殺悉養物命令衆得安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不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佛告辯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爲五一布施恩潤貧窮二持戒不犯十惡三忍辱不亂衆患四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一心奉孝盡忠是爲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爲人主一切敬侍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獄億劫乃出何謂爲五一不信有佛法衆而行誹謗

輕毀聖道二破壞佛寺尊廟三四輩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四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當來有欲爲道已得爲道便不訓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誹謗師是爲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復有五事墮餓鬼中何謂爲五一慳貪不欲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三愚闇無有慈心四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爲五事墮餓鬼中復有五事作畜生行墮畜生中何謂爲五一犯戒私竊偷盜二負債抵而不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喜聽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

俗爲緣是爲五事生畜生中復有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何謂爲五一施惠普廣二禮敬三寶及衆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下五博聞經戒是爲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爲人奴婢何謂爲五一憍慢不敬二親二剛強無恪心三放逸不禮三尊四盜竊以爲生業五負債逃避不償是爲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復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何謂爲五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有彼此三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五不求人長短是爲五事生於

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爲五一常無至誠欺詐於人二大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爲作過五鬬亂兩舌彼此是爲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不安常懷恐怖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爲五一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一切與尊正等如

愛赤子五所愛經法晝夜諷誦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於是長者子㦔意聞佛説是五十事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長者子皆得法眼淨又諸會者各得所志頌曰

心境相乘　業結牽纏　七識起發　八識成因
三界受報　六趣遷延　隨事起業　觸處拘連
五陰勞倦　九惱邅迍　自非慈聖　豈益我神
含情普洽　機悟(元)津　舒則利物　卷則收恩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音釋

雕琢雕丁聊切琢竹角切　枷捲枷古牙切捲去貞古轉二切　雹蕀雹蒲角切雨水也蕀紀力切與棘同　捲渠貞切與拳同　摑古獲切批打也　摚抽庚切與撐同　姝昌朱切美也　躡尼輒切踐也　麞諸良切麋屬　麂居矣切獸名　聸丁含切與耽同　肫徒渾切與豚同　蜣蜋蜣去羊切蜋呂章切蜣蜋轉糞丸蟲也　蜉蝣蜉縛謀切蝣以周切蜉蝣蟲名　鴝鵒鴝古侯切鵒音格鴝鵒怪鳥名　狌所庚切狌狌能言獸也　狠戾狠胡貇切戾郎計切狠戾不聽從也　犲狼犲士皆切狼盧當切　貍貓貍呂支切貓莫交切　邅迍邅張連切迍株倫切邅迍難行不進貌

太學生南昌萬啓壇妻燕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六五）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此有十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中陰部　現報部　生報部
後報部　定報部　不定部
善報部　惡報部　住處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之業用實三報之徵祥猶形影之相須譬六趣之明驗其三報者以悅天后之耳目翻孤九色之

深恩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兀之切酷斯爲現報也羣徒潛淪於幽壑神陟輪飄而不改身酸歷代之殃釁不曉王子之喪目斯生報也外道縱禍於非想迷法永惑於始終爲著翅之暴貍飛沈受困而難計斯爲後報也㊄鑑三代彌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使悟四諦三明之室令出三報五苦之闇也

引證部第二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衆生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作極善惡業即今身受之是名現報二者生報今身造業次後身受是名生報三者後報今身造業次後未受更第二第三生已去受者是名後報四者無

報猶無記等業是此無報業復有四種一時定報不定此於三時決定不改由業有可轉故報不定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報不可改然時有可轉故時不定三時報俱定由業定故感時亦定四時報俱不定由業不決定故時報亦不定也衆生作業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已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旣爾善亦如是

受胎部第三

如善見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華水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嗅香問何謂相觸受胎荅有女人月水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受胎荅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欲愛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汚衣尼取舐之

復取内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荅如鹿母嗅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摩受胎荅如睒菩薩父母俱盲帝釋遥知下來其所爲夫婦旣悉出家爲道不合陰陽以手摩臍下即便懷胎而生睒子問何謂見色受胎荅有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盛唯視男子如宫女人亦復如是即便懷胎問何謂聞聲受胎荅如白鷺鳥悉雌無雄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雌鷺一心聞聲便即懷胎雞亦有鬪雄雞聲亦得懷胎問何謂嗅香受胎荅如秦牛母但嗅犢氣而亦懷子又增一阿

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處受胎一母有欲有父母共集一處然外識未應來趣便不受胎若識來趣父母不集則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欲父欲意盛母不大殷勤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集一處母欲熾盛父不大殷勤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非成胎二若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相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胎復

有三種一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二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遠行不在則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則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母應來集一處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神來趣則非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病則非成胎若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俱相有兒則成有胎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藏八位差別何等爲八謂羯羅藍位遏部曇位閉尸位鍵南位鉢羅賒佉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若已結凝箭內稀名羯羅藍若表裏如酪未至肉位名遏部曇若已成肉仍

極柔輭名閉尸若巳堅厚稍堪摩觸名爲鍵南即此肉團增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賒佉從此以後髮毛爪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爲根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爲形位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髮變異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及由其母多習灰鹽等味若飲若食令此胎藏髮毛希尠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習近煙熱現在緣故令彼胎藏黑黮色生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彼

胎藏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啗熱食令彼胎藏極赤色生皮變異生者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婬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癬疥癩等惡皮而生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及不避不平等現在緣故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又彼胎藏若當爲女於母左脇倚脊向腹而住若當爲男於母右脇倚腹向脊而住又此胎藏極成滿時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趣產門其正出時胎衣遂裂

分之兩腋出產門時名正生位生後漸次觸生分觸所謂眼觸乃至意觸

中陰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汝當繼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中陰猶如白氎垂欲墮細輭白淨復見園林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香一切受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悲啼哭泣以善相故不聞不

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天勝處即生愛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第二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鬱單越則見細軟赤氎可愛之色即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復有風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苦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鬱蒸令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集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甚爲障礙若不妨礙生鬱單越中間次第有善相出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

走往趣入中遊戲欲入母胎從華池出行於陸地見於父母欲染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乃是雄鵝母爲雌鵝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鵝身若女人生自見其身作雌鵝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是名生鬱單越第二中陰有也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盡作黃色猶如金色徧覆如雲見虛空中有黃氎相舉手攬之親族兄弟說言病人兩手攬空是人爾時善有將盡見身如牛見諸牛羣如夢所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

和合而行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猶如
特牛除去其父相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猶
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與彼和合不與我對如
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陰有也第
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
相現見青氎相一切皆青徧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
虛空恐青氎墮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
陰猶如馬形自見其父猶如駁馬母如騲馬父母交
會愛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當與此騲馬和
合若女人生自見已身如騲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駁

馬何故不與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有也第五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見上行相若大業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夢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手見華生貪令見此樹我當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樹乃是昇於須彌見天世界華果莊嚴我當遊行是名鬱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中陰有也第六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以中業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衆蜂莊嚴一切皆香昇此蓮華須臾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

勝蓮華池是名鬱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第七中陰有者鬱單越人以業勝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爾時即昇勝堂生此殿中以爲天子是名鬱單越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第八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遊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淸淨心即昇宮殿見諸天衆遊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鬱單越死生此天中是名鬱單越人生此天處熏習遊戲乃死時相第八中

陰有也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種業何等爲二一者餘業二者生業生於天上其人臨命終時則有相見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脉不斷壞諸根清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浮至彼岸旣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戲笑歌舞其人爾巳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生天受天快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有也瞿耶尼人生有三品上中下業同一光明等一中陰一切相似不同鬱單越人三種受生差別生也第十中陰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終時見於死相見於自業或見他業或見殿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生於

殿堂外見衆婇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
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衆猶如睡覺即生天上是
名第十中陰有也第十一中陰有者諸餓鬼等惡業
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所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
天中則有相現若餓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飢
渴燒身常貪飲食常念漿水欲命終時不復起念本
念皆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近雖見飲食唯以目視如
人夢中見食不飲見天可愛即走往趣至於彼處即
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第十二中陰有者以
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類受百千億生死之身墮

於地獄餓鬼畜生轉輪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
生中死生二天處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
畜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脫身則有相現臨命終時
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少或見樂處即走往趣
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二中陰有
也第十三中陰有者地獄衆生希有難得生於天上
餘善因緣如業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
從此地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
擲置鑊中猶如水沫滅已不生若以棒打隨打即死
不復更生若置鐵函置已即死不復更生若置灰河

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
若諸鐵烏食已不生若諸惡獸啗已不生是地獄人
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炷盡
則無燈業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第
一歌舞戲笑香風觸身受第一樂欲近生有或生三
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陰有也第十
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
時見如是相見大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爾時其
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遮此
山親里見之謂爲觸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

如白氎即昇此氎乃見赤氎亦第臨終復見光明見
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
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人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
母妨礙當於爾時中陰即壞生陰亦起如印印所印印
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
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苦惱如
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別離苦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如
此天子不失已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坐其本處生
於勝天若四天處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愛勝相
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六中陰有道相

續者若從上天還生下天見衆蓮華園林流池皆亦
不如既見此色飢渴苦惱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
雖同生天二種陰有二種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陰有
相續道也第十七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弗婆提人生
瞿陀尼有何等相瞿陀尼人生弗婆提復有何相如
是二天下人彼此互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
窟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播或赤或白其人見
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播次第緣播入此窟
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法亦如前說或見二
牛或見二馬受淫交會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

陰是名第十七中陰有也

現報部第五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有衆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

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又雜寶藏經云昔乾陀衛國有一屠兒將五百頭小牛盡欲形犍時有内官以金錢贖牛作羣放去以是因縁現身即得男根具足還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自恣而去未曾通白今何故爾王時即喚問其所以荅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頭小牛而欲形犍臣即贖放以是因縁身體得具故不敢入王聞喜愕深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華報所感如此況其果報豈可量也又新婆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涉路人多糧盡飢渴熱乏息而議曰此等羣牛終非已物宜割取舌以

濟飢虛即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鹹味出舌舐之即用利刀一時截取以火煨炙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澡漱俱嚼楊枝指齒既了擘以刮舌惡業力故諸人舌根猶如爛果一時俱落此皆現報以業重故

生報部第六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繞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如日垂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

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爲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天眼所見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和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己有見已心

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爲愛狂故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又修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生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無邪念則爲柔輭堪任受子其精不淸不濁中適不強亦無腐敗亦不赤黒不爲風寒衆毒雜錯與小便別應來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女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敬念欲向女人父時精下其神

欣喜謂是吾許爾時即失中止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倍用歡躍是爲色陰歡喜之時爲痛樂陰念於精時是爲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爲行陰神處胎中則爲識陰如是和合名曰五陰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中而不增減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薄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酥至六七日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段肉至八七日其堅如坏至九七日變爲五臛兩肘兩髀及頭頸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有五臛二手腕二脚腕及

生其頭至十一七日續生十四皰五手指五足指及
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七日是諸皰相轉漸成
就至十三七日則現腹相至十四七日則生肝肺心
及其脾腎至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十六七日則生
小腸至十七七日則有脾處至十八七日生藏熟藏
起此二處至十九七日則生髀及䏝腸骨手掌足趺
臂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齊乳頤頸形相至二十
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所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
口七骨著頸兩骨著髀兩骨著肘四骨著臂十二骨
著胷十八骨著背兩骨著臏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

復有微骨揔有一百八與體骨肉合具十八骨著在
兩脇二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連結其骨
柔輭如初生瓠至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堅如未熟瓠
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臂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
連綴足骨著足膝骨著膝如是踹骨髀骨髖骨脊骨
胸骨脇骨肩骨項骨頤骨臂腕手足諸骨等各自轉
相連著如是聚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動至
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二十五七日生
七千脉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日諸脉悉徹具足成
就如蓮根孔至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

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至三十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至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脣指諸膝節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至三十六七日爪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母腹中若干風起開兒目耳鼻口或有風起染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有風起成體顏色或白赤黒有好有醜皆由宿行在此七日中生風寒熱大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軟

無瑕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
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瘻斜曲使不
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是爲三十八七日九月不
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爲人其小兒體而有二
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
腎腸血輭者從母也白餘爪齒骨節髓腦筋脉堅者
從父也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
是男兒背外而面向內在其左脇也若是女子背母
而面向外處在右脇也居苦痛臭處汙露不淨一切
骨節縮不得申住在革囊腹綱纏裹藏血塗染所處

逼迮依因屎尿旋溺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園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犂世間之獄至三日中即愁不樂到四日時母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頭向產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遊戲如墮高牀華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墮投於垪岸溝坑溷中或如地獄羅網棘上曠野后間劍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生既墮地外風所吹女人手觸暖水洗之逼迫毒痛猶如瘡病也以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

憒不識來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嬈㾓邪所
中死屍所觸蠱道顛鬼各伺犯之如四交道墮肉段
烏鵄鵰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欲得兒便周帀圍遶
亦復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兒巳長大以哺
養身適得穀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
名舌蜫二名重蜫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害一
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蟠蛛二名秏擾三名憒亂
兩種在額一名卑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蜫二
名重蜫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兩種在耳根
一名赤二名復赤兩種在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

在口一名搖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弊二名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捽滅一種在舌名曰甘美一種在舌根名曰柔輭一種在上腭名曰往來一種在咽名爲嗽喉兩種在瞳子一名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垂二名復垂一種在臂名爲住立一種在手名爲周旋兩種在胷一名額坑二名蹟普一種在心名爲班駮一種在乳名曰黿現一種在臍名爲圍繞兩種在脇一名爲月二名月面兩種在臍一名月行二名月貌一種在背骨間名爲安豐一種在皮裏名爲虎爪兩種在肉一名消膚二名燒拊四

種在骨一名爲甚毒二名習毒三名細骨四名雜毒
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骸
五名白骨兩種在腸一名蟯蜋二名蟯蜋嘍兩種在
細腸一名兒子二名復子一種在肝名爲銀喋一種
在生藏名爲伎牧一種在熟藏名爲太息一種在穀
道名爲重身三種在糞中一名筋二名目結三名目
編髮兩種在尻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種在泡一名
宗姓二名惡族三名臥寤四名而寤五名護汁一種
在髀名爲擿技一種在膝名爲現傷一種在蹲名爲
鐵嘍一種在足指名爲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爲食皮

是為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體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在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如是如木因體與反來危人如身中蟲擾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為人以為蓋之狂惑凡愚妄起愛念共相親附智者視虛安可近之譬如陶器終有破壞此身虛偽會有夭壽貴賤同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從夾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生老病死亦復如是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日此之胎藏一切肢分皆悉具足從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

極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八月此名圓
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缺減故法華經偈
云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衆苦所逼迫

故三昧經云說身内火界漸增水界漸微是故迦羅
邏稠漸堅乃至肉團衆生由此薄福從小至大皆受
其苦又禪祕要經云人身三分齊爲中原頭爲殿堂
額爲天門又處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四大二
七日展轉風吹向脇乃至三十八七日風名華令向

產門又譬喻經云風撐水水撐地地撐火強者爲男
弱者爲女風火相撐爲男地水相撐爲女又解脫道
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爲塵一斛二升又增一經云一
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脉各有
五百身蟲有八十戸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
飲一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血分東弗于逮人飲
一千八百斛乳西拘耶尼人飲一萬八百斛乳北鬱
單越人七月成身初生之日置陌路首行人授指與
㗋所以不飲乳也此之斛升是古小升三升當今一升舊人身形殊大不同今小恐人
怪多故
別䟽記

後報部第七

如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屠不落三塗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生已前曾施辟支一食福力故令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此是後報具如六道篇說又智度論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洹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舍利弗白

佛言佛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萬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鴿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八萬大劫亦未免鴿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鴿何時當脫佛

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爲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衆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讃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欲作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衆生已而入涅槃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結我知佛智慧如是者爲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爲難

定報部第八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爲五一當耗減法二當亡棄法三當病瘦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去法此之五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菩薩明旦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四輩皆從諸天龍神各賫華香伎樂追從於上時佛道眼覩見兄弟同産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悉欲避終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在所至到無所罣礙今反當爲非常所得便

危失身命當造方便免斯患難不可就也於是一人則踊在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則入市中人內之處廣大無量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計竊至大山無人之處擘山兩解入中還合非常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脱藏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喪已禽獸所陷在大海中者則時天命魚鼈所食入市中者在于衆人而自終沒於是世尊覩之如

斯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
達無極之慧古今以來誰脫此患佛作頌曰

雖欲藏在空　善處大海中　假使入諸山
而欲自翳形　欲求不死地　未曾可獲定
是故精進學　無身乃爲(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護致何等爲四一曰年
幼顔色煒(曄)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力堅強行步舉
止出入自遊上車乘馬衆人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
耄頭白齒落面皺皮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
少不至老者終不可得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盛行

步無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爲無比張弓捻矢把
執兵杖有所危害不省曲直罵詈衝口謂爲豪強自
計吾我無有衰秏疾病卒至伏之著牀不能動揺身
痛如搒耳鼻口目不聞聲香美味細滑坐起須人汙
露自出身臥其人衆患難喻假使欲免常安無病終
不可得三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于病死命旣甚
短懷萬歲慮壽少憂多不察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
意殺盜婬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邪見不孝父
母不順師友輕自尊長反逆無道悕望豪富謂可永
存譏謗聖道以邪無雙嘘天獨步慕于世榮不識天

地表裏所由不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與之世不受唱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冀念長生今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爾終不可得也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俸祿騎乘遊觀妻妾子息以自嬌恣飲食快意兒客僕使趨行綺視顧影而步輕蔑衆人計己無雙奴客庸焉獸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其眷屬從使之衆意可常得宿對卒至如湯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噏命斷魂神獨逝父母

兄弟妻子親族朋友知識恩愛眷屬皆自獨留官爵
財物僕從各散馳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佛
告比丘古今以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
斯四苦佛興于世
不定部第九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
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
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
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
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

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一人生卑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恒值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後樂何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恒懷邪見與

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生人中極爲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而後苦何等人先樂而後樂或有人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寶敬重三尊恒行惠施後生人天恒受富貴多饒財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爾時佛告比丘曰或有衆生先苦後樂或有先樂後苦或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十耳或百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冬

受樂夏受苦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或少時作罪復長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復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俱樂或有人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樂心不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樂心不樂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

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免三惡道苦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人身心俱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養復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心俱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樂

善報部第十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施果報荅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謂受用果受用果復有二種果所謂現在受果未來受果復有三種果即此二種復加般若復有四種果何謂四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

用而無果三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而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無量種種果報而不能受用如舍衛天主雖得無量種種珍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上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食及以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伽諸長者等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或爲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

果謂得命色力樂辯等因食得命是故施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緣後得長命如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是復有五種勝果所謂施與父母病人法師菩薩得勝果報父母恩養生長身命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病人者孤獨可愍以是義故起慈悲心施病人者得勝果報又說法者能生法身增長法身永導善惡平正非平正顚倒非顚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衆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絶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以菩薩發心勇猛悲願力大不同餘福其心狹劣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

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爲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
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三
和合聖衆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
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
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其中衆生所
有功德正與一輪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之
德與瞿耶尼一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
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福不
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
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

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又中
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法者
得生帝釋處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辭
離麤言兩舌　調伏慳悋心　常修眞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又雜寶藏經偈云

福業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　人乘持戒車
從生至天上　定知如燈滅　得至於無爲

一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音釋

睒失冉切 䏦音包 蝭音啼又音蒂 蜇音哲 氃竹用切 撐直庚切距也 唻所角切含吸也 内奴教切與閙同不靜也

太學生南昌萬啓培妻孫氏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七十 受報之二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惡報部第十一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然矣幸願深信不猜來肖輕重苦報俱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剥切臠截炮熬蚶蠕飛鷹走狗射獵衆生者則墮屠裂斤割地獄中蒸煮燒炙衆生者則墮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劇苦受苦既畢復墮畜生作諸牛馬猪羊驢騾駱駝鷄狗魚鳥車螯蛤蜊爲人

BL 1403 .T34 v.22

所殺螺蜆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肉供充肴俎在此禽獸無量生死若無微善永無免期脫有片福劣復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十二十未有所知從冥入冥人所矜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又地持經云殺生之罪能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衆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衆苦皆來切已二者殺生何故出爲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惻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爲餓鬼以其殺生必緣

慳心貪著滋味復爲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衆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生如是苦也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荅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爾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

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又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盜今身偷盜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蹙捶打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以水草處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恒爲僕隸驅策走使不得自在償債未畢不得間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當知此苦皆緣偷盜今身隱蔽人光明不以光明供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即當墮黑耳黑繩黑暗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蟣蝨

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
善劣復人身形容黶黑垢膩不淨臭處穢惡人所厭
遠雙眼盲瞎不覩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盜故
故地持經云劫盜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
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劫盜
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盜剥奪偷竊人財苦衆生故
身死即入寒冰地獄備受諸苦劫盜何故出爲畜生
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肉供人償
其宿債何故復墮餓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盜是以畜
生罪畢復爲餓鬼何故爲人貧窮緣其劫奪使物空

乏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在緣其劫盜偷奪設若有財則為五家所共不得自在當知劫盜二大苦也又雜藏經說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苦

果又緣以盜故心不貞正恣情婬泆今身婬泆現世
凶危常自驚恐或爲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
加形首足分離乃至失命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
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鷄鴨
鳥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遐劫中受諸苦惱
受苦旣畢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閨門婬亂
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爲人所奪常懷恐怖多危少安
當知危苦皆緣邪婬故地持論云邪婬之罪亦令衆
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
二者得不隨意眷屬邪婬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婬

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婬出爲畜生以其邪婬不順人理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邪婬復爲餓鬼以其婬泆皆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婬婦不貞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婬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婬奪人所寵故其眷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婬泆三大苦也又雜寶藏經說昔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爾荅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

恐怖恐怖相續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
地獄苦果又緣其邪婬故發言皆妄今身若妄苦惱
衆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
既畢墮餓鬼中在此苦惱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
微善劣復人身多諸疾病尫羸虛弱頓乏之楚痛自嬰
苦毒人不愛念當知此苦皆緣妄語故地持論云妄
語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
一者多被誹謗二者爲人所誑何故妄語墮於地獄
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爾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獄苦
何故妄語出爲畜生以其欺妄乖人誠信所以出獄

受畜生報何故妄語復爲餓鬼緣其妄語皆自貪欺慳欺罪故復爲餓鬼何故人多被誹謗以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妄語爲人所誑以其妄語欺誘人故當知妄語四大苦也又緣其妄語便致兩舌今身言無慈愛讒謗毀辱惡口離亂死即當墮拔舌烊銅犂耕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旣畢墮畜生中啗食糞穢如鵂胡鳥無有舌根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舌根不具口氣臭惡瘖瘂謇澀齒不齊白滋歷踈少脫有善言人不信用當知讒亂皆緣兩舌故地持論云兩舌之罪亦令衆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得弊惡眷屬二
者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地獄緣其兩舌離人
親愛愛離苦故受地獄苦何故兩舌出爲畜生緣其
兩舌鬬亂事同野干受畜生身何故兩舌復爲餓鬼
以其兩舌亦緣慳嫉罪故復爲餓鬼何故兩舌爲人
得弊惡眷屬緣以兩舌使人朋儔皆生惡故何故兩
舌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親好使不和合故當
知兩舌五大苦也又緣其兩舌言輒麤惡今身緣以
惡口故鬬亂殘害更相侵伐殺諸衆生死即當墮刀
兵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旣畢墮畜生中拔

脚賫膀輸胜喪胛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旣畢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四支不具闇刖刻劓形骸殘毀鬼神不衞人所輕棄當知殘害衆生皆緣惡口故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惡口皆欲害人人間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惡口出爲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爲畜生所以出獄即爲畜生何故惡口復爲餓鬼緣其慳悋干觸則罵所以畜生苦畢復爲餓鬼何故惡口爲人常聞惡

音以其發言麤鄙所聞常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説恒有諍訟以其惡口違逆衆德有所説言常致諍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又縁其惡口言輒浮綺都無義益無義益故今身則生憍慢死即當墮束縛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識父母恩養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縁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邊地不知忠孝仁義不見三寶若在中國雖陋短矮人所輕蔑當知憍慢皆縁無義調戲不節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

有所言說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語旣非義事戚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無義語出爲畜生緣語無義人倫理乖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無義語復爲餓鬼語無義故慳惑所障因慳惑故復爲餓鬼何故無義語罪出生爲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旣無義皆緣暗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七大苦也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讓使貪欲無猒今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沸屎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旣畢墮畜生餓鬼中無有衣食

貧仰於人所啗糞穢不與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飢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不得縱有纖毫輒遇剥奪守苦無方亡身喪命當知此不布施皆緣貪欲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猒足何故貪欲墮於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爲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爲畜生何故貪欲復爲餓鬼緣此貪欲得必貪惜貪惜罪故復爲餓鬼何故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

彌多何故貪欲無有猒足緣此貪欲貪求無猒當知貪欲八大苦也又緣貪欲不適意故則有憤怒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犂地獄於歷劫中具受衆苦受苦既畢墮畜生中作毒蛇蚖蝮虎豹豺狼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復多瞋恚面貌醜惡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實亦眼不喜見當知忿恚皆緣瞋惱故地持論云瞋恚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爲一切求其長短二者常爲衆人之所惱害何故瞋惱墮於地獄緣此瞋惱恚害苦物受地獄苦

何故瞋惱出爲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恕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瞋惱復爲餓鬼緣此瞋惱從慳心起慳心罪故復爲餓鬼何故瞋惱常爲一切求其長短緣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爲一切求其長短何故瞋惱常爲衆人之所惱害緣此瞋惱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瞋惱九大苦也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道今身邪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餐采死即當墮聾癡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聞三寶四諦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聲不知是惡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

生在人中聾瞽不聞石壁不異美言善響絕不覺知當知阻礙聽法皆緣邪見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墮於地獄緣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謗佛法僧不崇三寶旣不崇信斷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終入阿鼻獄何故邪見復爲畜生緣以邪見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邪見復爲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乖僻不捨不捨慳著復爲餓鬼何故邪見生邪見家緣此邪見僻習纏心所以爲人生邪見家何故邪見其心諂曲

緣此邪見不中正故所以爲人心常諂曲當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一一微細衆惡罪業無量無邊皆入地獄備受諸苦非可筭數而知且略言耳若能反惡爲善即是我師又八師經云佛爲梵志說八師之法佛言一謂凶暴殘害物命或爲怨家所見刑戮或爲王法所見誅治滅及門族死入地獄燒煮拷掠萬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爲餓鬼當爲畜生屠割剝裂死輒更刃魂神展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是吾一師佛於是說偈言

凶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怛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官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爲財主刀杖加刑應時瓦解或爲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搒笞五毒皆至戮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火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爲餓鬼意欲飲水水化爲膿所飲食物物化爲炭身常負重衆惱自隨或爲畜生死輒更刃以肉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盜是吾二師佛於是說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寶　亡者無多少

忿恚愁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是是故　棄國施財寶
三謂邪婬犯人婦女或爲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形手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爲王法收捕著獄酷毒掠治身自當辜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爲人閨門婬亂遠佛違法不親賢衆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復婬是吾三師佛於是說偈言
婬爲不淨行　迷惑失正道　形消魂魄驚
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　死復墮惡道

吾用畏是故　棄家樂山藪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譖人無罪謗毀三尊招致捶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犂之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爲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爲人常不見信口中恒臭多被誹謗駡詈之聲臥輒惡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説偈言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賢良　受身癡聾盲

蹇吃口臭腥　顛狂不能言　死墮拔舌四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吾謂嗜酒酒爲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滅臣慢上不忠敬於父禮亡母失慈子凶悖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婬九族諍財產耗亡國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故絕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說偈言

醉者爲不孝　怨禍從內生　迷惑淸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羣坻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圓

六謂年老夫老之爲苦頭白齒落目視冥冥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痛疼行步苦極坐起呻

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
涕吾見無常災變如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
師佛於是說偈言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老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瘦肉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
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燋筋斷鼻坼
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
言輒悲哀今觀世人年盛力壯華色煒(曄)福盡罪至

無常百變吾覩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

佛於是說偈言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水消而火起
刀風解其形　骨體筋脉離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　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絶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肨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筋脉爛盡骨節解散髑髏髀脛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主人民

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佛於是說偈言

惟念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黃泉　身爛還歸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　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受戒爲淸信士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奉孝不醉歡喜爲佛作禮而去故書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敗陽麗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毒能悟此言斯爲大師

住處部第十二 別有四住處

七識住處　　九衆生居住處

二十五有住處　　四十二居止住處

七識住處第一

如毗曇說云於欲界之中唯取人天善趣爲一及取上之二界各前三地則爲七也論言何故四種惡趣及第四禪并及非想不立識住法者此還如論中釋云若識於彼樂住者則立識住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苦逼迫故識不樂住第四禪中有淨居天樂入涅槃故識不樂住無想衆生以無心故

不可說爲識住自餘第四禪其亦不定或求無色或求淨居或求無想故識亦不樂住也第一有中以其闇昧不捷疾故識不樂住以如斯義是故不立又說若彼有壞識法者是則不立識住謂彼四惡趣中爲彼苦受惱壞識故所以不立第四禪中以有無想正受及無想天斷壞識故一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略分别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别荅曰如毗曇中說謂於前

七識住上加無想天及與非想即是九衆生居答言
惡趣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衆生居者此是如論中
前釋若彼衆生愛樂住者立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
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多苦惱衆生不樂住於彼第
四禪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亦不樂住自餘第四
禪如前所說是故不立衆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弗阿毗曇論
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色界有七無色有四三界合
論故有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謂四惡趣即以爲四又

取四天下人復以爲四怗前爲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怗前便爲十四有也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爲四又於初禪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禪中取五淨居并無想天即爲其七將七怗前十四即爲二十一有也無色界中四者謂四無色定以四怗前即爲二十五有是故彼論偈云

四洲四惡趣　梵王六欲天　無想五淨居
四空及四禪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爲三有別於初四禪者

有何義耶荅曰有以謂彼初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
恒計以爲能生萬物之本違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
解脫又彼梵王亦復自計巳身能爲造化之主是一
是常是眞解脫如來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摽說爲
有也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五百大劫
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達而復計爲眞實涅槃
是故樂修無想之定求生彼處如來爲欲破彼情見
是故別摽說爲有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
首羅天王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爲造化之
本歸之則得解脫爲破此見是故如來別摽說有別

說之意義顯斯也問曰未知於彼六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然耶荅曰有以所謂於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衆生不欲樂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衆生樂住心巳殷著是故隨方說之爲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最爲殷上是故隨處說處說爲十七二十五有略辯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處第四

問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別荅曰如樓炭經說謂於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無色界

中有四三界合論有四十二居止處其欲界二十者
謂彼八大地獄及畜生餓鬼即爲十也又取四天下
人及六欲天復爲十也揔爲二十居止處色界中十
八者謂彼四禪之中有十八天即爲十八居止無色
界中四空定處合爲四十二居止也問曰何故於六
趣之中地獄人天三趣之中各各立多居止處鬼畜
二趣各唯立一修羅一趣全不立者何耶荅曰居止
名爲安止住處有定處者隨處則立無定處者是則
不立謂彼地獄定有八處人有四處天定有其二十
八處是故於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無有

定別多居正處是故就趣各立其一脩羅趣攝入餘道是故不論問曰若依毗曇說彼四空徧在欲色二界之中亦無定別又彼無形則無栖託何故得說居止處耶答曰依如小乘實當如是若依大乘說彼亦有微細色形各有宮殿別有四處於三界中別守一界不雜餘二是故說爲四居止也問曰依如毗曇說彼梵王與彼梵輔天同無別住處第四禪中無想天者與彼廣果同階亦無別處若如是者何故得說以爲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謂彼梵王於初禪中雖無別天而於第二梵輔天中別有層臺高廣嚴博大梵天

王於上而住不與梵輔天同以其君勝上臣下別故無想天者雖與廣果天同其住處各有殊別其猶此閻州縣相似以如斯別是故說之爲二居止焉頌曰

色心相染　業障交纏　七識起發　八識受牽
三界受報　六道苦因　自非斷妄　何得牢堅

感應緣 略引二十五驗

漢時有女生兒兩頭兩頸

漢洛陽有女生兒兩頭肩四臂

晉新蔡縣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

周烈王時有女產二龍

漢時有女生蛇

周哀公時有女生四十子又有豕生人

秦孝公時有馬生人

漢文帝時有馬與狗皆生角

漢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

秦文王時有獻五足牛

漢景帝時有獻牛足出背上

晉武昌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

漢天水平襄有鷰生雀

魏黄初中有鷹生鷰口爪俱赤

漢竇嬰灌夫田蚡因恨謀死現報
晉王敦枉害刁(元)亮現報
晉張鹿殺經曠現報
晉御史后密枉奏殺典客現報
晉桓温枉害殷消現報
秦姚萇枉害苻永固萇受現報
秦李雄從叔壽枉害李期現報
宋翟銅烏枉害張超現報
宋張禈爲隣人燒死隣人受現報
宋呂慶祖爲奴枉害奴受現報

唐杜通達枉害衆僧受現報

唐貞觀年內有邢文宗枉害衆僧受現報

漢元始元年六月有長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得相向四臂共匈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故京房易傳曰暌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兩頸不一也足多所住邪也足少不勝任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泄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

漢元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胷面俱相向自是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二

頭之像也後董卓殺太后被以不孝之名廢天子又害之漢元以來禍莫大焉

晉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年二十五産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分此蓋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内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智之難也

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
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支謂之瘣人不學謂
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蛇于林
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未窆賔客聚集有
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
涕並流若哀慟者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
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能言吳赤烏七年有

婦人一生三子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馬禍也故京房易傳曰方伯分滅厥妖牡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也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後五年六月密應城門外有狗生角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下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
漢綏和二年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

志以爲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秦文王五年游于朐衍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喪用
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者
劉向以爲牛禍思心霿亂之咎也至漢靈帝延熹五
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
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
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也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鷰生雀哺食至大俱

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鷰生雄雀又曰生
非其類子不嗣也
魏黃初中有鷹生鷰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
爲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
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
也右十二驗出搜神異記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
侯爲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疎薄無勢黙
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
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爲丞相親幸縱

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灌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

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籍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中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論嬰及夫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守笞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元亮及敦入后頭夢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姑孰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道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死

河間

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於山椒鹿酗酒失色拔刀斬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說爲鹿所殺投屍澗中脫褌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褌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規叛逸出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典客令萬黙密白日見黙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簒逆廢晉

帝爲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爲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温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爲温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晞遊温乃疑之庾乃請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温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温大怨望以爲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莫衣語温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温荅臣不敢臣

不敢旣登車爲左右說之又問殷消形狀荅以肥短
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旣滅
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
永固即授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
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
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
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爲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
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旣甚即戮其使萇益恐懼
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爲慕容沖所

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四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扣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愕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悞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旣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廢爲邛都公壽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凶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言遂誅之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而爲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金鄉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材翟兒子銅烏執弓持矢并齎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巳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

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好美色鄰人求娉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官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仇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鄰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殂歿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
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
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齎羊酒脯至柩所而
呪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旣
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教子畦疇不理斥
當言官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
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
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
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
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

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扳奴云頭如被繫欲逃
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右九驗出
冤魂記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命令送一
梵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絹乃與
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閒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
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遽喎眉鬢即落迷惑
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
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遭

惡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使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山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出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淸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患歲餘而死

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音釋

蚶火甘切蚌屬　蠣力制切蛤屬　鵜徒兮切鶘胡掏河鳥也　怗他頰切　蚡符分切　萇直良切　尻苦刀切脽也　昫渠俱切　忤五故切逹戻也　酗許具切醉怒也

喎苦淮切不正也

候選訓導仁和許乃蕃妻萬珠旋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罪福篇第八十（此有四部）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暗相反罪福冥對皎若目前所以惡名俯墜善謂淸昇福是富饒禍爲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白昇沈可觀也

業行部第二

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白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度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

福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爲益他人行施戒等唯
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爲損他罪福俱者謂
修福時内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
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麤顯可知若論雜業與
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
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内心爲自爲他所求各別精
麤不等以諸修福外同内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
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爲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視
相修福内麤外細唯成雜業稱彼愚情雖謂過世理
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徧

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定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麤細麤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唯求世報先論麤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經云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

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陵懱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若爲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爲名聞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爲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爲報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賈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衆生以自

求利故是業不淨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慈愍自求名稱或爲來報縱雖廣施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若爲生天施　或復求名聞　酬恩及望報

恐怖故行施　獲果不清淨　所受多麤澀

施行既爾戒等諸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爲婬欲故如覆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陀說偈云

如羝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爲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乏之所須若施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飢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隨喜他施者若望諸極麤造不善者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離欲及專爲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云麤人有麤罪

細人有細罪故此雜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為己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爲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燄衆生愛著亦復如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衆生也此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經論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偈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

有得見者是人爲貪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
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
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如
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衆
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
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
業成時妄見受苦如正法念經云閻摩羅人非是衆
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燄然鐵鉗彼地獄
人惡業旣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以故
以彼非是衆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爾

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閻浮提日光旣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畫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荅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

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狗見烏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

問曰此苦業報既非善事寧不直爾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猒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時即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心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因

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猒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生不識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恒淨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眞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眞妄解故須定說

罪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凡夫修
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
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述者依毗曇說地獄
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
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
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
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
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

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衆生無始以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爲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爲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量鳥獸發菩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等亦有得戒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皆修禪

彼獨不能離欲非分自餘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卽無出家別解脫戒但有十善
及在家戒故成論云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
不局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上失下上
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
地法斷此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若
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如諸梵天見
佛禮拜發言讚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
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禮讚非欲界善是其初禪
威儀心起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

此明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第二明色界四禪
定業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強縁能悟道者亦度
修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深定正體必有
麤淺未來禪心此未來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
結時此業則招初禪梵果若就八天以論修色界業
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
色界十善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見
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
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
依毗曇無色界天不得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

斷故若依成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關凡夫希故不述頌曰

尋因途乃異　及捨趣猶并　苦極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別　皆由對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寧

感應緣 略引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

而穌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
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
矣既至枷械甚艱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
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
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焉官
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己利何云
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遣
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
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
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

之將以美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惟憶小年九歲時寒食日母每與六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也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爲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

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甦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爲遂府屬故委之也 右一驗出冥報記

欲蓋篇第八十一 此有二部

五欲部 五蓋部

○五欲部第一 此別四部

述意部 欲繫部 欲障部

訶欲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道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欲知根本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謂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衆生造無量惡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敕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敕無惡不造善

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爲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又遺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爲害甚重不敢不愼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也夫論蓋者是蔭覆義謂覆障行者令志性昏沈定慧不明隱没善人是修道正障故名爲蓋故對法論云此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故名蓋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從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欲繫縛衆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凡夫之人五欲相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擒捕獼猴擔負歸家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爲義貪著五塵名爲欲也并意識獨緣之境名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爲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

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旣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

爲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
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
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
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
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
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人最
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
妬瞋諂妖穢鬬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
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
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尙易開

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　宛轉眼中　不以染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慙　迴面攝眼　美言妒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彌網　人皆沒身
坐卧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所醉
執劒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蚖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
諦視觀之　不淨塡積　婬火不除　爲之燒滅
色過旣爾自餘聲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衆生無

始以來永沈生死不能出離者實由女色繫縛難脫
盲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觀欲患
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恒被染不能暫捨
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訶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訶五欲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
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
欲無益如狗齩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

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須臾樂失時爲大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爲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第一訶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塡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縁是名訶色欲過失第二訶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

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崘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舞不能自安天鬘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於頭陀第

一令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荅曰我於人天諸
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
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
劫盡時毗藍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修琴常
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
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
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第
三訶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開結使門
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宫
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

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捉繩牀脚其師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願早作龍是時遶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遥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爲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爾之前諸師及僧訶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將諸衆僧就池觀之如是因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

丘在於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
神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
香故諸結卧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
華掘挽根莖狼藉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
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訶罵云我
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
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
訶汝譬如白氎鮮淨而有黑物點汙衆人皆見彼惡
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者如是
等種種因緣是名訶香欲過失第四訶味欲過者當

自覺悟我但以貪著美味故當受衆苦洋銅灌口啗燒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墮不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彌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彌諸人言此是蟲何以言愛酪沙彌荅言此蟲本是我沙彌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酪分蟲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以來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曰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養

其子衆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見之竒其非常即送與王王珍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責園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其香味色令似前者園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味欲過失第五訶觸欲過者

此觸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徧身染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國山中有一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麚合會婬心即動精流盤中麀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菴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己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躃地破其

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呪令不雨仙
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爲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
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奈王憂愁懊惱命諸
大官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傳聞仙人山中有一角
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因雨躃地傷足瞋呪此雨令
十二年不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
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爲民
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婬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
應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人非人衆言是仙人所生婬
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

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婬女即時求五百
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
藥草和之以綵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
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菴邊
作草菴而住一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
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
仙人將入房中坐好牀褥與好淨酒以爲淨水與歡
喜丸以爲果蓏仙人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
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
與我願得此好水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

色肥盛荅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閒住荅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輭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婬事即失神通天為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荅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臥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敕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爾女白王言我

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五所欲拜爲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猒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荅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閒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強違其志爲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旱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婬女者今耶輸陀羅是爾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爲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輭觸法能

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觸欲過
夫如是能訶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部第二

問曰云何爲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
四掉悔蓋五疑蓋

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
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
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
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攝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沈沒於五情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失時多熱惱　一切無樂處

諸患如是已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爲所欺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爲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爲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

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呑滅一切善

佛說偈荅云

殺瞋即安隱　殺瞋即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駡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

口中風名優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
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優陀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觸
項及斷齒脣　舌咽及以胸　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著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
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
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
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
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内心昏憒名之爲眠五情暗弊放恣支節委臥垂熟名之爲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爲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臥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身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云何而可眠

眠爲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話等名爲口掉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筋骨相撲扼腕指掌等名爲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名爲心掉掉之爲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器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旣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猶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爲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定
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
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
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
我等諸根暗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
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疑
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
疑慢即為障定欲除之法如是皮囊中金以貪金故
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

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眞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舍五法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爲四分煩惱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爾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修羅手障則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苦集
六賊亂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八空　四流漂不息　至金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觀鴿既無窮　猨攀此烏伏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軌屆寶城
共覩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音釋

秏虛到切減也　懱莫結切輕易也　羝都黎切牡羊也　獠魯皓切南夷名　濺作甸

切也潰

掷斐父切擊也

桎梏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

圀圄圀郎丁切圄魚許切囹圄獄名

齩五巧切齧也

舐甚尒切餂也

餉式亮切饋也

麌麀麌居牙切麀於求切麌麀並牝鹿也

迓五駕切相迎也

斷魚斤切齒根肉也

憒苦對切心亂也

撲弼角切踣也

扼腕扼乙革切握也腕烏貫切手腕也

軑音大輪也

候選州同元和陸載妻萬機旋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四生篇第八十二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五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分明闇異途昇沈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部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濕生者是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爲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蛇蚖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蚤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

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爲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爲死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欻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色界各

攝天趣少分所以別者以此欲界是亂地故衆生雜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別上之二界唯是定地衆生沈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差別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荅曰如毗曇中論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爲生攝於趣爲趣攝於生即自荅云

生攝一切趣　非趣攝於生　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

故知生寬趣狹以化生寬故全攝二趣及三趣少分

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欲同人何故無有胎生荅曰欲愛雖同行事不等故樓炭正法經等云四天忉利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異焰摩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而爲究竟不至交合兜率天中意嬉語笑即爲究竟不待相抱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爲究竟不待語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爲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爲鬼精著身生五

百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告目連云我晝生於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啗竟無有飽時此為胎生鬼也阿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匹配故有胎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從大海泥卵濕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涅槃經說如毗舍佉母生一肉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如鞞婆沙經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荅曰如佛所說閻浮提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鶴隨意所化失一一在與共遊戲寢臥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熟

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荅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優婆遮羅梨女及柰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荅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濕生耶荅曰卵生濕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覩可知其化生者依樓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除化）卵生食二（除化及胎）濕生還食濕生一（除三可知）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

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此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徧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七寶莊嚴妙香遠熏諸鳥和鳴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摶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巳乃更飛下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水隨意而食卵生金翅鳥王唯

能取得夘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生龍等若胎生
鳥欲取夘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
取胎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
胎生鳥王唯能取夘胎二生龍不能取濕化二生龍
也又濕生金翅鳥王欲取夘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
食又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
開四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
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濕生鳥王唯能取夘生胎
生濕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
取夘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樹

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爲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啗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婆提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欝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飢逼周慞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

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爲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爾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降雨渧如車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輪王得爲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甚痛二餘龍王起婬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憔即失顏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

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龍身何者爲五一行婬時若與龍共行婬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婬不得復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爲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食相攝云何荅如毗曇中說總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其寬狹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

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荅曰如毗曇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㲉時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於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

中受修諸禪樂觸持身故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活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荅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荅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荅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荅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果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

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
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
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
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
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
爲意生舊名中陰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荅
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
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
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爲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徧
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

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
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爾者應無
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
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佗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上昇而
行住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
處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常生處問中有
行相皆如是耶答不必皆爾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

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
天不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
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
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爲有衣
不論苍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慙愧增故慙
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爾故
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分
無慙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恒有上
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等
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

尼有衣荅曰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若爾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爲微塵猶未爲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荅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巳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巳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

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爲迴向無上菩提利
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
力有殊不應爲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荅
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
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處便食彼食
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
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
瀉粇米等置倉鑊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
散在處處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
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

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旣極微輕妙受麤重食身應散
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麤質故無前過謂有福
者歆饗淸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
者歆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
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
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
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
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
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
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

俱起婬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
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
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
淨無風熱痰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
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色有穢惡
事日月恒有血水流出此若過多由稀濕故不得成
胎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
多不乾不濕方得成胎名爲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
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最後餘有一
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

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爾
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
於父於母愛恚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
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恚若女反此次依論問
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
而便入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
中荅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
礙物令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爲難應作是說中有
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雙生者後生
爲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

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
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爾故問輪王獨覺
先中有位何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
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
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
想不起婬愛輪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
時雖無倒想亦起婬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次
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
得入胎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
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丈夫與貧賤

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
荅富貴男子與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
於彼女人生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子合時必
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
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
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
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
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
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為相礙耶有作是
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

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展轉有語言故問若爾(寧)說中有無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麤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界中有礙三中有人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中有

五生部第五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一切住

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
菩薩以願力故於飢饉世受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
切衆生於病疾世爲大醫王救治衆病於刀兵世爲
大力王救息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
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衆
生天龍鬼神等遞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邪見悉生
其中爲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爲宣說是名隨類生菩
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
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
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

伏業菩提衆具增上滿足生剎利婆羅門家得阿耨
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
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又瑜伽論云諸
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
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爲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
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
飢饉作大魚等普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
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
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
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横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

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
菩薩禀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爲
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
薩住於十地作十王報最爲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
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
中菩提資糧已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
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
淨仁賢妙善生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
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
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菩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　五陰病難痊　壽報雖延促
終成丘墓塵　徒知餌六色　會當悲九泉
復愍輪迴趣　難成不壞身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儁發爲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蛸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雞雛出殼而行遁即惟悟悔其

本言俄而師及雞雛並滅不見右此出冥祥記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憶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蹤大抵勸修功德及遺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

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爲男但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乃改與石家爲男又云受生日逼怱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兢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眞等說之 右此出冥報拾遺記

十使篇第八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爲窟宅六賊攀緣實因五住爲猛將致使妄想虛構或倒交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於是十使驅馳十纏拘束五鈍易沈五利難制苦集順流無始恒漂滅道淸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第二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觀理妄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人名之爲使如地持論云隨逐傳義名之爲使雜心論云使之隨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

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總釋自下別解第一身
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爲身凡愚迷此執爲
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爲我故從其
所立亦名我見故地持經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
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處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
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
人即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
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無如是等相
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
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故知我見

生惡滅善之原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絶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為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著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

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第
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乖正名邪若依俱舍論一
切諸見皆違理起悉是邪見但說一見爲邪見者由
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爲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
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
妨修善仍惑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
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
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麤邪見言無
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爲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
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

定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爲道或取苦行以之爲道或取布施以之爲道乃至或取八禪定事以爲眞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爲道是故名爲獨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謂已見是取爲眞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爲本戒取所依名爲脚足是故說後戒取之心名爲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已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成不善當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疎緣具要

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外種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爲道皆同愚人執戒爲道以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中道是名戒取見又十住毗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等爲四一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經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

人雖依戒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觀
見色心無我此智淸淨方有道戒戒行旣然施等亦
爾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
獨頭者謂直取世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爲第一勝
妙善者名爲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報計爲涅槃謂
第一好又於内身不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
足上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巳見是餘者非便即
生心於巳見上執爲第一是故名爲足上見取如起
身見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前身見以爲
第一如此見取名爲足上餘義同前釋此旣同前有

何差別若執有漏世間事業取以爲道即名戒取若
執爲勝即名見取故俱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
棄捨故執此法爲最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
戒取爲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爲眞實餘皆妄
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一皆同愚人取見爲勝是
以齊名見取煩惱也又新婆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
刹那頃如何推度荅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堅執故者
謂能堅執故名爲見此見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力
無由令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力截彼見牙方令捨故
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嚙物非刀不能解謂彼

若嚙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頌言

愚人所受持　鱷魚所銜物　室首魔羅齒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如針墮泥故名爲見第六名貪使過者貪乃衆多或愛自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貪善非使具說難盡略述而已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根嫉妬不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戒瞋

是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瞋起一瞋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云若諸菩薩犯如恒沙等貪不名毀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捨衆生貪愛之心能護衆生不名煩惱瞋捨衆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於經中說貪結難斷不名爲重瞋恚易斷名之爲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

者於四諦理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爲無明與諸使合名爲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常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漏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齊等處還計爲等此過輕故直名爲慢此無無所恃何

故成慢感論釋言是中有其執我相過故說爲慢謂
人勝劣唯心解别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法計
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名爲慢二者大慢謂
於等處自謂爲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
已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如慢謂他行德
過已彌深多身修業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
凌他多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師長上境
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
執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一我慢
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諸凡愚未學觀者

莫問麤細我見皆強是故名爲示相我慢若能觀理成聖學人我見則微分斷麤現是故名爲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上行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凌人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爲慢使煩惱也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如夜見樹疑爲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故小乘中不說爲使非煩惱故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阿羅漢雖無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招變易死亦說爲使二者

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我疑謂常我名爲疑理故成論問疑有何過荅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不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麤現瞋使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第三

述曰迷理不同者良由衆生無始時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果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眞諦

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爲滅理實不生名爲滅諦觀理除塵此實不虛名爲道諦若就一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苦之與樂有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道智見無我時惑斷之處則是滅諦言迷理

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苦執爲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故雜心云身邊二見果處起故唯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惡業因爲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集又亦不將滅道爲我計斷計說義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諦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愚人直爾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

或有不將身苦爲道直執戒等福行爲道此將集因
轉將爲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
妄執爲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爲集因
方轉爲道是故不得名爲迷集不同計苦以爲道者
將苦爲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
不迷於集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爲道因行
是故戒取不名迷滅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
通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該凡及聖是故通迷
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爲第一即是迷苦於事善業
計爲第一即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爲涅槃

名爲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取爲第一名爲迷道是故見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斷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爲第一不將有漏以爲勝好知世可猒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爲我人計斷常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

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名爲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心時聞說無我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

數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爾此明十使迷理不同
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
合三十六此說欲界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
具三十一彼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諦修道
名爲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
三界通論總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八三界迷
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依成論十使煩
惱皆有取性悉通達理謂迷四諦無性之空故總觀
諦無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爲見道後斷細時名爲修
道此明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第四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入道故敘難易但諸見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創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總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爲見道若鈍根者則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

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觀苦下以此文證總別觀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藉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即是見苦爾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

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總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總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厭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學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爲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衆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如病常發名爲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

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爲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永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含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

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
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
即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
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
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己同即謂己是說他爲非
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
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鬬爭出家由取諸見
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鬬爭叉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爲
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爲眞實餘皆妄語名見
取結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鬬爭根本亦即名爲隨順

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眞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
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
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因此戒
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
處作如是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唯是
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眞道法愚人多迷妄執
生罪是故十使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
六使迷心爲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因起麤罪當生
惡道此明十使斷有難易竟頌曰

邈邈愛王城　峨峨欣鷲嶺　業結三界獄

利鈍十使頸　濁惡順下趣　斷漏升上頂
著我甘苦報　怖象投丘井　翹翹羨化倫
念念除心瘻　宿祐遇釋尊　高慕大仙穎
旣破無明結　還同欣鷲嶺　荷戢怡沖心
隨憩靡不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音釋

欻許勿切忽也　澍朱戍切霖注也　鑊黃郭切釜屬　餌仍吏切　蜎縈緣切與蠉同小飛也　滏奉甫切滏陽縣名　嚙五狡切齧也　鱣上演切魚名　翹祈堯切企也

戢側入切斂也沖持中切深也憩去例切息也

乙酉科舉人鉅野田果妻萬錦旋出貲重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此有十三部）

述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殺生部　偷盜部　邪淫部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綺語部　慳貪部　瞋恚部

邪見部

○述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焦爛而

不㾛若蒼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沉
多劫備歷艱辛具受衆苦迄今燒煮故如來大悲不
忍永棄示其苦樂令其欣猒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
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心與身口相稱亦有身
口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
善方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
三業之本以心爲源故業起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
論云有三人俱行遶塔一爲念佛功德二爲盜竊三

爲淸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論等若無心者雖悞殺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嬰兒投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色以爲身業聲爲口業心是罪福體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色聲恒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爾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爲本　諸法心爲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業者但有名字
實是意業身口名說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
起正見心卽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
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
不辦又正法念經云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
無記心二無心傷殺蠕蟻等命三若擲鐵等無心殺
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爲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
命終五然火蟲入無心殺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雖

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殺
中約心境不同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
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害父母羅漢得
五無間重罪殺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
罪重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
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
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至阿
那含上殺者父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殺阿
闡提則不墮此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
死屍無有罪報闡提亦爾（謂無重罪非無輕苦）第二約心者（名結）

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毒殺害蟲蟻重於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雖殺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下諸罪例有輕重文煩不述類準可知又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微細蟲不揭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蟲若以漿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毛羽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肉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子

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殺若見衆生欲食其蟲
以其所食而貿易令其得脫

○果報部第三

如彌勒經問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三種一果報果
二習氣果三增上果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
果習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殺生故有短
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
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呞比丘
常作牛呞以世世牛中來當如一比丘雖得漏盡而
常以鏡自照以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

得神通猶恒戲跳以前世時曾獼猴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霜雹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暖觸性也餘準可知亦如上受報篇中地持論說也故涅槃經云何名爲煩惱餘報若有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中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青雀魚鼈獼猴麞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

無根婬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衆生
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
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
毒四螫毒虎狼師子熊羆貓貍鷹鷂之屬若得人身
具足十二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
報若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
出受畜生身所謂象豬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蟻子等
形若得人身聾盲瘖瘂癃殘背僂諸根不具不能受
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喜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

畜生身所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窮乞匃或得出家常爲衆生之所輕賤喜犯第四戒是名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别述亦名五鈍使報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處邪道多墮惡趣何等爲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婬四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麤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長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乘於邪道多趣多向多墮惡道爲欲證得阿耨菩提超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又

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生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墮泥犂獄十者若出爲人常當短命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時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爲人勤苦求

財爲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
藏埋亦爾如佛說邪婬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常爲
所婬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鬬諍三者
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
護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爲
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怨家業因
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爲女多人共
一夫若爲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
名不邪婬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口氣
常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

信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
之聲因間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敕人不承用
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
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爲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
是爲不妄語名曰善律儀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過
失具如下五戒中說之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言不作
是口善律儀名爲五戒律儀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
十業能令衆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修
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爲十一者以其殺生
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

業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令世饑饉三者以其邪婬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業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埠株杌丘墟六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麤澀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業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業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業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業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尠少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殺生部第四　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升沈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歐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降珍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猒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逃藏昊天既高靡從啓訴是以經云一

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爲吉凶公私祭祀贍待賓客營理庖廚烹宰雜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歲晚事隙時閒天慘慘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駕追風而快馬捧奔電之良鷹劍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遂傾諸藪薄罄彼林叢顛覆巢居剖破窟宅罝羅亘野罦網彌山或前絡後遮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衝天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羣而奔逸鷹聞絃而競落猿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嶮谷而悲號對高林而絶叫於是箭非苟發弓不虛彈達腋洞胷

解頭陷腦或復垂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河津
同射鮒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旣懸
長罷躍舟之瑞霏膾形軀有拈槃而雨散或復獫狁
孔熾宜申薄伐邊境虔劉事資神武雖復賢王聖帝
尚動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升陑之役乃著
高名牧野之師方稱盛德其中或有擁百萬而橫行
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赤壁擒項帝於烏江懸莽
首於高臺橫卓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
如此之流弗可爲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爲海今者
王師雷動掃殄妖逆揚兵擁節祐境沾邊旣預前驅

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嶮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爲怨爲隟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爲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如鼻柰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爲娶婦時婆羅門臨終敕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

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
出行不在囑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羣賊中有一賊
面首端正婦遥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
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泄漏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
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陀夷爲賊所殺王憶尊者
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
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壍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
迦留陀夷本造何惡爲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
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夫祀主有五百人牽其一
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

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
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爾時羊者今
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爲王截其手足五
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又
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黎耆
彌有七頭兒皆以婚娶最小兒婦字毗舍離甚有賢
智無事不知時黎耆彌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
智波斯匿王敬禮爲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
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
力敵於千夫長爲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毗舍

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佛爲説法合家悉得須陀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跡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謂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毗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

當日毗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助
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已佛爲說
法無常苦等時毗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後開函見
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
矣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至三十二
兒婦家親族聞事非禮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
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
軍圍繞祇園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
族欲爲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爲王所
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

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喜爲辦殺具臨下刀殺牛跪乞命諸人意盛遂爾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難爾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百世中常爲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爲作母見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況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怨而欲殺害即投

王前求哀懺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豪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衆香以油和之欲往塗佛塔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所生之處尊榮豪貴恒爲母子值佛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爲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臭穢與洋銅
灌注遞相續　奔刀走火燄　擘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嬰難苦　壽短常沈沒
若有智黠人　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略引一十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有人賣鱓爲業驗

梁有客食炙肉驗

梁有人殺牛繫剎柱下驗

梁有部曲截盜偷賊手驗
齊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有人捕魚見魚齧驗
唐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都督鄭公賓軌好殺驗
唐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賀悅勒牛舌斷啞驗
唐陸孝政殺蜂驗
唐有人為讎家所害驗
唐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諍競侵陵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咤出寺後

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右一驗出冤魂志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鱓自頭以下方爲人耳

梁時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内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説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

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陛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啗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癢把搔癮疹因爾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日便死

梁時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啗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訆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

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右七驗出宏明雜傳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犯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杖入寺遥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遥荅曰往

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
倩君還爲我語驢我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
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
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
爲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勵說之安仁
今現在
唐洛州都督鄭公竇軌性好殺戮初爲益州行臺僕
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
在洛州病甚困忽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
無瓜也公曰一槃好瓜何故無也旣而驚視曰非瓜

也並是人頭從我責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
而斃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
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塚間見一
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
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
食之後經至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
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
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荅之元
狀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寫法華經等果發

心信敬齋戒不絶爲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自向臨說耳右三驗出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爲鄰人牛犯其稼穡乃至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瘖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爲右衛隰川府左果毅孝政爲性躁急多爲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龕其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煑熱湯一盆就樹沃蜂總以死盡殆

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母疑一讎怨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就燭委細窮問至一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讎家云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

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
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
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
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閻城中有鼓吹之
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
無屋宇徧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慞不知所計燒灼其
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
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
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遥遷延不送之始求以
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

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土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土望妻亦同見之云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斷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電霹靂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右五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

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釜煮餘人負斷理葱蒜餅食令産婦抱兒看煮肉抱兒前火釜大極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親族及鄰人見者莫不酸切信之交驗豈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在同店人向道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音釋

迄許訖切至也蟜乳兖切蟲動也貿莫厚切易財也呴超之切食已復出嚼也蝎

許竭切螫人蟲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僂隴主切傴僂匃居泰切乞也鹵龍五

切鹹地也螽陟隆切蝗也杌五忽切樹無枝也皪狼狄切小石也穫黃郭切刈也

尠蘇典切少也燥先到切乾也罦方無切網也鮒符遇切小魚也獫狁獫虛

撿切狁庾準切獫狁匈奴別號也陑音而地名矟色角切矛屬塹七豔切坑也妊

如鴆切懷孕也癭於郢切頸瘤也黠下入切慧也鱓上演切魚名鄼祖管切咤

陟嫁切怒也癮疹癮於近切疹之忍切癮疹皮外小起也訂空後切扣也淀音佃

陂泊也隰席入切州名愕逆各切驚遽貌

太學生南昌萬立鎡妻許淑身出貲重刻